

我見過的靈界

目 錄

作者序言 ······ 一

譯者前序 ······ 三

第一章 死者到達靈界以前 ······ 一

- 一、序章（靈界與人世只不過是一枚錢幣的表裡而已） ······ 一
- 二、死的技術 ······ 七
- 三、死者也在思考 ······ 一三
- 四、人類死後開始的——跟靈魂的交談 ······ 一八
- 五、到精靈界之路 ······ 二四

六、精靈的世界，精靈界……………二二七

精靈界位於人世與靈界的中間……………二二七

我已經死亡了嗎？精靈抱持的第一個疑問……………二二八

人世的記憶深刻於精靈的心……………三三三

精靈到靈的進化……………三六六

七、從精靈界到靈界……………四四四

第一章 靈界的全貌……………五一

一、靈界是何種的世界？……………五一

靈界的光景……………五四

靈也有身體……………五五

數不盡的靈界團體……………五七

靈界有三個世界……………六一

靈界的大宮殿……………六二

放射靈流的靈界之太陽	六五
二、靈體的念頭之交遞	六六
三、無限被延伸的靈體之念頭	七〇
四、靈界的種種生活	七五
靈界的學者與牧師的話	七五
靈界也有婚姻	七九
時常會出現於眼前的靈界太陽	八五
天人之舞	八八
變化之海	九一
方向的錯亂	九六
靈體嚇人的力量	一〇二
五、靈體不可思議的觀念	一〇六
靈界沒有時間的觀念	一〇六
靈界也沒有空間的觀念	一一〇

六、靈界的言語與文字 ······	一一四
包含有無限意義的靈界言語 ······	一四
能在言語中看到的畫卷 ······	一九
叫人感到驚異的靈界文字 ······	二三
七、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的人物 ······	二九
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人物與異邦人 ······	二九
跟上古的靈體交談 ······	三三
八、地下的靈界，地獄界 ······	三七
宗教所說的地獄界是假造的世界 ······	三七
靈體憑自己的意思到地獄界 ······	四三
地獄界的樣相 ······	四六
靈界與地獄界的關係 ······	五二
九、三個世界由何等人前往 ······	五五

第二章 靈界與人世的關係

一、再度投胎的士兵	一六一
二、還魂的女兒	一六六
三、神秘失踪與其秘密	一六九
四、死亡的通知由精靈界發生	一七五
五、你也會預知未來嗎？	一七七
六、你也會跟靈體交談嗎？	一七九
七、你也會跟精靈交談嗎？	一八四
八、人世也是靈界的一部分	一九一
九、幽靈為何會出現於「現場」呢？	一九七
十、我本身的交靈術	二〇二
一一、在哥丁堡獲知斯德哥爾摩的火災	二〇八
一二、靈界與人世不過是一個世界的兩部分而已	二一二

一三三、靈界與人世的關係	二二三
一四、人與靈體的關係	二二八
一五、我本身的死亡預告	二三二
後記	二三五

作 者 序 言

在往日的二十多年間，我屢次把肉體留置於這個世界，以靈魂的形態出入於人類死後的世界，也就是靈魂的世界，在那裡我周旋於多數的靈魂中間，見聞頗多。

以下我敘述者，就是我本身在人類死後的世界，靈魂的世界的所見所聞，以及親自的體驗。

諸如我這般的體驗，極少見於別人，多數的人可能不會相信。可是在目前，我不做深層的討論。因為我有絕對的自信，當讀者在閱讀拙作之後，將不得不相信書裡所記載者皆事實。同時，人們會更進一步的知曉靈魂是永遠存在，而在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以外，還有所謂靈界的另外一個世界。

至於我如何的出入於靈的世界，人類死後的世界，如何跟靈魂交往恰有如

跟人交往一般，在靈的世界，死後的世界有何種的見聞，如何明確的知道靈界與人世有某種關係等等，我將依著順序，一步一步的說明。

我在靈界的所見所聞很多。是故，我要記述的事情一定衆多。想起了這麼一大堆要寫的東西，我的餘生實在不夠派上用場。因為到明年的三月二十九日，我就得拋棄這個世界，從此就不再回來了。（譯者註）
所以，我得搶時間。

註：

這本書作者的史威登堡，寄一封預告死日（一七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信函給友人，並在預告的日子，「捨棄了完成人世用途（依照他自己的說法）的肉體」，「遷移到靈界」。除外，這封信也記載其他驚人的事情，以致在他死後，整個歐洲感到譁然。

譯者前序

「前後凡二十餘年，我屢次把肉體留置於人間，成為脫殼的靈體，出入於人類死後的世界，亦就是靈體的世界。同時透過自己的眼睛，以及本身的體驗，研究那個世界的一切。如今，面臨棄世的我，正把整個靈界的一切，原封不動的記載下來，準備傳達給世人……」

如此這般，以怪異言詞開端的「史威登堡之靈界著述」到底是何種書籍呢？該書的作者史威登堡（一六八八——一七七二年）又是何許人物呢？在翻譯這一本書之時，一而再，再而三的讀到「另外一個世界」的令人驚駭的事實（這是我們絕對無法知曉的），加上作者咄咄逼人的現身說法，我的一顆心，恰有如被浪潮翻弄的小舟似的，激烈的起伏著。

「靈界著述」的作者史威登堡，跟號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拿斯多拉姆斯一

般（十六世紀的法國人），被公認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靈媒，在歐美地帶，乃是廣為人知的「超越人能界限者」。史氏的「靈界著述」為歐西第一「奇書」，人們對它的珍視超過了拿氏的預言詩。即使到了今日，它仍然引起西歐人士的關心。

在本書具有的壓倒性迫力，以及「真實的刻印」（英國詩人布朗寧以及「玄祕」的作者——可林·威爾遜的評言等）前面，我們確信史氏等人類史上無前例的靈力具有者，活生生的進入靈界並非不可能之事。這一部「靈界著述」使我們痛感到「理性」是何等的靠不住，多麼的貧乏無力。一提起了理性，我總會想起「純粹理性批判」的康德（跟史威登堡同時代的學者）。他也不止一次驚嘆史威登堡的不可思議之能力。

如今，在剛完成譯述的我眼前，渾然一體的展開了史威登堡所描寫的靈界樣相。甚至耳朵裡也彷彿聽到了在靈界永住的史威登堡的聲音。同時我的腦海裡也浮現了大英博物館當成珍寶保存的十餘冊「靈界著述」。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日，它仍然散發著特異的氣氛，發出永久不滅的光芒，從靈界向前

往該博物館的人發出呼籲。

最後我要鄭重的聲明，這本書是摘取史登威堡偉大的「靈界著述」的精華，以期每一個人都能夠閱讀它，親近它。我不敢說，毫無錯誤的使原作價值重現，只期望這本書出版以後，大家去珍愛這本世界性的奇書，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第一章 死者到達靈界以前

一、序章（靈界與人世只不過是一枚錢幣的表裡而已）

在敘述人類史上無前例的這篇手記以前，我要提示兩則人們常接觸到的現象。

吉凱德——他就是第一則話題的男子名字——一七××年的某月某日，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場忙碌著。他是市場的經紀人，老早就習慣於市場的喧囂以及團團轉式的忙碌。他在這個環境中提高嗓門，手持著市場特有的符諺，跟其他的經紀人在一起吆喝著。

透過經紀人所形成的人牆，他看到了對方經紀人舉手示意，而他正想用手

勢應答的當兒——不用說是對方經紀人舉起的手，就連整個市場也都在他的視界裡消失了，更妙的是市場喧囂的聲音，亦從他的耳裡消失殆盡。他驚駭得瞠目結舌。然而他的驚駭比起接踵映在眼簾的光景，實在有小巫見大巫之別。

據他說，市場整個消失以後，他的視界展現了如下的光景。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片大紅色，就滿滿的展露於我的眼前。然後，那些紅色的東西……」

他似乎很哀痛，說到此地不斷的流淚，嗚咽，再也說不下去了。

吉凱德說，在一片大紅色的那邊，展現了浩瀚的海洋。波浪上有一艘即將沉沒的遭難船，船上有上萬的人們在做最後的掙扎。

「怪處就在這裡。上萬的船客都沒有面孔，唯獨我七歲兒子的面孔清晰可辨。他滿臉悲哀的表情向我求救……」

吉凱德的長男在海上溺死，正是他在市場看到此種幻影——我個人絕不認為那是幻影，如今為了配合大眾的想法，只好如此說——同一時刻。接著，我再敘述另一則話。

地點在英國的農村，約發生於十年以前。

一個年輕人猝然死亡。雙親不必說，村裡的人們都很憐憫早早就離開人世的年輕人。約在死亡兩天後，該年輕人被埋葬於村裡的墓地。想不到兩、三天以後，年輕人的母親對父親及村人們說出了令人驚駭的話。該母親有如瘋狂的大叫著說：「我的兒子還活著！現在，他正要活過來呢！非立刻掘開墳墓救出他不可！」

父親跟村民們都以為母親喪子之餘，悲痛而發狂，但是為了安撫母親的心起見，決定掘開墳墓。然而掘開墳墓時，人們卻由於驚愕而不斷的顫抖。人們在墓穴底邊看到的是：正有如他母親所說，逐漸從死亡中甦醒的年輕人。

雖然該年輕人的容姿並沒有活人的意識，可是憑年輕人臉孔些微的生氣，每一個人都知道他逐漸的從死亡的深淵中甦醒過來。

看了這一則事實以後，大家最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母親怎麼知道兒子逐漸的活過來呢？

上面我說的兩則事實，可說是很普遍的例子，相信有類似經驗的人一定不

六、靈界的言語與文字	一一四
包含有無限意義的靈界言語	一一四
能在言語中看到的畫卷	一一九
叫人感到驚異的靈界文字	一二三
七、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的人物	一二九
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人物與異邦人	一二九
跟上古的靈體交談	一三三
八、地下的靈界，地獄界	一三七
宗教所說的地獄界是假造的世界	一三七
靈體憑自己的意思到地獄界	一四三
地獄界的樣相	一四六
靈界與地獄界的關係	一五二
九、三個世界由何等人前往	一五五

鄉村母親的場合，應該如何解釋呢？

關於這一點，我的回答如下。

「不管是吉凱德，英國鄉村母親，以及人們接到死亡通知的場合，全是將死的死者之靈魂，藉想念的溝通，通知對方」。

說到此地，每個人都會有很大的疑問。那就是：靈魂彼此間的想念的溝通，為何能夠在靈魂與生人之間舉行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如下：

「實際上，吉凱德以及英國鄉村的母親曾經死過。死了以後變成了靈魂……」

說得實在一點，吉凱德以及英國鄉村的母親並非具有肉體的生人，而是死過去變成了靈魂——。至少，吉凱德看到了遭難船上的兒子，英國鄉村母親獲知兒子逐漸活過來的瞬間，他倆都死去變成了靈魂，所以才能夠接受到兒子靈魂發出的訊息。這兩個兒子的靈魂，對最親近的吉凱德及母親肉體的靈魂，發生了想念的溝通，在那一瞬間，吉凱德以及母親一方面發動了靈的本能，另一方面，肉體的生人也經驗了瞬間的死亡。

我要再拉雜的說一些話，然後再說明「死的技術」。

——我突然感覺到背後有人的氣息。並且感覺到他在死盯著我，於是我想然的回頭瞧瞧，但是沒有看到什麼。只是，那一部分的空間跟往常不同，我不由得盯著那兒看。

諸如這般的經驗相信每個人都有過。由於此種經驗很淺淡，從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及恐怖，其實，這一個瞬間是欲讓你窺探躲在背後的靈魂，靈界，也就是死後的世界。你感受到這種現象的瞬間，將有如上述的吉凱德以及英國鄉下的母親一般，瞬間的死亡，並窺視到靈界的門口。

靈界恰有如飛在這個人世高空的鳥兒一般，落下地的影子很淡薄。然而，影子再淡薄，天空中飛行的鳥兒卻是實在的。靈界就是如此這般，緊貼著這個
人世背後存在著。

靈界跟人世是緊緊的貼合在一起，很難於切割，就彷彿一個錢幣的表裡似的。

我憑著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肉體弄成死的狀態，進入靈的世界，由此獲

知有關靈界及靈體的種種。恰有如吉凱德及英國鄉村母親體驗過的瞬間——。
我姑且把這種狀態稱之為「死的技術」。至於我個人的「死的技術」、「死的狀態」呈為何種樣相？只要把這本手記讀下去，就可以逐漸的明白。

二、死的技術

現在，我就要敘述我如何的進入靈界，不過在這之前，我要稍提一些本身不可思議的經驗，因為這是我被導入靈界的最初機緣。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夏天傍晚。為了辦一些事情，我隻身離開瑞典，到隔海的英國，以初老的年齡過起了客居異邦的生活。那一天的傍晚，我獨自上街在老店吃晚飯。彼時店裡除了我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客人。

食罷，我感到今夕吃過頭，於是把叉子放置於桌上，稍事休息。
叫人無法解釋的現象就在此時發生。

我吃晚飯的房子地面驟然湧現了蛇、蟾蜍等叫人作嘔的東西。我驚駭得差

點叫了出來。所幸，在剎那間令人作嘔的東西就消失了，接著出現了我不會見過而充滿了怪異氣氛的人物。

他如此的對我說：「閣下吃太多了。」

他只對我說這一句話，一轉眼就消失了，接著屋裡瀰漫著雲霞之類的東西，我團團的被包圍在裡頭。旋即雲霞也消失於無形，我發現自己仍舊單獨在屋裡。我飛也似的回到了居處。可是我沒有對房東透露半句話，牢牢的把自己關在房裡，想著剛才奇怪的現象。

我對自己解釋，可能是身心皆太疲憊，以致產生了幻想，然而我非常明白，絕對不是身心疲憊所使然。

那時我很健康，一直忙碌於人世的事務，以致沒有深刻的去思考它，很快的就睡著了。我作夢也料想不到，翌日的夜晚會發生令我更為驚駭的事情。

翌日的夜晚，當我準備睡覺時，那個不可思議的人物赫然出現在我的床邊！我的驚駭與恐怖絕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對於驚駭過度而打哆嗦的我，他下達了一道叫我更驚駭的命令：「你得跟我到人類死後的世界，也就是靈魂的世界。」

你要跟靈魂打交道，然後把你在靈界的所見所聞，原原本本的記載下來，傳達給這個世界的人們。」

這個不可思議的人物，事後我不曾在人世見過，在靈界，死後世界也始終沒碰過頭。我私自認為：它可能是世人所謂的神仙呢？或者是我身心中的靈魂？反正我弄不清楚。不過我最清楚的是：我確實以它為機緣，開始出入於人類死後的世界。以致，目前寫成了人類史無前例的手記。

我說過，我對自己的肉體實施死的技術，藉著把肉體放置於死亡狀態之下，進入人類死後的世界。現在，我就要敘述那是怎麼一回事。

接到死亡通告的人們，就算時間很短暫，但是卻能夠看到靈魂或靈界的存在。這件事表示：人類並非單獨由肉體形成，而是由比肉體更深刻，更富於本質性的靈魂，以及充當靈魂道具的肉體組合而成。關於這件事，只要看過我上述的例子就不難明白。

不過，靈魂附在肉體時，由於受到肉體的束縛，無法充分表現出它特有的性質。只有在極少的場合之下，始能夠表示靈體的原來面目。

例如：上述的吉凱德以及英國鄉村的母親一般，「接觸到了死亡之境」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逢到此時，人們都會進入瞬間的死亡狀態，使靈魂從肉體的桎梏脫離，趁此窺探靈界的門口。

我之所以能夠進入靈界，跟靈魂們打交道，乃是憑自己的意志，使我的靈魂脫離肉體，方才能夠達到目的。

我並非以肉體的狀態跟靈魂打交道，而是以一個沒有肉體的靈魂跟他們打交道。只是，跟他們打交道時，我的確是具有肉體的人。然而，恰有如人類看不到靈魂一般，靈魂們也看不到人類的肉體。因此，他們只看到我的靈魂，一直把我當成靈魂看待。

那麼，使靈魂與肉體分離，進入靈界又是哪一回事呢？現在，我就原原本本的把本身的經驗說出來。

使靈魂脫離肉體之初，我並非睡著，但也不是睜開眼睛醒著。總之，我自己到自己處於特別的感覺之中，儘管如此，逢到此時，我的意識告訴我，我十

分的清醒。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謂的清醒並非普遍肉身的清醒，而是靈體所感覺到的清醒。

是故，一般的眼、耳、鼻等肉體方面的感覺會完全的睡著。相反的，靈體方面的感覺卻會越來越清醒。連自己都會察覺到靈的視覺、聽覺，以及觸覺會比普通時敏銳五十倍，乃至一百倍。

然而，就有如我說過了幾次，這些感覺並非肉體感覺的清醒。如果有人看到這時的我，他會把我看成喪失意識而死亡的人。同時，心臟的鼓動、肺臟的脈搏一定也停止了。

我稱這種狀態為「死的狀態」。或基於我將敘述的理由，亦可稱之為靈的狀態。

進入了死的狀態，靈的狀態之後，我就會感覺到自己的靈魂好像仍在自己的肉體裡面，也感覺到靈魂似乎已經脫離了肉體，總覺得兩種狀態都太對勁。

這時，我的眼前就會逐漸的呈現靈的姿態，以及靈界的模樣、聽到並理解靈魂們的交談內容。同時，我感到能用手的觸覺直接去觸摸他們。這證明了我

跟靈魂們之間沒有所謂肉體的阻擋物，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跟靈魂們打交道了。

這種狀態更進一步，我就可以自由的往於靈界，並跟其他的靈魂交往，就好像跟人世的人們交往一樣，不過，還得經過一個階段。

剛脫離肉體，跟肉體的距離不甚遠的階段，我的靈魂可以清晰的看到剛脫離的自己肉體，而且，還持有支配肉體的相當力量。

我的靈魂脫離肉體，飄於二——三十公尺的低空，朝下可看到躺在床上的自己肉體。這一件事使你明白，我並非用肉體的視覺，而是用靈的視覺去看。（如果利用肉體視覺的話，怎能看見屋頂下面的床以及我的肉體呢？）那時，我肉體的頸筋緊靠著床邊。在半空中的我的靈體想著。

「那樣可不行！頸子會不舒服，搞不好可能會窒息呢！必須把身體移動一下。」

我的靈體如此一想，我的肉體翻動了一下，使頸筋離開了床邊。

這時，不管在任何人的眼裡，我的肉體只不過是一具死屍而已。倘若有人目睹到這一具「死屍」移動的話，他不嚇破膽才怪。

從這種狀態更進一步以後，我的靈魂差不多不會意識到我肉體的存在了，於是我的靈魂完全的脫離了肉體，自由出入於靈界的各地方，跟多數的靈魂們自由交往。

我就是以這種的方式，活著進入靈界，跟靈魂們交往，並且見聞過很多的事情。（譯者註）

以下，我就要一步一步的敘述有關靈界以及靈魂們的事。

註：

史威登堡留下了一則著名的趣事。他不止一次的把自己關閉於房裡，不准他人進入，連續好多天不進飲食。他滯留於倫敦的時期裡，使房東們大惑不解，目前那種記錄還存在。據說，他關閉於房間裡的期間，從兩、三天到十天不等。

三、死者也在思考

進入永眠之境的死者，業已停止了人類的所有活動，靜悄悄的躺在床上。

如果我說死者正靜靜的在思考，也許，衆多的人不會相信我的話吧？

他感覺到有人在某地方喊他。然而，他卻弄不清楚叫喊的聲音來自何方？為何要喊叫他？儘管如此，呼叫他的感覺仍然存在，而且更逐漸的增強。他感覺到自己的内心深處，不斷的被某一方吸引。但是——他還是不清楚所以然……。

他被這種奇妙的感覺牽引著，進入了某房屋的一室。他弄不清楚來此訪問的理由，只能翹首望望室內，因為他内心一直起伏不停。

約有十名家族集合在室內。他看到每一個人都有深沉的痛苦表情，室內瀰漫著沉鬱的氣氛，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只能聽到嗚咽聲。他實在弄不清楚自己何以來這裡？以致内心越感不安，不過，為了瞧瞧「集合」的內情，他再仔細的巡視室內。原來，他們正圍著一張床，床上靜悄悄的躺著一個亡者。

到此，他才恍然大悟，再仔細的巡視每一個人的面孔，但是沒有一張是他熟悉的。這時他頓時領悟，原來他是以靈體的形態來此。如此開悟了以後，他又湧現了新的不安，他以旁人聽不見的聲音囁嚅著：

「他們會發覺我的存在嗎？」

旋即，他感到有一陣風吹進室內。接著，一個人影在室內浮現！這個人影靜悄悄的坐在亡者躺臥的床端。他驚駭得說不出話來，始終不敢動彈，瞧著那幅光景。

然而，這個人影的闖入，使他解開了剛才的一團謎。

打從闖進這個房間起，他就聽到了微弱的呼吸聲，使他感到納罕。不過，看到了亡者的姿容後，他就發覺呼吸聲發自死者的胸部，但是他的疑問並沒有獲得解決。他想著——這是死者的呼吸聲嗎？可是他很快的否定了這種可笑的想法。

「死者怎會呼吸呢？」

然而他的想法錯誤了！這正如他一開始就想到的「死者的氣息」，也就是「死者的呼吸」。

當不可思議的人影闖入室內時，他立刻恍然大悟「就算那是死人的呼吸，也算不得是怪事。」

接著，室內又發生了叫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一個類似剛才坐在床端的人影，正從死者體內冒了出來。旋即，從死者體內冒出的人影跟剛才的人影，面對面的坐著。那種模樣，就好像兩個人在交談似的。

有如走馬燈似的這些事態，徒有使他瞠目結舌而已，他忘記了自我，繼續的看下去。然而越是去想它，他的頭腦越是混亂不堪。

他也弄不清楚過了多久時間。不過他明白自己比剛才鎮定多了。他又舉目望了四周。

那些人仍舊滿面悲悽。兩個人影似乎繼續在交談。可是，他感覺到驚駭的是；那些人完全不察覺到兩個人影的存在。甚至兩個人影對衆人的存在也渾然不知——這乃是超越常識理解的現象。

隨著時光的流逝，兩個人影消失，衆人把死者抬出房間。依照世人的想法，肉體一死，什麼都完結了。人們既然在物質界，透過自然的光線看事物、想事物，當然就免不了有這種結論了。

然而，對曾經以靈體的形態進入靈界，見過靈體世界的我來說，很容易舉

出幾則事實，指摘此種想法的淺薄。

不過，在指摘這件事以前，我要先說出人類的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如我說過，以物質界、自然界的觀點來說，人類肉體的死亡的確是在這個世界的總完結。然而，從靈體的立場看死亡的話，只不過是居住於肉體裡的靈魂，不再把肉體當成這個世界的一個道具驅使，停止使用肉體，失去了支配肉體的力量罷了。這以後，靈魂（也就是靈體）就要到靈界了。

對靈體來說，死亡只不過是起程到靈界罷了。

現在，我就把以上舉的例子稍為詳細的說明。

人類一旦死亡，本來居住於肉體裡面的靈魂，就會開始起程到靈界，以這個世界的時間來說，前後約有兩、三天的間隔。一個人死亡時，肉體裡面的靈魂就會立刻覺醒，靈界的其他靈體（引導之靈）知道之後，很快的就會來到死者的靈體處。此乃是靈彼此間的感應所引起的結果。接著，前來引導的靈與死者之靈，將在肉體死亡的場所，交遞互相間的想念。關於所謂的交遞，將在別項詳細的敘述，這乃是死者之靈，為了以後永生的一項重要準備。

我剛才所說的，死後兩、三天間死者之靈仍然停留於肉體裡面，目的就是為了交遞想念。在這個期間內，死者之靈在死亡的肉體裡，繼續行著無音響的靈之呼吸，同時也不斷的在思考。

這正是「死者也在思考！」

至於死者之靈跟引導之靈，如何的遞行想念的交換，我將在下一個敘述。

四、人類死後開始的——跟靈魂的交談

雖然家族盡心的照顧，傑夫仍然變成了不歸之客。在悲嘆的一羣人包圍之下，他的遺體已經完成了人間的使命，靜悄悄的進入長眠。

傑夫辭世已歷數個小時，他的周圍仍然有流淚悲嘆的家族。

變成了死者的傑夫，此時忽然靈光一閃，他如此想著：

「我剛才分明已經死亡了呀……？家族握著我的手，說是最後的告別……他們分明在流淚悲傷呀……？難道是夢境？」

如此一想之後，他巡視了四周，可是他根本就看不到家族們，更看不見他住慣了的房間。家族們分明在房間裡面，傑夫也變成死屍躺在同一個房間裡面，然而他卻是一無所見，因為他已經變成了將進入另外一個世界的靈體。

傑夫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正表示他已經覺悟到自己變成靈體。傑夫感覺到自己活著。可是，他無法睜開肉體的眼睛看周圍的人，也不能張口對人說話。可是他開始感覺到自己以靈的形態，繼續行著無聲響的呼吸，甚至也感覺到心臟的跳動……。

接著，傑夫的靈體在內心的意識中發生了驚嘆聲，屏住了呼吸。雖然朦朧，但是他眼前卻展現了從來不曾想像的世界。

「咦？這跟以前的世界迥然不同嘛！我不甚清楚，或許這就是死後的世界吧！」

他在死亡的底邊，如此的囁嚅著。他的眼前展現了朦朧而寬廣的平原景色，一望無際的大河、薄薄地在空中照耀的太陽，令人想到人類的某種生物——但是影子甚為淡薄——看起來似乎在那個世界自由自在的飛翔……傑夫似乎看到

了此種不可思議的世界。

過了一會兒，傑夫從如夢似幻的境界中醒了過來。因為他看到自己的眼前，出現了兩個不曾想像過的人影，原來是來自靈界的引導者。

引導靈獲知傑夫察覺到他的來訪時，開始寧靜的凝視傑夫的臉孔。傑夫肉體中業已甦醒的靈（正確地說來，還處於精靈的階段），不約而同地把臉孔朝向引導靈。在靈體彼此之間只要面對著面即可以充分的交遞念頭，但是傑夫的精靈還不到那種地步。於是，引導靈會幫助傑夫精靈充分的甦醒。

傑夫的精靈感到左眼上的薄布緩慢的被捲起來。接著，他感覺到左眼逐漸有光線進來。然而，這彷彿是一個人剛從睡眠中甦醒一般，眼蓋只打開少許，只能朦朧的看到身外的景物似的，是一種沒有作用的狀態。接著，傑夫的精靈感覺到覆蓋於臉孔的柔布逐漸的被掀開來。到了這個階段，眼界大開的傑夫精靈的心中，靈體必備的念頭不斷的竄了進來，這是他在肉體人類時不曾想像到的事。

實際上，引導靈並沒有從傑夫的左眼上面，或者從臉孔上面捲起了薄布。

那只是傑夫精靈的想法，擺脫了肉體時代的想法，轉移到靈體念頭的一種象徵行為罷了。

傑夫的精靈把靈體的念頭納入自己的心中後，將會明白的感覺到自己還活著，而並非死亡。

這時，引導靈會以靈界的言語對傑夫說——

「閣下已經是精靈了。你將以靈的形態進入永生。」

如今，傑夫的精靈已經能夠明白引導靈所說的話。

從此，引導靈跟傑夫精靈就會開始遞交彼此的念頭。

引導靈問：

「閣下在人間時期，如何的過日子？」

對此，傑夫的精靈只要道出兩、三件肉體時代的生活要點就夠多了。

「靈界有衆多的團體，如今就讓你瞧瞧……」

引導靈如此一說，傑夫精靈從未見過的靈界，以及在那兒永生的靈體就會赫然顯現！在這一段時間裡，引導靈會死盯傑夫精靈的面孔，使面孔上微細的

變化也無所遁形！

靈界有無數的團體。所有的靈體都會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的團體，在那兒永生的居留。死者之靈跟引導之靈所以要交換念頭，就是要判斷死者之靈是否能跟引導之靈屬於相同的團體。

根據念頭交換而獲知死者之靈與引導之靈屬於相同團體的話，後者就會把前者導向靈界（但是，最初只到精靈界）。反過來說，死者之靈屬於另外靈界團體的話，引導靈則會把死者之靈放入肉體裡，而後自行離開。

在這種狀況之下，死者之靈將留存於肉體裡面，一直到引導靈判斷他應該屬於那一個團體為止。在這一個時間內，恰有如前項所敘述，「死者也在思考」。

關於在一「傑夫」的例子裡，我所說的「死者之靈與引導靈之間的念頭交換」，我得稍為補足一些。

首先，大家會感到懷疑的是：傑夫的精靈不曾學習靈界的言語，焉能跟引導靈溝通？這個祕密在於——靈體們雖然沒學習靈界的言語，但是自己心裡所

想的事，都會變成言語而傳達給對方之故。又如：引導靈詢問傑夫在人世生活的情形，無非是想藉此判斷傑夫應該歸於那一種團體而已。

同時，這個例子引用的所謂象徵，亦叫人感覺到不可思議。所謂的象徵也者，乃是以某種的共通性暗示一件事，例如：紅色象徵熱情，白色象徵純潔等等。除此之外，像引起傑夫感覺到臉孔上面的薄布被捲起，使他的精靈感覺到已經離開了人世，就連思考的方式也歸於靈體的那一種……諸如這般，引導之靈所行使的象徵法，完全跟人世慣用的象徵法相似。

不過，靈界的象徵手法也有超過我們所想像者。

例如：傑夫的精靈能夠清楚的看到靈界的情形，以及靈界的團體，乃是引導靈驅使象徵的方式讓他瞧到的。

就如此這般，傑夫之靈被引導靈帶走。死者之靈（精靈）到靈界永生之前，必須先到精靈界，關於被引導至精靈界的情形，將於下一項敘述。

五、到精靈界之路

我不止一次看到新亡者之靈由引導靈帶往精靈界。如今，我要舉出一個例子。

兩個引導靈帶著精靈，一邊走一邊交談，來到了某城市郊外的河邊。河邊有葡萄園、麥田、牧場、牧舍、形狀迥異的房子，稍高的山丘上有數多的城堡，甚至可以瞧到為數不少的男女。可是這些都是人世的東西，他們是看不見的。我時時聽到他們的交談。

「你可以瞧到寬廣的冰原吧？你將要去的精靈界，就在冰原那邊的山谷間。」

引導靈所說的冰原，在他們步行的人世風景中根本就沒有。儘管他們處於跟我們相同的空間，但卻是不在同一的空間裡面。他們眼中所看到的東西，並非這個人世之物，而是另外一個世界（靈界）的東西。

精靈很納罕的回答：

「我根本就瞧不到冰原，它到底在那兒？對於你們所說的精靈界，我沒有明確的概念。你們所說的東西，使我有如墮入五里霧中，我該怎麼辦才好？」

引導靈彼此看了一下，似乎微微的一笑。

「你別急嘛！也不用耽心，到時，你就會明白的看到我們說出的一切。」
精靈如此的回答：

「我雖然瞧不到冰原，但是可以看到其他的東西。那是海一類的東西，岸邊有巨大的岩石，上面有人影似的東西。巨岩旁有像鯨魚的魚類，此魚張開了大嘴，好似欲把巨岩吞進去一般……」

聽到此地，引導靈打斷了精靈的話。

「我曉得你逐漸的開啟了精靈的眼睛。旋即，海似的東西就會變成冰原了。
你就繼續的盯著那個海看吧！」

他們仍舊步行於河邊，可是到了麥田處就改變方向，渡河到彼岸。然而河面並沒有橋樑，他們是從半空中走過去的。抵達了對岸之後，彷彿沒有阻擋物

似的，穿過了城牆，再穿過了城裡的建築物，以及反對側的城牆，不停的在走路。

在這裡，我要敘述一些被引導的經驗。

那時，我走過了一條街，正向城郊舉步，我邊走邊跟靈體交談。我的眼睛一直睜開著，我以為跟平常一樣清醒著。事實上，我自以為睜開眼睛清醒的事，根本就是幻想罷了。我在徒步過程中，看到了森林、房屋、河流，以及人類等等，在人世就有的東西。不過，這些並非人世的森林、房屋，而是屬於靈界的東西。因為此時正有靈體引導著我呢！

我漫無目的到處閒逛之後，突然的又回到了自己的肉體。由於周圍的狀況跟剛才迥然不同，使得我愕然大驚。如此這般，我被靈體引導的時間有多長呢？或者經歷了多少天呢？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只曉得一點也不感覺到疲勞，以及我回歸到人世的地點，乃是我完全陌生的地方。

被引導靈帶走的新亡之靈，不久以後就會抵達精靈界，到時，他不曾看見，甚至不曾想像的精靈世界，將使他大感驚訝！

在下一項裡，我將敘述在靈界裡，最具趣味性的世界，也就是跟人世關連最密切的世界——精靈界的種種趣事。

六、精靈的世界，精靈界

精靈界位於人世與靈界的中間

人世的人死亡以後，首先，他的靈體就要去精靈界。人類並非死後立刻變成靈體，而必須變成精靈進入精靈界，等到步出精靈界，進入靈界後，才能夠變成在那兒永生的靈體。恰有如精靈處於人跟靈的中間一般，精靈界亦是位置於物質界（人世）與靈界之間。

關於精靈界有多大？由於它實在太大了，我也說不上它有多大，單單由每天有成千成萬的亡者產生，渡開肉體生涯進入精靈界看來，就不難想像它有多大。

精靈界的廣大周圍，由巨大的岩石、冰原，以及連綿的山脈圍繞著，而精靈界就在中間。其廣闊無際，並非這個人世所能比較者，不過，以形狀跟樣相來說，可說成位於山谷間的大窪地。

精靈界周圍的巨大山脈間，有通往精靈界的道路，可是，精靈界的精靈們卻是看不見。必須等到他們完成遷往靈界的準備時，方能夠看到。是故，居住於精靈界的精靈們，並不知有靈界的存在，恰有如人世的我們，以為人世是唯一的世界一般，他們也深信精靈界是唯一的世界。

那麼在精靈界的精靈們，必須經過何種過程及準備才能夠進入靈界呢？到靈界必須有何種準備？在敘述這個問題以前，我要舉出幾則實例，提示大家一些思考的材料。

我已經死亡了嗎？

——精靈抱持的第一個疑問

精靈界雖然也歸屬於靈界，不過有很多地方跟人世相似。三天前才來精靈

界的一個精靈，在人世時跟我相識，那一天，我聽到了剛來精靈界的精靈之交談。

新來的精靈如此說：

「我在人世時，他們就準備舉行你的葬儀了，你的肉體就快要被埋葬了。」聽到了這一句話之後，另一個精靈有如發瘋似的，睜大眼睛說：「什麼！他們要埋葬我的肉體？那是什麼意思？我不是好端端的活著嗎？世人簡直都發狂了！我們得立刻阻止他們！」

瞧他揮手頓足欲發狂的德行，我踏進了他們的圈子裡面。並向着欲發狂似的精靈說：

「你現在是精靈了，並非具有肉體的人。你千萬要記牢這一點。他們把你引導至精靈界時，沒有告訴你嗎？你就不要再胡鬧了。」

我說的話使他平靜下來，他似乎已恢復了理性，因為他說：「噢！我想起來了！我差一點就忘記自己變成了精靈。既然如此，我那具業已無用的肉體，就任由他們去埋葬吧！反正，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至少在精靈們的意識裡，精靈界跟人世幾乎是一模一樣。以致很多精靈產生了錯覺，以為自己還活在人世呢！雖然引導靈把他們帶到精靈界以前，都會提醒他們已經變成了精靈，然而，一旦抵達了精靈界，就會很快的忘懷。

就因為精靈界太像人世的緣故，有很多精靈認為自己業已死亡，但是眼看著自己跟往日一般活得好好地，以致驚訝萬分。諸如這種精靈分成兩類，一類因人世跟精靈界很類似而驚訝，另一類是認為自己業已死亡，想不到卻是好端端的活著，以致驚愕不已。

「我認為自己業已死亡，卻是如此好端端的活著。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否我認為本身已死是幻想呢？或者現在活著才是幻想？」

如此這般的精靈，將由於不停的自問自答而煩惱不已。對於這一類的精靈，來自靈界的引導靈（對精靈來說，乃是靈界的經驗豐富之前輩），有時會教導他們。

「你可不能忘懷自己是精靈之身。所謂的死亡，只有人的肉體死去。就是肉體的人死亡，你才會變成精靈。你已死亡乃是不必爭的事實，可是你現在卻

活著，這也是不能否認的真實，勿為無益的妄想所惑，你以精靈的形態活著，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靈體大約會如此的教導精靈們。

一個人原本就是由靈魂及肉體所組成的。單認為肉體才是人，實在是淺見又錯誤的想法。肉體一旦死亡，靈就會變成精靈，被引導至精靈界，在那兒準備永生的事宜。準備完畢，就會變成靈體，進入靈界，在那兒永遠的生活下去。因此，現在正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之準備期……等等，耐心的說給精靈們聽。

儘管如此，表示驚訝的精靈仍然很多。

「我們在人世時，完全沒有聽到這一類的事，不曾碰到一個人如此的告訴我。這些都是我們破天荒聽到的。如今眼界大開，想起往昔思想閉塞的情形，我們的心一直跳動個不已。我們在人世時，實在夠愚蠢了」。也就是說，人們都認為肉體死亡，什麼都結束了。而且不曾聽說過什麼靈界、靈體等等。但是眼前的事實又怎麼說呢？分明知道自己業已死亡，為何還活著呢？為此，不得不承認自己往昔的想法是多麼膚淺了。

在人世時，連想像過這件事也沒有，當然腦海裡就會顯得混亂不堪了……這些是精靈們率直的感想。

如此這般，隨著時日的推移，精靈界的精靈們會逐漸的確信自己精靈的身份。

我所碰到的多數精靈，一旦獲知我是有肉體的「古怪訪客」時，總是會要求我帶話給他們的家族，或者朋友。

「請你告訴他們我並沒有死，我以精靈的形態活著。」傳言幾乎是如此的內容。

在這裡，我要順便給人世的學者及教會關係者一些忠告。

剛進入精靈界的精靈們，一旦獲知自己業已死亡時，總是大感驚訝，並且會感到迷惑不解，進而煩悶了起來。這要歸咎於人世的學者，以及所謂教會的牧師們，他們不僅不告訴世人人類的本來面目，靈界，以及有關靈體的一切，甚至培植完全錯誤的想法。

他們以人世——也就是我所說的自然界、物質界的太陽光之下看東西，同

時，只沿用自然界、物質界的思考方式想東西。而且，自以為是的——把自然界光線中看不見的東西，以及憑自然界思考方式想不出的東西，完全否認，認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

壞就壞在他們把這種想法深植在世人的心裡。難怪人們把一些憑靈光以及靈界的想法才能理解的東西，完全的否定掉了，這種想法實在是夠膚淺的。

人世的記憶深刻於精靈的心

精靈界有很多地方跟人世相似。

精靈們具有整個的人體（嚴格地說來，跟人世的人有少許不同），剛成為精靈的短期之內，幾乎跟人世的人沒有什麼不同。凡是人世所有的東西，例如：山河、森林以及房屋等，精靈界也應有盡有。甚至精靈也具有人的所有感覺。如果說感覺方面有不同於人之處，那就是他們具有靈的感覺，而人類卻無法擁有所。

隨著靈的性格逐漸的被磨練，物質界的欲念會逐漸的消滅，如此才有進入

靈界的資格。精靈界正是欲進一步脩人靈界的修練之地。

關於精靈們優異的靈感覺方面，我要舉出他們驚人的記憶能力。

從靈界來的檢查靈前面，站著一個精靈。檢查靈先凝視該精靈的臉孔。然後把視線移到胸、腹、手、足方面看遍了該精靈的全身。

不知怎麼的，突然引起了奇妙的事，使其他的精靈大吃一驚。站立於檢查靈前面的精靈頭上，突然冒出了一股雲霧，此雲霧逐漸擴散成一棟房子。房門口赫然出現了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張望了四周，再進入屋裡。原來，他（也就是正站在檢查靈前面的精靈）是來商談一樁壞事。

然而接著引起的不可思議之事，才使其他的精靈大為驚駭。

正全神凝視該精靈頭上奇景的其他精靈們，聽到地面上「啪啦啪啦」翻動書頁的聲音，於是不約而同的瞧著地面。接著，檢查靈面前的精靈腳下出現了一冊記事簿，而簿子正在一頁一頁的翻動著呢！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一冊記事簿是何時出現的。

該記事簿上面，記載該精靈在人世時期的全部罪狀。把他在人世時通過賄

賂的不正行為，詳詳細細的記載下來。最叫該精靈感到驚駭的是：他在人世時業已忘懷的事也被記載了下來。現在，我要再舉出一個例子。

「咦？這是我在人世時的著作呀！為何會在此地出現呢？」

那個精靈在驚訝之餘，大聲的嚷叫起來。

然而，檢查之靈卻寧靜的回答：

「我正從閣下的記憶中引出這部著作，使它在此展現了出來，你用不著如此的驚慌。」

話雖然如此說，但是該精靈的驚訝與興奮有增無減，他繼續的喊叫著：

「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應該如何解釋呢？這分明是我在人世時的著作。可是我無法記憶到細節了，想不到連我忘懷的事也被寫了出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此精靈在人世時為一名學者。如今在精靈界，他的著作竟然在其他精靈的眼前展現了。而且有如他所說的，連他業已忘懷的細節都一一的被寫出來了，竟然沒有一字的差別呢！

這正如檢查之靈所說，乃是他從學者精靈的記憶中抽出來，使它展現於衆精靈的眼前。這件事表示，學者在人世時期業已忘懷的東西，變成精靈後就一的想起了。

變成了精靈以後，由於脫離了肉體的桎梏，諸如記憶、理性、智慧等靈的能力，已經遠遠的超過人類，根本就不是人類所能夠比擬的了。

可是，關於上述的事，我得添加一些說明。檢查之靈只憑凝視精靈的面孔與全身，即把精靈記憶的東西引了出來，此乃是靈特有之能力，人類是無法擁有的。除外，他也把抽自精靈記憶中的東西，展現於其他精靈的眼前。不過這種展現法，並非有如人世一般，記事簿以物質的形式出現，而是以能夠使其他精靈的靈力看到的形態出現。因此，靈視力不發達的精靈是看不見的。

精靈到靈的進化

人世發生了意外的災難時，家族往往會一齊進入精靈界。由於家族的長相似，在精靈界又集結在同一個地方，因此能夠叫人看出在人世時是家族。

然而，這種家族在精靈界滯留一段時日之後，長相方面會逐漸的變化，以致慢慢的分離，各處異地。朋友，知己之間也是如此。

雖則在人世時為同一個家族，如今長相卻是各走樣了。如此的一團精靈們在彼此的交談。

在人世時，可能是父親的精靈如此說：

「你……如今要入那一個團體呢？」

可能是母親的精靈如此答覆：

「我將要加入的團體，跟你要加入的團體不一樣。」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從精靈界「畢業」的精靈，將以靈的形態進入靈界，每一個靈體就會歸屬於適合自己本性的靈界團體，以後就在那兒永生的生活。為了配合各種靈體的性格，靈界有無數的團體，剛才兩個靈體所說的團體，就是指這種的團體。

再來是兒子模樣的精靈回答：

「我希望能夠歸屬於跟父親相同的團體。不過，我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不

知靈界是否能成全我……」

女兒的精靈卻如此說：

「我希望跟父、母、兄長分開，歸屬於別的團體。那是因為我在人世時，比起父、母、兄長來，更愛他的緣故。他雖然還在人世，可是我希望他將來到靈界時，分配到跟我一樣的團體。」

還在襁褓中的精靈也說：

「我要一直跟著母親的精靈。母親到那一個團體，我就跟隨到那一個團體。」

縱然在人世時是家族，到精靈界仍然能夠廝守在一起，但是到靈界時，往往要歸屬於不同的團體，如此就永遠見不到面了。以上述的家族為例，父親與兒子，母親與幼兒，皆希望歸屬於相同的團體，女兒卻希望另歸一個團體，希望將來到靈界的男友跟她相聚。但是到頭來，全家族都分散了，各歸屬於不同的團體，從此再也無法見面了。

看到了上面所說的一切，再從人世的人情及常識判斷，也許有很多人認為

很悲哀。然而，這正是靈界的規定。為了說明靈界的定規起見，我要針對人與靈的關係，以及人與靈的不同處，展開說明。

我已經說過好多遍，人是由屬於靈界的靈以及自然界的肉體所構成的。假如分開來的話，人類的那一部分屬於靈，那一部分屬於自然界的肉體呢？

一言以蔽之，人類的心之本性，也就是心理的最內層，真正意義的智慧、理性，以及所謂內心的要求也者，凡是真正從心底驅動一個人者，即是屬靈的領域，因為這些全是靈的作用之故。相對的，肉體是指眼、耳、鼻、舌、身體等的感覺。總之，表面的感覺都屬於物質界。

人的肉體死亡，變成精靈到精靈界以後，這個靈就會逐漸的恢復本來的面目。

剛進入精靈界時，仍然有殘餘的對外感覺，以及對外的記憶，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逐漸的被捨棄，變回原來的靈體面目，靈方面的感覺也會變成敏銳。

提起靈的本來面目，或許會使人很難以理解，然而，只要你完全捨棄社會

以及跟人的關係，半夜把自己深閉於室內，陷入瞑想之境，窺探自己内心真正的姿態的話，這種真正的内心姿態，就是接近於靈的姿態了。

人活在世上的期間，總是會被道德、法律、禮儀、對他人的顧慮、習慣以及打算等外在的網罩住，或者被知識等表面性的記憶困囿。對靈界來說，這些東西不僅不必要，甚至會增加困擾。為了逐漸的捨棄這些東西，恢復到本來的靈的面目之故，才有所謂精靈界的存在。

上述的家族剛進入精靈界時，彼此的長相很相似。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他們逐漸的捨棄人世時家族的關係，恢復自己本來真正的靈體面目，以致長相也沒有以前相似了。而且，每一個靈分別到靈界不同的團體，從此就永遠不能見面了。

雖則父親與兒子，母親與女兒很希望到靈界的同一個團體，但是在精靈界通過了一小段時日之後，就會毫無疑問的各分東西。

精靈們就如此這般，從初進入精靈界的狀態（此稱之為第一狀態），逐漸進化到接近靈的狀態（此稱之為第二狀態）。

一個精靈坐在草皮上面，癡癡的不知在想些什麼？我離開他一段距離看此種情景，想不到他長久的坐著不動，而且正在自言自語。

「唉……我快要發瘋了……想不到我的智慧跟頭腦是完全的被破壞了。不管我如何努力，總是想不出我在人世時的知識，我的將來充滿了黑暗。唉……我該怎麼辦才好……」

的確是叫人感慨的一段自言自語。

旋即，一個靈界的靈體赫然出現！並且詢問他：

「閣下為何自嘆自艾呢？聽了你的感嘆，我想勸你幾句話。」

精靈說出了他感嘆的理由，靈體聽到後突然的大笑起來。精靈對幸災樂禍的靈體投了怨恨的眼光，然而臉上卻浮現了怪異的表情。

靈體如此的說：

「閣下不必在意那一些。你所要想的，只不過是在人世時外表的知識罷了。例如學者之對知識等等。但是靈界稱它為『不純物』。你所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想不出，正表示你的精靈修業有了進步。那種外在的知識，在靈界是完

全無用處，因此，你的感嘆是多餘的。」

精靈聽罷，思索了一會，接著他的表情轉為明朗，喜氣孜孜的說：「我懂你的意思了。隨著我知識之記憶的減退，我感覺到自己有了不可思議的能力。換句話說，肉體人的退步換來靈之性情的進步……我完全領悟了。」

近來，他時常看到靈界的模樣，以及靈界的靈體。而且，只要看到其他精靈的臉孔，就可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偶爾想起人世的友人時，他的靈竟然會出現於眼前，總之，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經驗增多了。不過，他在人世時的知識卻是記不起來了。

靈體微笑著一面聽，一面點頭，最後加了一句話：

「你已經修完了精靈的第一狀態，如今已經進入第二狀態了。你到靈界的日子不遠了。」

有一個精靈告訴我一個經驗。他說某一天經過精靈界的廣場時，身體有如中了槍似的，感到疼痛而停止了腳步。他看自己的左手方向時，看到一個他在人世認識的男子精靈正在瞪著他。他感覺到十分納罕，因為他找不到被恨的理

由，再瞧瞧右手的方面，如此一來他大吃一驚！因為左手精靈的妻子精靈也在用白眼瞪他！

他感覺恐怖異常，迅速的離開現場，然後回頭一看，兩個精靈仍舊隔著十公尺的距離在互瞪白眼。

「他倆繼續的在用白眼瞪著對方。可是我弄不清理由。」

據這個精靈說，這一對夫妻在人世時很要好。人世的夫婦還是被世俗、批評、打算等外在的梏桎所困囿著，表面上裝成恩愛的模樣，然而在內心裡卻厭惡對方。諸如這種例子真不少呢！

剛進入精靈界時，仍然還有此種記憶，因此絕大多數的人在一塊生活。到了兩者進入精靈的第二狀態時，兩人靈的本性會掙脫外在的壓制，假如兩個人之間有過憎意時，這時就會顯露出來了。這一對夫婦就是典型的例子。諸如此類的例子，在精靈界並不算珍奇。

靈的本性屬於凶惡的精靈，這時也會顯露出他的本性來。由於有了對人世法律以及打算的恐懼，從進入第二狀態時，他們就會顯露出比在人世時更甚的

凶惡性，關於這些事可謂罄竹難書。反正，以後還有敘述的機會，現在就暫時擋筆。

七、從精靈界到靈界

從精靈界轉移到靈界，通常以令人不可思議的方式舉行。現在，我要敘述一些本身的經驗。

以人世比喻，那天是雲淡風輕的春日。我在精靈界的原野樹蔭坐著，瞧著眼前一望無際的原野，以及四處活動的精靈。

就在這個當兒發生了怪事！原野及精靈們都從我的視界消失了，在那一剎那之間我感到眩暈。接著：圍繞精靈界的高山峻嶺出現在我眼前，而且，看起來就在我身邊似的。更糟的是：它們竟然一步一步的向我逼近，我認為自己勢將被壓扁。

旋即，山脈中最高的兩座山開始向左右移動，而且高聳到天際的兩扇巨門

慢慢的開啟，使我看到了通往山脈彼方的路口。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咦？山在移動呢！」

我的喉嚨很乾涸，無法說出一句話。我一定是昏過去了，或者是以精靈的形態死去。就彷彿人世的人們肉體死亡一般。這以後，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不知時間過了多久，我個人感覺好像經過了好幾萬年。當我甦醒時，我感覺到四周彷彿是被赤紅色的土壤包圍。不過，我的眼睛似乎還沒有睜開。

我好不容易摸到記憶的路口，想起了山峰移動，山脈之間打開了路口的恐怖經過。那時到現在為止，我能夠想到者如下。

……我好像走過了山脈之間打開的路口。不知何物使我的身體飄浮於空中，繼續的朝某方向飛行。我飛行的方式似乎很緩慢，也好像很猛烈。

最初，我好像飛行於大河上面。那一條河比印度的恆河以及中國的長江寬很多，水量也似乎很豐沛。

飛越大海之後，我的眼下展現了一片海洋。海中有我不曾看過以及想像過的魚族、獸類。我繼續在海上飛行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在暗黑的天空發現了

類似星星的東西。

再於海上飛一段時間之後，本來類似小星星的東西，突然變成了巨大的光團，我害怕它燒壞了我，在極度恐怖之下，終於閉上了眼睛。

我似乎在這節骨眼裡昏過去。

我在一片赤茶色中，戰戰兢兢的睜開了眼睛。

「難道我還活著？的確，我仍然活著！」

這是我最初感覺到的事。

一睜開眼睛，我才恍然大悟，為何會處身於一片赤茶色裡面。

我業已看慣的精靈界光景已經蕩然無存。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無際的赤茶色——它予人一種沙漠似的感覺，事實上卻不是——在黃昏的薄暗中，我獨自一個人坐在那兒。此地連生命的影子也沒有，很顯然的，是一片永遠死亡的世界。

想不到奇妙之事接踵而來，使我的心跳加速。赤茶色死亡沙漠的那邊，出現了類似太陽的微弱發光體。不過，這個「太陽」的高度只到我的胸口，使我大感意外。接著，透過此「太陽」的弱光，我看到沙漠那一邊有嶙峋的岩山，

山峯的周圍，有不少古代埃及壁畫，以及金字塔內壁描繪的騎士，各種人，以及幻想世界的動物，在半空中浮遊著。

我進入靈界（以後我才曉得此地是靈界），最初聽到靈的聲音，就是在這裡。

「閣下已經是永遠的靈體了。此地就是靈界。」

這個聲音來自遙遠的地方。我認為是來自岩山那一邊。那個聲音又重複了一次。

「閣下已經是永遠的靈體了。此地就是靈界。」

隨著這一陣聲音，我的眼前出現了人影似的東西，他面對著我站著。我驚駭到某種程度，大家可能想像得到。我的記憶在驚駭的深淵，有如走馬燈似的旋轉起來。

酷似死亡沙漠的赤茶色地帶，接著類似太陽之物的出現，沙漠盡頭的嶙峋岩山，傳說中的人物，動物的活動，如今又有叫人納罕的聲音，以及聲音主人的突然出現……我的心被這些連續的奇妙事件壓倒了。

我使自己鎮定下來，努力著想了解這些事件以及周圍的狀況。可是卻發現沒有任何的蛛絲馬跡可依循。

就在這個時候，嶙峋的岩山，幻想中的人物及動物，甚至死亡沙漠本身，都在不知不覺之間，從我的視界中消失了。

我決定暫時不去研判這些事情，詢問剛才的聲音主人，有關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如此的回答我：

「閣下還不習慣於靈界。其實在靈界裡，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多著呢！不過在不久以後，你就會習慣了。」

這個靈的回答很平靜，好似一點也不在意我的驚訝與興奮。而且，這個聲音剛消失，我又再度的看到業已消失的光景。

以上就是我本身剛進入靈界的經驗。這以後我詢問過其他的靈，方才得知每一個精靈初進入靈界的經驗，儘管細節方面有多少的不同，大體上都跟我的經驗相似。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所有的精靈進入靈界的經驗。

以下，我將敘述初次進入靈界時，剛才那個靈體告訴我的「靈界的預備知

識」，以便做為「靈界指南」。該靈體告訴我如下的事實。

首先談及靈界的太陽——與靈界的太陽相對，該靈體把人世的太陽稱為自然界的太陽——靈界是靈界太陽之下永遠的世界。我初次看到的，高及胸部的太陽即是。靈界的太陽對著靈界全體，不僅有如自然界的太陽一般，賦予光與熱以便維持生命，還能夠向整個靈界放出靈流（眼睛看不見），這是自然界的太陽所沒有者。

第二章 靈界的全貌

一、靈界是何種的世界？

翌日的早晨，我第一次的進入靈界。我好似聽到了喊我的聲音，以致睜開了眼睛。

「你……你這個新靈……你這個新靈……」

那一種聲音，原來是昨天我在靈界聽到者。同時跟昨天相似，亦是從遙遠之處傳來的。我擦拭了眼睛之後，舉目四望。可是我仍然看不到聲音的主人。

「新靈啊……你醒來了嗎？」

我的耳邊轟然一響，聲音的主人彷彿從天降下來似的，驟然的出現於我的

身邊。我感覺他的現身方式太唬人，於是向他抗議：

「你也未免太過分了！我才不是什麼新來的靈呢！而且，你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的遙遠，誰知驟然的出現在我身邊，你是不是想嚇死我？」

該靈微微一笑，然後說：

「請不要動怒。事實上，我的確在遙遠的地方叫你，一瞬又出現在你眼前。你知道嗎？我才從數千億公里的地方趕來呢！」

我對他凝眸一視。他一定看到了我「你少撒謊」的非難之色。於是 he 為了討好我，如此的說：

「不久以後，你就會恍然大悟的。如今，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一定要把你帶往靈界一遊。」

該靈體又說，靈界跟人世最大的不同處，乃是它屬於象徵的世界。我所經歷過的不可思議之體驗，對象徵世界的靈界來說，可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他並且說明了理由。

首先，我所看到的赤茶色有如沙漠的世界，遙遠的岩山，幻想中的人物以

及動物，都是我在潛意識下想看它們，以致展現於眼前者，雖然它的確存在，如果沒有靈力的話（他說這是所謂的靈視力），仍然是無法看到的。因此在最初，我的眼簾只映現了沙漠似的世界，接著才看見了岩山等物，這表示我的靈視力已稍習慣於靈界，並且已稍為發達之故。

至於我在中途一度見不到那些光景，乃是我想著其他的事情，使得未發達的靈視力晦退的緣故。最後，我再度看到了那些光景，據他說是他使我看到的。他以充滿了謎般的表情看我，停止了一小段時間後，他再說明其原因。

靈體能夠把對方腦海中的思想、念頭等，有如自己的東西一般，原原本本的感受到。他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我眼中看到的光景，轉映到自己的視界裡面。當這些光景從我的視界消失時，他再度把投入自己視界的光景，轉投到我的念頭裡面，使我能夠看到它們。

接著，他又說明為何靈界的太陽，時常在我視線中出現的理由。因為靈界的太陽跟其他的事物不同，並非象徵的對象，而是為了全部的靈體存在的。

現在，我已經完全明白他的說明。說實在的，剛聽到這個說明之時，我只

是一知半解，以致感覺到頭部昏昏然。

這以後，我就深深的進入靈界不可思議的謎裡。關於這些事情，我將在下一章逐步的敘述。

靈界的光景

該靈與我站在靈界的山頂。是他帶我到此地的。初次看到靈界景觀的我，因驚異而雙眼圓睜。下面，我將記述我看到的光景。

——這是空前未有的壯大景觀。

我左手直通到遠方，插天的連綿冰山擋住了我的視線，不管是山的高度、連綿的山巒，都可用巨大與壯觀來形容，這是我不曾想像過的事情。這些山巒是我左手的最遠景觀，其間的距離，恐怕連人世到星星的距離也要自嘆不如，連綿的山峰從我視界左手延伸到中央，一直逼到我的正面方止。從山脈一端到遠方有一泓碧水，有如人世的海洋。至於它延伸到那裡？因為遠方在我視力下變模糊了，所以我無法確定。

海右側蔓延著一望無際的沙漠，沙漠中有高低不等，形狀各異的岩山。沙漠在我視界正面到右手中央處就消失了，接著，山巒聳向雲霄。雖然這些山巒有如剛才冰山一般高，可是外表卻溫和多了。山上有如地面似的，生長著樹木與草叢，呈現出一片綠色。

以上，就是我視界遠方的景觀，在我跟這些景觀之間，或遠或近，皆有各種的東西。換句話說，那兒是靈體們居住的世界。

那個世界有河川、山丘、草原以及溪谷。也有樹木繁盛的地域，亦有赤土覆蓋之處……說明白一點，跟人世完全一樣。除外，有市街、鄉村，靈體們居住的房子鱗次櫛比，或者零星四散。當然啦，我也看到了衆多的靈體。

靈也有身體

我在看到了衆多的靈體以後，一直沒有想到的疑問，突然的湧現出來。

——真想不到靈也有身體，這到底是真實的呢？或是我的幻想？我對這個突然湧現的疑問，萌出了異樣的感覺。仔細一想，這實在是很滑稽的一件事。

因為我本身也變成了靈，從昨天起，我也一直看著帶我到此地的靈之故。

我想問他，然而他就看穿了我的心事！他說：

「你有疑問是很正確的。不過，你目前看到的東西都是真實，並非你的幻想。我們這些靈有身體，恰有如人世的人們，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新的靈時常有這種疑問，原因是在人世被灌輸了錯誤的思想……」

接著，他又如下的說明：

——靈跟人世的人們一樣有身體。只是靈界並不在於物質界裡，因此，靈體並沒有人體一般物質方面的形骸。但是絕大多數的世人皆以為靈就彷彿空氣一般，那種想法是錯誤的。關於這件事，也許你已經很明白。同時，靈亦有相當於人類肉體機能的眼、耳、鼻等的感覺，也有嘴巴、舌頭等說話所必須的器官。

說到此地，他有如我在精靈界之處說過一般，非難起了人世的學者以及社會關係者，因為他們灌輸世人錯誤的思想。他如此的說：

「除了我上面所說以外，靈體也有靈的感覺，以及靈的能力，這是人世的

人們所缺乏者。關於這一些我不必多說，只要你習慣於靈界之後，自然就可以領會到。」

他說罷，微微的一笑，再為自己辯護說，他剛才從無限遠的地方突然出現於我的面前，嚇壞了我的舉止，也是靈能力的一種，在靈界是一件非常普通之事。

我一面聽著他的話，一面對眼下的景觀嘆為觀止。當我回到自我時，看到了靈體們正有如人世的市鎮、鄉村一般，組織集團一起生活。相同市鎮、鄉村的靈體都有共同的特徵，而且，比起相同市鎮靈體彼此間的親密態度來，在市鎮境界的不同集團的靈體顯得疏遠多了。同時，關於日常的起居方面，甲鎮跟乙鎮的靈體之間就有明顯的差別。

數不盡的靈界團體

他帶我到五、六座的市鎮、鄉村（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就是靈界的團體）訪問。市鎮、鄉村跟人世沒有兩樣，唯一的不同是整齊劃一。例如：整座市鎮以

及鄉村皆採取相同的居住環境，建築物是石造的話，整座市鎮、鄉村皆採石造，木造或土造的話，整座市鎮都是清一色木造或者土造。而且建築式樣也完全相同。

同一座市鎮或鄉村的靈體長相以及性格，皆有共同的性質，其相似度比人世的親子、兄弟、姊妹有過而無不及。最明顯的特徵是：無論是市鎮、鄉村皆建築成圓型，其中心居住著最具有權威以及高德的靈體，越是靠近圓型的外側，越是比中心的人居於劣勢。

現在，我要敘述到市鎮時間，所見所聞的兩件事。

我到某市鎮的外側時，就莫名其妙的感覺到它就是我的歸宿之地。同時，我一踏入了市鎮，在家裡以及市街上的靈體都蜂湧過來，把我團團的包圍住。待我看清了那些靈體的面孔時，不禁大駭。因為我感覺到每一張面孔都很熟悉，予我一種認識了好幾千年的親切感。他們也把我當成親人般的看待，每一張面孔都洋溢著重逢的喜悅。我感動得想痛哭，我彷彿是離鄉背井好幾萬年的遊子，重新回到了生長的故鄉似的，心裡一直激盪不已。

另外一件事情發生於別的村落。他帶著我在村莊裡面徜徉著。突然間，他好像碰到了熟人似的，一直跟另外的一個靈體交談。我繞到了該靈體的背後，想從他的背後看看村莊裡面的情形。這麼一來，該靈體的視線突然變成炯炯有光，好像看透了我似的。

接著，只在那麼一瞬間，我就被摔於地面上。該靈一面抓著我站立起來，一面對我說：「你千萬要記牢。在靈界，繞到一個人（指靈體）的背後是非法的行為。」

遊過了靈界的市鎮以及鄉村以後，他又帶我再度回到剛才的山頂。接著，他一面指著眼下的市鎮以及鄉村，對我說明了有關靈界團體之事。他的談話內容大致如下。

——靈體有無數的團體，這些團體建設衆多的市鎮及鄉村一塊生活著。

據估計，靈界的團體可能有數千億。靈界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團體，乃是為了方便脫離肉體的羈絆之後，每個人皆能夠恢復真正的靈之性格。

為了在靈界永久的生活，靈體不能有任何的偽裝，必須恢復自己本來的性

格，否則是無法在那兒繼續的生活下去的。為了應付多樣化的性格，靈界才有無數的團體。一座市鎮所以發生相同的氣氛，採取一律化的居住環境，乃是居住於那兒的靈體有相同性格的緣故。

這以後，彷彿要向我釋疑似的，他繼續的說：

「靈體所以圍成圓形居住，乃是表現靈界的一種秩序。居住於中心者號稱中心靈，也是唯一具有維持該團體秩序的權威者。」

又如：我在某一個團體特別受到歡迎，自己也有遊子歸鄉的感覺，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而是我已經被決定要歸屬那個團體了。

至於站在靈體背後，被稱之為非禮者，乃是如此做的話，前面站立的靈體接受自太陽的靈流之波會紛亂，使他倍感到痛苦的緣故。

說到此地，他可能又記起有關靈流之事。他如此的說：

「你在靈界必須知道的事情還多著呢！關於剛才所提的中心靈，以及有關靈流的一切，如果不了解靈界太陽的話，根本就無法正確的理解。好歹我要對你說出有關它的一切……不過在這以前，我還要帶你去大開眼界。」

靈界有三個世界

「你看到類似水平布幕的東西嗎？」

他指著遙遠的天空對我說。我照著他指的方面看過去，但是什麼也沒有看到，只有一片天空罷了。

「你的靈之視力未打開。我就沿用象徵法叫你瞧瞧。」

他才這麼一說，天空的一角就水平地出現了空氣幕似的東西，其上面竟然還有一個世界呢！他不理會我的驚訝，繼續的說下去。

「你在那個世界可看到跟這個世界相同的東西，亦可以瞧到衆多的靈體、市街、野地以及山岳。那裡也是靈界。靈界包含三個世界，我要一一的說給你聽……」

他說的沒錯，那個世界在我眼前顯現了很多的東西。然而，我的驚嘆並沒有完，因為，他再指該世界的上方說：

「你在那個世界的中空，亦可以看到水平的布幕，請你仔細的瞧瞧那個世

界的更上方。」

叫我大感驚訝的是：中空世界的更上方，也就是中空世界的中空亦有了空氣的布幕，水平地蔓延下去，其上面的世界，又有山河、野地、市鎮、鄉村，以及靈體們的踪影。

他給我看到這裡，然後再說明下去。

——靈界有三個世界，稱之為上、中、下的三世界。三個既然都是靈界，當然具有相同的性質，然而，居住於三世界的靈之性質，在人格方面有高低之差。居住於上世界的靈體，心靈之窗大為打開，居住於中世界者次之，居於下世界者比中世界者更差。

根據靈體性質的不同，三世界的樣相有某種程度的不同。不過，最好是自己親自觀察，如此才能夠獲得比較詳細的結果。

靈界的大宮殿

我在人世期間內，從未看到眼前一般美麗的光景。

他帶我到所謂的上世界，在那兒有龐大的宮殿，以及圍繞它的市鎮。那一座宮殿的美奐美侖，極難應用人世的言詞形容。人世根本就沒有堪跟它比敵的建築物。看樣子，屋頂是使用金瓦蓋成，因為不斷的發生華麗耀眼的光輝，牆壁及地面採用五彩繽紛的寶石舖成。

至於宮殿內部的房間，以及走廊的裝飾，亦窮極奢華之能事，很難應用言辭形容於萬一。

宮殿的南側，設置有號稱樂園的庭園，所有的一切花草、樹木皆發散出耀眼的光芒。庭園中的銀色樹木結有黃金般閃耀的果實，花卉的美麗，使參觀者見了會產生羽化登仙的感覺。

宮殿的周圍有靈體們居住，無論是市鎮及靈體們的住屋都夠氣派，絕對不輸給宮殿。

靈體們的住屋有很多的房間，不僅有卧房，亦有深閨。住屋周圍的庭園花木扶疏，亦有田園。

靈體們的住屋，有如都市般的排列整齊，車道也四通八達，看起來叫人倍

感舒暢。

就連靈體身上所穿的衣服，亦有如雪一般的發散銀光。

宮殿及市鎮，莫不燈火輝煌，靈體們的臉上也洋溢著幸福的光輝。

我被一片美景牢牢吸引，幾乎忘懷了自我，他卻若無其事的對我說：

——在靈界的三個世界中，上世界美得耀眼，是充滿了開悟及光輝的世界。上世界的靈體在此地，悠閑的渡著他們的永生。他們的生活比美仙界，然而，他們享受生活的方式跟人世的人有所不同。人類在這種世界居住，欲過幸福的生活的話，最注重者莫過於視覺的享樂。然而，使靈體們感覺到快樂者，並非視覺方面的享樂，而是享受這些美好事物所表現出來的性靈之美。

我被他帶過去參觀的三世界，不同處大體如上述。

降到靈界的中，下世界的話，不要說是宮殿，就連市鎮、住宅以及一切，都無法跟上世界相提並論，甚至靈體所感到的幸福也與此相應。同時，太陽照射的光線也沒有上世界的明亮。

上、中、下三世界由空氣幕所隔開，三者之間的靈體並沒有交流，以及交

通，關於這一點，跟各團體之間的頻頻交往大異其趣。

放射靈流的靈界之太陽

「我現在就要對你說及靈界的太陽……。對我們靈體來說，太陽恰有如神仙一般，靈界的全部基礎在於太陽，靈界必須依靠太陽才能夠存在。我現在就要詳細的對你說。」

最初我進入靈界時，就對高度僅及胸部的太陽感到驚訝不已。

「所有的生命體，必須跟生命的原始相連，始能夠繼續的維持生命。不跟原始生命相連的話，就沒有生命可言了。靈界的一切都與太陽相連，從它那兒接受永遠的生命……」

他如此強調太陽對靈界的重要。

——靈界的太陽，以它的光輝照耀靈界，使靈體能夠看見東西，並給他們思想的理性基礎。它的熱量給靈體們生命。並且對全部靈體放射靈流，一面保持靈界的秩序，一面構成了靈體的靈能力基礎。因為有靈流的存在，才使得靈

界與自然界（人世）的性質完全迥異。

靈流有兩種。其一為直接靈流，其二為間接靈流。直接靈流直接灌輸到各世界，以及各團體的靈體，成為他們靈力的基礎。間接靈流則由太陽放射之後，經過上世界、中世界，再流到下世界。

各世界的靈體，不停的受取流到各世界的間接靈流與直接靈流。

間接靈流就如此這般，把靈界全體的各世界、各團體以及個人串連起來，藉此維持秩序。如果没有間接靈流的話，靈界勢將四分五裂，而無法生存。

靈界的太陽，乃是靈體的生命以及靈體秩序的基礎。團體中心靈之力的基礎就是這種靈流。又如：靈界獨特的禮儀，實際上是為了避免這種靈流的混亂，才設置者。

二、靈體的念頭之交遞

在靈界原野漫步的引導我的靈體，感覺到有人在輕敲他心臟的內部。心臟

內部不可能有其他的生物，不過那種感覺就好像小生物在那兒，用他的小指頭在輕敲似的。看來，小生物好像有話要對他說——他就是有了這種感觸，因此環顧了四周。

對四周一環顧之後，他似乎在河流對岸發現了熟悉的一張臉，但是因為太模糊了，以致他不敢斷定。

「對岸的那個人在叫我呢！」

他心血來潮的說。

這以後，他對河岸的那邊凝視。如此一來，剛才的一張臉孔又出現了，然而卻是逐漸的清晰，到頭來，連五官也能夠看得一清二楚。

「請問你是……」

他細聲的囁嚅著，對那一張臉孔表示懷念之情。河岸那邊出現的靈體，乃是他在人世時的好友，他的肉體死亡時，這位好友業已作古三十年了。兩人的靈體以遠隔的方式，互相凝視。如此一來，他倆明白彼此之間的內心正在想些什麼？

他看到好友的靈體所想的事，從靈體的中心部變成小凝塊，從身體中向上爬，再出現於臉孔上面。這種方式，表示對他的問候。也等於問他：

「你何時來到靈界呢？你屬於那一個團體？那個團體的靈性質又如何？」

在心中想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此一來，答案立刻顯現於他的臉上，算是把念頭遞交給對方了。

「唔……你說的那個團體我也知道，它跟我的團體很近似。你已經習慣於靈界了嗎？」

對方靈體的臉上分明如此的說。同時，對方頭上的空中浮現了他不曾看過的風景。該風景是一片無際的沙漠，流過沙漠的河川，河川上游是連綿的高山，河川進入山谷後就消失了。溪谷有好幾千個靈體在一起生活。接著，對方靈體的臉孔又對他說：

「讓我瞧瞧你的團體的象徵吧！」

他立刻回問：

「象徵？那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明白它的含義，請你告訴我吧！」

他立刻獲得答案。

「你能夠看到我頭上的象徵嗎？所謂的象徵就是指這件事。你習慣於表達象徵的方式嗎？」

到此他才恍然大悟，剛才出現於對方頭上的映像即是象徵。這種象徵是告訴他，他好友的團體在什麼地方。

兩個人的靈體，再繼續進行了念頭的交遞，不久以後就告一段落了。念頭的交遞圓滿達成後，對方靈體的臉孔在他面前消失，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河流，以及剛才好友靈體顯現的天空。

到目前為止，我好幾次提起了所謂的念頭之交遞，以及所謂的象徵等等，但是並沒有詳細的說明。現在，我就要稍為說明一些。

靈界的念頭交遞，有如上述的例子一般，只要互相的凝視臉孔就可以達成，亦有人驅使言語及文字。最簡單者，莫過於互相凝視達成念頭的交遞。

所謂念頭的交遞，就有如上述例子一般，當一個靈體（在這個例子，乃是指出他對手的靈體）想跟其他的靈體交遞念頭時，只要想想對方靈體的面孔，對

方的靈體就會在眼前出現。被要求念頭交遞的對方，將有如他一般，感受到某種的呼喚（他感覺到心臟內部被拍打），如此就會應允跟對方交遞念頭。接著，念頭將在對方靈體的表情裡出現。

除此以外，象徵也成了念頭交遞的補助手段。象徵往往會在靈體自己無意識之下，以很明顯的形態出現於頭上。這個與臉孔表情所構成的交遞念頭的兩種方式，使靈體能夠明瞭彼此間的想法。

三、無限被延伸的靈體之念頭

那個靈體感覺到，一向在他視界邊緣，遮斷視界的巨大森林，經過一陣搖晃之後，變成了能夠透視彼方的空氣幕，以致，展現了從未見過的光景。如果欲以人世的東西比喻的話，倒有些像幾千年前的古代宮殿，以及放大幾十倍的埃及金字塔。宮殿的人口有緊閉的巨大門扉。

為何阻擋他視界的森林，突然變成了透明的空氣幕，如今，他竟然沒有察

覺到空氣幕的存在，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長久以來，他一直在想念某一個靈體，希望跟他交遞彼此的念頭。他如此想著。

——自從離開了精靈界以後，我不曾看過他。已經時隔兩千年了，如今，他到底在做什麼呢？

但是跟他渴望念頭交遞的願望相反，那個靈體始終未在他眼前出現。他感覺到納罕，接著恍然大悟的憑自己內在的靈能力延長了念頭。這麼一來，本來阻擋他視線的森林消失了。上述的光景就展現於他的眼前。

雖則如此，他渴望交遞念頭的靈體，仍然沒有在此光景中出現。於是，他更努力增強內在的靈能力。

堅固的宮殿門扉有如剛才的森林一般，開始搖動，並且變成了半透明。接著，半透明的門扉重疊了起來，隱隱的看到了友人的靈體臉孔，過了一小段時間後才變成清晰。友人似乎也察覺到他渴望交遞念頭，於是，更積極的把臉孔朝向他。

他一面凝視著友人靈體的臉孔，一面在內心詢問。

「你現在的情況如何？最近在做些什麼呢？」

有如要回答他一般，他感覺到類似物體的東西進入體內，旋即，他就在自己體內看到了清晰的影像。

那個影像是寫滿了靈界文字的厚冊子，以及裝有無數沙粒的箱子。

雖然他無法從這個影像找到理由，但是憑直感明白了一切。

他認為箱子中的沙粒是友人所屬的靈界團體的靈友，冊子則是團體的戶籍簿。

可是，只憑這些還是不能滿足他想知道的事情。他有如上述一般，在內心詢問友人。

這一次，整個宮殿都動搖了起來。接著，宮殿的外牆，裡面的房間板牆也變成了半透明物。他可以看到宮殿房間的內部，尤其是友人居住的房間最清晰。而且，該房間塞滿了送到他體內的冊子以及沙箱。房裡除了友人的靈體以外，還有數十名的靈體。

但是不知怎麼搞的，這些靈體只像是影子，只能看到面孔的外形，五官看不清楚，有如光滑溜溜的球體。

友人的靈體頭上，有類似數字的東西在跳躍著。同時，房間裡的沙箱破了一個洞，數十粒沙子閃閃發光的跳出沙箱，在友人靈體頭上發射光芒，而且有如欲相應似的。被送入到他體內的沙箱中，亦有幾粒沙在他體內閃閃發光。

接著，沙粒變成了他在人世期間的熟人面孔，以及他所知道的歷史人物面孔，使他大為驚愕不已。這些發亮的沙粒皆跟友人屬於相同的團體，而且跟他有某種的關係。

他倆又陸續的「通信」。到他倆念頭的交遞告一段落時，宮殿裡面的房間、友人的面孔、冊子以及沙箱都消失，他的視線又再度碰到先前阻擋他的森林。

人世的人類無法透過牆壁看東西（透視）；沒有用手去觸摸東西的話，無法感覺到它們的冷熱；不驅使耳朵的話，別想聽到聲音；更不用說有「他心通」（即是明白他人心裡所想的事情）了。

然而對靈體來說，這種事都易如反掌。靈體也有眼、耳、鼻等五官，對於

外在的東西，他們也驅使五官。不過，憑眼、耳等無法察知的事情，他們就會驅使靈體特有的內視力以及內聽力。

以上的例子，他最初無法遞交念頭，原因是友人的靈體在森林那一邊，而且又在宮殿裡的緣故。他卻立刻察覺到這一點，改使用內在的能力。就是由於驅使了內在的能力，友人的念頭才會飛進他的身體裡面。

那麼，靈界的靈體何以輕而易舉的就能夠如此做呢？那是因為靈界有所謂的靈流，而人世卻沒有之故。由於靈流把整個靈界浸淫，所以全部的影像都能乘著靈流，被運搬到靈界的任何地方。當然啦，靈流是能夠自由自在的穿過山崖、岩石，以及宮殿的牆壁、門扉。

在靈界，有時除了正在實施念頭遞交的當事者之外，第三者也會偶爾看到靈流所搬運的影像。有一次，我看到飛翔於天空的大山脈，以致差一點就驚破了膽子。其實，那並非大山脈在飛行，而是第三者的我看到了靈流運搬的影像。

四、靈界的種種生活

靈界的學者與牧師的話

這兩位靈體在人世時頗有名望，認識他倆的人可真不少。一位是年高德劭的牧師，另一位則是勇敢的將軍。

該牧師在靈界也很熱心的談論教理，跟他在人世時沒有什麼兩樣。他的說教往往以如下的話開始。

「你們這些罪孽深重的靈體！你們必須相信我所傳佈的神教，照神的指示生活，否則神是不會救你們的！」

他會如下一般繼續的說教。

「如今來到靈界的靈體們，本來是罪孽深重的人，在人世時的時期，你們不熱心的聽神的教導，也不依照他的指示過活。更糟糕的是不知贖罪，洗淨滿

身的罪惡，因此被帶進靈界，不能進入天國裡面。

我不止一次的告訴你們，悔改是永遠不會太遲的。神是充滿了慈悲之心，他絕對會原諒你們。我希望在靈界的你們能夠遵從神的教導，在靈界過著有德的生活。只要這樣，你們就可以進入天國的。神派遣我到這個靈界，為的是向你們說教……。」

然而很遺憾的，幾乎沒有一個靈體肯熱心的聽他的說教。為了這件事，他長呼短嘆，同時，以恫嚇的口吻對靈體們說：

「你們哪……真是無福聽神的教誨，假如你們不改過的話，遲早會受到天罰的。」

他甚至提示了天罰的內容。他說不久以後靈界也會發生諾亞的洪水，那些不後悔以及不改過的人們，就會被驅出靈界，甚至被奪去生命。尤其是罪孽深重的人，將在大洪水來臨之前，被天空掉下來的巨石壓死。

他也在山岳附近的靈團體說教，每逢靈體們不服從他的勸告時，他就會危言聳聽的說，不久以後，他禱告的力量將使山岳崩塌下來，使靈體們滅亡，或

者將有如河海附近的團體一般，他將藉禱告之力使海水倒灌，藉此處罰靈體們。
事實上，他曾經向靈界的太陽借用靈流，使山岳崩潰，叫海水倒灌，以此處罰不依從神教誨的靈體們。

另外一位是將軍。在人世時他以優秀的戰術聞名遐邇。他有一種怪癖，那就是碰到靈體們之時，喜歡把空氣波之類的東西吹到對方的心。

這種空氣波似的東西，跟靈體們在交遞念頭時所驅使的手段相同。稍為不同的是，在交遞念頭時，那種空氣波的東西會使人感到怪怪的。我也曾經跟這位將軍之靈說過話（念頭的交遞），的確有一種奇妙而怪怪的感受。

在靈界，他倆受到靈體的輕蔑，並且被當成取笑的對象。這種事叫他倆感到忿憤不平，終於叫他們走上了異端。

那麼，我就更詳細一點的介紹這兩個人物吧！

人類死後變成靈體所殘留者，只有根本性的東西，也就是一個人真正性格的，靈的心，靈的人格。以靈界來說，並非只用靈的人格高低，以及理性的高低來決定靈格。因為靈體們已經恢復本來的面目，以靈體的形態過起了永久的

生活之故。

一般說來，在人世時的記憶，只有銘記於心靈深部的記憶會殘留下來。這兩位的例子稍異於常人。以牧師來說，他在人世時頗有權威，而且人們也樂於聽他說教。他把倍受人們尊敬的記憶帶入靈界。那是因為他在人世時，異常喜歡受到人們的尊敬，以致把「被尊敬」的記憶帶入靈界。

他始終有一種的錯覺，認為人們樂於聽他說教，乃是說教本身的價值太高了，實際上，他只是異常喜歡人們尊敬他罷了。他沒有察覺到自己的錯覺，以致到了靈界，仍然繼續說教。以靈界來說，真正屬於靈性者才有價值可言，以致，靈體們只把他當成一種奇人而已。

至於那一位將軍，長年的戰場策略深深地留在靈的記憶裡面。他在戰場的策略，也就是欺騙敵人的特性，到了靈界，還是會自然的流露出來，由於這外在的東西，很快的就被靈體們識破了，以致被當成怪人看待。

有如我在精靈界的地方說過，即使在精靈界，精靈們也逐漸的拋棄人世時的面目，而慢慢的恢復其本來的面目。何況是在靈界？外在的東西在此是沒有

任何的價值可言了。

除了上述的兩位以外，我還見過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在人世時，皆是有德行的人，不然就是知識方面出衆，學富五車，以及高度被評價者——他們恢復到本來的靈之時，卻是變成了靈的知性以及理性方面完全不足取的靈體，以致受到靈體們的輕蔑。

這些人只注重外在的知識，在人世時，一點也不想打開靈方面的窗。

比起這些人來，「心直無計謀的人」到了靈界，更能夠變成知性及理性方面優異的靈體，而到比較上層的世界。

靈界也有婚姻

一向引導我的那個靈體又來到了小河邊，觀賞那兒的風景。從好幾天以前，他就重複著這種日課。可是他萬萬沒有料想到每天坐在此地看風景，竟然是被當成具有特別的意義。事實上，他純粹只是觀賞風景罷了，根本就不存在有什麼目的。

他也弄不清楚自己每天到此的理由。只是清醒過來時，總會發現自己又來到相同的地方……。

離他相當遠的地方有連綿的山丘，在山丘前面是一片原野。原野有茂密的樹木，甚至有高可參天，樹齡在數千年的森林。小河流向原野的那一邊，而那一邊有他歸屬的團體。可是對他來說，這一片風景是他最熟悉不過的，也可以說是看膩了。

他來到此地的五天以後，發生了跟往日不同的事，但是也不值得大書特書。只是一個靈體出現，在離他一小段距離的地方坐下來——以人世的距離來說，約相距數百公里——而且也跟他一模一樣看著風景。

翌日他仍然到小河邊。使他感到驚奇的是，前日的靈體仍然坐在相同的地方。諸如這一類事重複了好多天。

由於每天見面，他很想跟那個靈體打招呼。說實在的，他還有別的理由。因為自從那個靈體出現以後，他業已看膩的風景卻逐漸的發生了變化。

他想跟對方打招呼時，對方可能也萌出了相同的念頭，因為只在一瞬之間，

他倆就飛過了數百公里的距離，互相的靠近在一起坐著。

可是，這並非顯示他到對方靈體的地方，更不是意味著對方來到他的地方。因為他正坐在自己以前坐的地方，對方也沒有離開他坐過的地方。

他終於說：「幾天以來我一直納罕著。因為自從你在小河邊出現以來，我看到的風景突然起了變化。我始終沒有碰到過這種事。你是否能使風景起變化的神？」

他所說的完全是事實。自從對方的靈體出現以後，他得自該風景的印象變了不少。山丘的形狀比往日渾圓，樹木的葉子從青綠色變成春天的嫩芽，而且多帶了一種柔和的感觸，太陽光也變成分外的安詳。

對方的靈體回答：

「自從在小河邊碰到你的那一天，我也感覺到莫名其妙。我眼前的翳好像被拿掉了，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遠方的東西。這就是我感到不可解的事情。」

對方靈體的意思是說，自從在河邊碰到他以後，他的視界被擴大了，可以清楚的看到遠方的東西。他就是在納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接著，對方的靈體拿起了一塊小石頭，給他瞧瞧，然後說：「這幾天以來我感覺到很奇怪，因為我已經可以看清石頭的內部，這是往日所沒有的現象。難道是你引發了這不可思議的事情？你是神嗎？」

在談話過程中，他倆感覺到彼此的體內都有某物飛了進去，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事情。他看到了有如寶石的東西，靜靜地發射柔和的光芒，並且在他的體內跳舞。

就在這個時候，對方的靈體也看到太陽的小分身在自己的體內發射強烈的光芒。

對方的靈把剛才的小石頭投向空中。如此一來，他倆都不約的驚叫了一聲。因為小石頭變成發射鑽石般光芒的氣體蒸發了，而這種氣體卻在他倆的頭上飄浮。

在小河邊邂逅時，他倆曾經以千年前的歷史人物為話題。他突然想到要跟那個人物交遞念頭，才這麼一想，該人物就出現於他的視界。

「你想跟我交遞念頭嗎？」

該人物的威嚴容貌與穩健風度跟在人世時一模一樣。他說：

「我想跟你交遞念頭，彼此交談一下。我身旁的靈體也有這個意思。」
如此一來，他知道該人物也出現於對方靈體的視界。他們就跟這個歷史上的人物交遞念頭。歷史上的動物在他們的體內現出相同的東西，在他們的頭上，則現出神話中的神之雕像。

然而，在交遞念頭的過程中，他們察覺到一件事，以致愕然的相顧。原來，歷史上人物在對方體內現出的人物形象，並非直接送入對方靈的身體裡面，而是被送入他身體裡的形象，再由他傳送給對方的靈體，反過來說，他從歷史人物頭上看到的象徵，多數由對方靈的眼睛看到以後再傳送給他。就是如此，他們才察覺到，何以能夠從該歷史人物獲得完全相同的念頭，以及感情。

最後，歷史人物如此的說：

「我很少能夠把自己的念頭，完美無瑕的交遞給別人，可見，你們交遞念頭的技術很優秀。」

如果我說靈界也有所謂的婚姻，世人一定會驚訝得瞠目結舌。靈界的婚姻

也是存於男女之間，這一點跟人世不謀而合，但是迥異處仍然很多。

靈界的婚姻，只在靈的親近感，親和感的絕對極至舉行，完全沒有人世結婚時常見的，所謂世俗想法的要素。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靈體到了靈界就會恢復本來的面目之故。同時，靈界的婚姻，只在同一個團體的靈體之間舉行，絕對不會跟不同團體的靈結婚。靈的親和感之極至，有如上述的例子一般，以一對男女靈體頭上的閃光氣體做為象徵。在這般的男女靈體之間，他們靈體的心總是緊緊的依偎在一起。

男性的靈體富於知性、理性，而女性的靈體則多情，這一點跟人世相似。

因此，靈體一旦結婚以後，男性靈體的知性、理性會流入女性靈體的身內，而女性靈體的多情也會注入男靈體的身體裡，形成一個人格（靈格）。這種靈格比起男女靈分開來的場合，顯然是優異得多。以致，婚後的男女靈之幸福感以及靈的能力，都會到達靈界要求的最高峰。

在靈界，男女靈體結婚時也有饗宴，同一個團體的靈會雲集在一塊慶賀。這時，集結在一處的靈體們能夠在宴席上空，看到人世所想像不到的美少女之

像，在那兒閃閃發光。這乃是象徵著靈界結婚的至福。

最後，我要說出靈界的結婚跟人世結婚的不同點。

首先，結過婚的男女之靈體，在靈界將被看成一個靈體。這固然是表示靈體的兩個心合而為一。也顯示男女靈體在婚後，無論身心都進入對方的體內，從此就變成完全的一個靈體。

同時，靈界的結婚並非指男女靈的肉體之結合。靈界婚姻的目的，在於提高兩個靈的悟性、幸福、理性，以及靈的能力，而並非以繁殖後代為目的。

注：

據史威登堡的說法，人世是為靈界生產將來之靈，也就是繁殖靈的地方。

時常會出現於眼前的靈界太陽

駱駝行商隊越過東方的沙漠，列隊朝向西方行進。廣大的沙漠裡沒有阻擋視線之物。給他們指示進路者只有一樣東西，那就是憑經驗，從時間與太陽位置，高度等推算的西方之方向。

時間為中午，太陽在南方的天空照耀大地，指示他們應走的方向。就在這時，隊商們聽到遠方的雷聲。正在求雨的他們，為了尋找雷響的方向，不停的探望四周。

想不到在這個節骨眼裡，他們之間引起了大恐慌及異變。

隊商們不知不覺的，把臉孔朝向自認為是對的方向，他們都在自己臉孔的正面看到了太陽？於是，隊商們認為自己看到太陽的方向是正南，以致以它為基準，各人走向自己認為對的方向。

「你要到那裡？那邊並不是西方呀！」

「別自作聰明了！你走的方向才錯呢！我走的方向才是通往西方之路。」

這樣，隊商的行列引起了大混亂，以及不可收拾的錯亂。

或許，你們會以為這是捏造的故事而付之一笑吧？

各人面孔朝著的方向，不管是什麼方向，皆能夠看到太陽——。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在人世經驗的範圍之內，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靈界雖然是充滿了不可思議的世界，但是最叫人感到不可思議者，莫過於

靈界的太陽了。以靈界來說，人們付之一笑，認為「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用來比擬靈界太陽的話，那是極為普通的一件事。因為靈界的太陽就是時常在「靈體們面對的方向」。

上述的靈界太陽，位於東方的天空，一動也不動，高度只到靈體的胸部。對剛來靈界，一切都不甚習慣的新靈體來說，無論是不動的太陽，以及高度只到胸部的太陽，都叫他們感覺到「不是味道」。正有如：

「好幾千億年的古老精怪，老在胸前用白眼瞪人。」

諸如這般，叫人感到不舒暢。

可是，這個太陽能夠輕易的移動到靈體面孔的方向。靈體們就是靠面孔吸人光、熱以及靈流生活著，沒有了這個太陽，他們是無法活下去。然而以人世的感覺來說，毫無疑問的，是完全叫人沒法理解的太陽。

而且，靈界的太陽方向總是在東方，這也是靈界方位的基準。因此「東」也時常移動，同時對各個不同的靈來說，「東方」的位置也不同。

關於這個叫人納罕的太陽，就是靈者的賢靈也解不開它的謎。到目前為止，

靈界仍沒有人解開這一團謎。

儘管如此，靈體們根本就不在乎太陽會不會移動，或者東方會變動，總是悠哉遊哉的過日子。那是因為靈體的臉孔及眼睛不但可以看到自己臉孔的前面，同時也可以看到周圍任何方向之故。他們憑著能夠看到周圍任何方向的眼睛，可以很正確的判斷方向。

天人之舞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集結在靈界廣場的大羣靈體們發生了驚嘆聲，抬起頭來看看東邊的天空。

「這也許是發生某種事的前奏吧？」

靈體們睜大眼睛瞧著東邊天空的變異，互相的討論著。不知道將發生什麼？他們的臉孔刻滿了驚駭的表情——。

這也難怪，原來只有他們胸前高的靈界太陽，這時，突然移到中央稍高的位置了。

當靈體們以不安與恐懼的表情觀看時，太陽的周圍驟然出現了幾片殘雲，更叫他們驚愕不已。殘雲開始環繞太陽。有些雲朵在太陽表面飛舞，這時，太陽光被遮擋了，靈界的地面出現了幾條黑影子。

——雲朵快把太陽遮住了。

靈體們的不安增加了。當雲朵開始環繞太陽的同時，靈體們看到太陽增加了它的光輝，並且開始發射出強光。看起來太陽似乎是在跟雲朵爭鬥，更加深了靈體們的恐怖。

這時，一個靈體以知曉來歷的表情，走到衆靈體的前面。因為他突然想起了二千年前的事情。他大聲的說：

「我想起來了，這是天人之舞，用不著恐懼，我們應該以欣喜的表情慶賀才對。我在千年以前曾經看過同一樣的情形。」

他還沒有說完，雲朵變成了數十個靈體。他們有如輪子一般，井然有序的環繞太陽。如此一來，太陽更增強了它的光輝。於是，環繞太陽的靈體面孔以及形態，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了。

如今，太陽發出的光輝比平常增強幾十倍乃至幾百倍，其光芒之中間雜有黃金與白銀的光條，藉此把美麗的閃光投注於靈界上面。

環繞太陽周圍的靈體衣裳，有如純白的雪一般，閃閃發亮，他們的表情充滿了難用字眼表達的幸福。這正是所謂的天人之舞。

頓時，整個靈界處於比平常光亮數十倍乃至數百倍的金銀閃光裡面。這時，不管是靈界的上世界、中世界以及下世界，整個的靈界都浸淫於幸福的光輝裡面。

靈界最幸福的事件，也正是天人之舞。這裡所謂的天人，也正是指上世界的靈體。上世界的靈體之中，只要達到最高的悟境，也就是可以比美天人時，就可以獲得參加「天人之舞」的權利，以資慶賀。全靈界傾出一切慶祝「新天人」的誕生。此事千年才舉行一次，即使以靈界來說，亦是很稀罕的行事，而且獲得演「天人之舞」的靈體們，也只不過數十人罷了。

「天人之舞」不僅慶賀「新天人」的誕生，同時也可以使整個靈界的靈體分享到同等的幸福。

靈界之設置「天人之舞」，正表示靈界靈體的生活目的，雖然有些閑散，然而卻也證明了他們永遠的在求取進步。

變化之海

所謂的靈體也者，就彷彿空氣一般，或者在空中飄浮的蒸氣似的——。即是承認有靈魂存在的人，對於所謂靈魂的認識也不過如此罷了。事實上，靈體雖然不像人一樣，有所謂肉體的形骸，但是卻具備有一種的人體。而且人類所有的知性、理性，或者感覺等等，靈體都具備，跟人類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以下我將敘述的事情，一定會使大家同意，並且相信確有其事。現在，我就要提出某靈體說出的例子。

他談到了一個靈體，以及在靈界之涯「莊嚴之森林」。他一面聽該靈體說，一面望著遙遠的那一邊。那一天他心情特別爽快，以致看慣了的風景也增添了几許的魅力，就連他眼前的太陽也顯得比平時耀眼。他眼睛看的那一方——以人世的距離來說，可能有數千億公里——有連綿的一道城牆，這就成了他視界

的盡頭。

依照他的說法：「那一道城牆從視界的前面連綿到盡頭，恐怕比中國的萬里長城還長數千倍呢！」

他心情的爽快仍然延續著，他只聽到了另外一個靈體所說的「莊嚴之森林」幾句話，就感覺到眼前有東西在變化。

原來，一直在發出光輝的太陽，更進一步的增強了明亮度，由薄紅色逐漸的變成明亮的白色，旋即就發射出銀白色的光芒。接著，白銀色的光輝中雜進了黃金色的光條，使他的整個視界亮麗了起來。他的內心更充滿了幸福感，知道自己正爬到幸福的絕頂。

甚至，他對事物的理解力也加深了。像對方靈體正在敘述的「莊嚴之森林」，對方還沒有說出來，他的眼簾就出現畫面了，以致叫對方大感驚訝！

把視界線朝向遠處的他，不由得在內心驚叫了起來。

剛才阻擋他視線的城牆，不知怎麼的，厚實的牆壁竟然有如薄薄的空氣層一般，變成透明了！他可以看到城牆後面的世界，以及在那兒的一物一草。

這時，他感覺到靈體全體、城牆、城牆那邊的世界，以及「莊嚴的森林」（對靈體來說，也是一種傳說式的存在），皆混合成一體，變成了一個協調的音樂，在靈界的虛空中，恰如美妙而充滿了生命的音樂殿堂，在那兒演奏了起來。這時，他突然明白了過來。

「好極了！整個的靈界在我的掌中。」

靈界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整個靈界裡的靈體之想法及感情……這些都充滿了生命力，變成了顏色燦爛的小「音符」，在閃耀著銀白及金黃的靈界虛空，變成一首美妙悅耳的音樂。

他只要能夠解釋「音符」的意義，就能夠易如反掌地，完全了解整個靈界將要發生的事情。

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停留在靈界至福的絕頂有多久。不過，當他回到了自我之時，太陽早已不像剛才的光耀燦爛，而恢復到極普通的薄紅色太陽。同時，他的視界也被遠方的城牆擋住了，再也看不到城牆那邊的一切。世界又恢復了它原來的面目。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在作夢。可是，他仍舊繼續說下去——。

由於他從至福的世界，很快的回到了極平凡的世界，難免感到幻滅疲憊。他身旁的靈體又講起了「莊嚴的森林」，但是他已經沒有心情去聽了。

這以後不久，又發生了使他驚駭的事情。

一瞬間，他感到眩暈，身體裡面有異物侵入的異常感。幾乎在同時，他兩個靈體所站的地面，在響起了驚天動地的聲音後，裂開成兩片。而且裂縫很迅速的擴大，出現了裡面的黑暗世界，他連叫救命的時間也沒有，很快的被吞噬了。

事實上，他並沒有被黑暗的洞穴所吞噬，只是他靈體的內心如此想罷了，這也是表示他的心處於墮落狀態。

以這時為境界，他視界能及的範圍變成黑暗，視界也跟著變成狹窄，剛才高聳的城牆再也看不到了。他視界能及的範圍只不過數百億公里罷了。太陽也逐漸的失去光芒，蒙上了一層暗紅色，甚至紫色，終於變成在黑暗天空發出弱

光的月亮。

他的幸福感業已蕩然無存；他的內心充滿了悲悽。對方所說的「莊嚴之森林」，使他一點也不感到莊嚴，甚至感覺到無聊透頂！

在一片薄暗的環境中，想起了靈界他處的熟人（在人世時）之臉孔，而熱心的要求念頭的交遞。可是熟人的臉孔卻始終不出現，同時，他也發現自己失去了移動身子到熟人面前的能力，以致感覺到頹喪萬分。

他業已喪失了一般靈體擁有的幸福，他目前的靈能力，就好像是人世的廢人一般，叫人感到悲哀。

在靈界，如此這般，有關靈體內心狀態的變化，不斷的引起。這有點像人世的情緒之變化，不過，關於這種狀態的變化，在靈界所佔的意義是更為重大的。

對永生的靈體來說，狀態的變化也就是他們生活的標示，也是使他們實感到活著的根據。如果喪失它的話，他們就弄不清楚自己是活著，還是死了。

靈體的狀態變化，通常沒有如此極端，可是性質還是相同，乃是在幸福感、

理性及靈能力的上限與下限中，重複著變化。

關於靈的能力方面，有如上述的例子一般，單是視力一項，就包括了靈體用眼看的外在視力，以及用心眼看的靈的內視力兩種。靈體的心狀態接近上限時，內在的靈能力很敏銳，內在視力發揮威力的結果，往往能夠透視牆壁，很簡單的看到那一邊的世界。

關於這件事，像靈的感應力（使其他靈的内心起感應），用象徵方式表示事物的象徵力，跟其他靈體舉行念頭的交遞等，一切的靈能力等，皆是相同的。

靈體的狀態變化，往往是靈體引進靈內的靈流變化所引起。最叫人感覺到興趣盎然的是：由這個例子就可以明瞭一般，靈體的狀態變化會引起太陽光輝的增減，最低的狀態時，甚至會引起太陽變成「月亮」的現象，人世的人們當會感覺到怪奇。

方向的錯亂

那一個靈體感覺到四周的樣子跟往常稍為不同，以致，感覺到忐忑不安。

他再度環顧一下，靈界的房屋市鎮的模樣，以及在那兒出現的靈體姿態、模樣等，外在的形狀跟往昔相同，並沒有變遷。只是他感覺到市鎮以及靈體們，甚至包括這些東西的整個世界，比往常光亮了一些，彷彿是透過一層透明的布幕觀看似的，使他感到不太可靠，以致產生了輕度的不安與莫名其妙。

他本來想去市郊的原始林，當他的視線觸及那方向時，臉孔上刻滿了驚訝。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原始林怎麼會消失了呢？」

他以為自己的方向感有了錯誤，環顧一下四周。然而，就是找不到原始林的影子。

到了這時，他的不安與疑惑加深了，一顆心在猛跳，於是，隨便抓住一個走過來的靈體詢問。

「請問，原始林在那兒？我好像迷路了。請告訴我原始林的方向。」

想不到被詢問的靈體，竟然以驚訝的表情回答說：

「什麼是原始林？我從來就沒聽說過有什麼原始林……」

他看到被詢問的靈體滿臉迷惑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是在撒謊了。就在這個

時候，很多在市鎮的靈體圍攏了過來。

「你們聽說過附近有原始林嗎？」

那一個被詢問過的靈體，對集攏過來的一羣靈體說。羣體立刻引起了小小的騷動。這以後，羣體一直不言語，他憑自己靈的感應就明白，羣體的每一個靈都想說，根本就沒聽過什麼原始林，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呀？——於是，他的不安心理更深，同時他如此想著。

——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原始林在那兒？這個羣體到底是何物？他們也跟我一樣是靈體嗎？不……他們不可能是靈體，否則的話，何以不知道原始林……。可是橫看豎看他們不可能不是靈體，最好的證據是語言相通啊……？

到了這種地步，他有如墮入五里霧中，越來越胡塗了。

——唉……一定是我自己有了問題？

但是如此的痛苦也罷了，還有更深層的痛苦逮住了他。突然他感到有一股強烈得叫人無法忍受的光線，於是在內心裡慘叫說——不好了！我的胸口被緊壓著，我要窒息了！在苦痛的糾纏中，他看到周圍的市鎮、羣體的靈體被撕成

兩、三片。接著在下來的瞬間，大羣體卻變成了一片雲。旋即，市鎮、羣體全都變成碎片，在他眼中，以猛烈的速度開始旋轉……。

不過，並非只他一個人受這種苦楚。跟他說過話的靈體也被糾纏上了，接著，羣體的每一個成員也都不能免例。

從遠處瞧到這種狀態的靈體，事後心猶有餘悸的說：

——一個靈體亂舞著手足，顯示出痛苦的模樣，接著在地面上打滾，再爬了起來，有如瘋狂似的跳起舞來。如此一來，跟他在一起的靈體羣，同樣地，把頭貼在地上，足部朝空，亂喊亂叫，爬起來之後，莫名其妙的亂舞一通，並大嚷一番。即使是在靈界渡過數千年的我，始終弄不懂它的意義。

所幸，不久以後，這種奇怪的騷動就停止了。靈的羣體也恢復了平時的平靜。這時候我仔細的一瞧，羣體跟另外一個靈體竟然不見了，遙遠的前方有一席透明的幕，從天空垂了下來，我也看到了幕上開著一個洞。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仍然不懂幕上的洞意味著什麼？那種令人納罕的光景，從那一次以後，我再也没有看到過，說實在的，我才不想看，因為它叫人感到

恐怖。

在靈界，秩序是儼然被遵守著的。有如上述的靈體說過一般，我剛才所敍述的事件，幾乎是不曾有過。可是，每隔幾十萬年，幾百萬年，總是有—、兩次如此的突發事件。

這種事件是極少見到的，乃是在某種的偶然之下，一個靈體從自己的世界被捲入別的世界裡。上述所說的一個靈體為中世界的靈，不知怎麼的，他被捲進了上世界。天幕上穿了一個洞，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有如前述，在上、中、下的三世界中，所謂的間接靈流就有所不同，以致，每一個靈體從間接靈流受到的影響也不同。上世界的間接靈流最多，到了中、下世界就依順序減少。而且，上、中、下三世界的靈體所打開的心窗，只能接受屬於自己世界的間接靈流。因此，有如上述的例子一般，中世界的靈體一旦進入上世界，他就很難於接受那兒的間接靈流。他感到痛苦的原因就在這裡，同時，在他的眼裡，上世界是太過於光亮而刺眼了。

由於上、中、下三世界的方位、方向的基準不同，一旦誤竄入其他世界，

不但是其靈體本身，就是跟他交遞念頭的靈體亦會產生方向錯誤的現象。

對靈體來說，這種痛苦更甚於死亡，因為他們的視力、視界，以及判斷事物的知性，皆會被捲入混亂及錯亂裡面。

靈體一旦誤竄入其他世界時，方向的感覺會引起錯誤，不但是本身，甚至其他靈體也會感受到相同的痛苦，理由是靈體的太陽具有怪性質。換句話說，上世界的靈體總是把太陽看成太陽，而下世界的靈體卻是把它看成光量弱的月亮。同時，上世界靈體的右眼看到太陽，而下世界靈體的左眼看到月亮，其間有三十度的角度之故，兩個世界就會產生方位基準的不同。

對中世界的靈體來說，太陽是憑著靈體的靈覺狀態，可以看成右眼的太陽，亦可看成左眼的月亮。關於這一件事，我已經在變化之海那兒說過了。

就是有了這些事實存在，上、中、下世界之間，始終不允許有交通、交流存在。

儘管不允許跟其他世界交通，但是相同世界的不同團體之間卻自由來往。不過，靈體們訪問別的團體，或者跟別團體交通時，總是會多多少少感覺到不

融洽，不像跟自己團體的靈交往一般的親熱。那種不融洽的程度，隨各團體不同性格，而有所不同。

如果是差異極大的團體，當別團體的靈進入的話，對雙方的靈體都會構成極大的痛苦，以及苦悶。

如此這般，靈的團體，所有的團體裡的靈就彷彿一個人似的，當有其他團體的靈進入時，總是會排斥他，想盡辦法把他趕出去。逢到這時，團體的所有靈在中心靈的指揮之下變成一個靈。而這「一個靈」將變成遮天蔽日的巨大靈體。至於被排斥於巨靈足下的靈，臉孔會變成烏黑、呼吸顯得短促，以致顯露出苦悶的表情。到頭來，他就會乖乖的回到自己本來的團體。

靈體嚇人的力量

好像是數百，數千靈體一起掉落的聲音，使整個靈界震動起來。地面上如雷動，就連靈界的空氣也發出聲音。

靈界地平線的山脈，從山頂開始逐漸的崩塌。連綿不斷的山脈從另一端開

始震動，慢慢的傳導到另外的一端。就連在山腰的巨岩也滑落下來，滾到山腳的深淵，以及山下的平原。

轟隆聲加上震動，地面有如雷動，懾人魂魄——予人一種靈界將被毀滅的感覺。想不到這還不算最壞呢！叫人魂飛魄散的事還在後頭呢！

不斷在崩塌的山脈各處，從山腰滾下來的巨岩一帶，數以幾十萬，幾百萬的靈體們，呼天叫地的哀嚎，一面咒罵著上天，頭朝下，足朝天的掉下去。他們都被大地吞沒，他們臨死前的慘叫，悽厲萬分，再加上山崩的轟然巨響，真叫人不忍卒睹。

如此懾魂的勾魄的恐怖事態持續了一段時間。山峰崩塌以後，靈界一帶有一個靈體悻然的走去。他始終站在那個地方，一直凝視著事態的進行。

事實上，這一件事是他所引起的。只要親眼看到他那種嚇人的力量，那些人膚淺的想法——也就是認為靈魂是一種氣體，或者水蒸氣之類——一定會飛到九霄雲外去。逢到必要時，靈體可發揮出那麼驚人的力量，輕而易舉的，就好像人世的人去殺死一隻螞蟻似的。

靈界陰面的部分，山峰的洞窟，以及巨岩下層等處，往往有成羣的兇靈居住著。一旦發現了這種情形，居住於附近的靈團體為了擊退他們起見，時常使山峰崩塌，使巨岩從山腰滾下去，或者把巨岩弄成粉碎，藉此驅逐凶靈。上述的悽慘事態就是一個例子。

然而更叫人感到驚駭的是：諸如這種事態，只要靠一個團體的中心靈就可以完成。況且，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只要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視山峰，或者是巨岩就足夠了。只憑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視，山峰就會嘩啦啦的崩塌，或者震動，巨岩也可以滾下山腰，變成細小的碎片呢！

靈界的西邊地平線，有時會出現一個巨人。他在東邊的天空露出他龐大的臉孔，恰有如要跟太陽對決似的。逢到這個時候，靈界的靈體們會屏住呼吸，睜大眼睛，準備瞧瞧即將發生的事情。

旋即，巨人把他碩大無比的手腕，向著整個靈界揮動，同時，他的額頭會向整個靈界射出強烈的光芒。

逢到這時，靈界將會震撼了起來，山岳崩塌，河川湖泊被山土掩埋，巨木

頹然倒下，吹起強烈的風。然後就彷彿上面所敘述一般，數以萬計的凶靈，將發出淒厲的叫聲，掉進地洞裡面。此乃是靈界中最震撼人的事。

對於善靈們所居住的靈界，凶靈們總是聯合起來，不斷的侵蝕，巴不得善靈們的世界早一天崩潰。為此，善靈們以兩種手段對抗他們。那麼，善靈們對抗手段的根源又是什麼呢？事實上，那是靈界太陽的靈流。靈界團體的中心靈，所以能憑兩眼的凝視就使山岳崩塌，乃是把他靈流集中於兩眼，再向山岳發射出去之故。因此說這是他的力量，不如說是向靈流借來的力量。最好的證據是：一旦他錯覺為這是她本身的力量時，他就會完全的失去力氣，本來可以對付數百萬凶靈的他，可能連一個凶靈也對付不了。

上述的巨人，事實上是靈界的中心靈集結在一塊，塑造成一個巨人形象而已。這個巨人只有頭（以便從額頭放出靈流）以及兩腕。無論是頭或者是兩腕，都是一個個的中心靈緊密結合他們的身體所形成。無論是要把它結合在一起，或者揮動兩腕，都得依靠靈流的作用。

五、靈體不可思議的觀念

靈界沒有時間的觀念

當人們望著終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峰，站立於非洲的大沙漠、大森林裡，或者處身於水連天的汪洋中時，一定會感覺到自己處身的世界，跟日常的世界迥然不同。

的確，這些景觀是夠壯大的。然而，打動人們心坎者並非如此而已。與其說給人心強烈衝擊者，為眼前展開的壯大、嚴肅的景觀，不如說因為它們從上古就存在，而且將歷史永劫長存，以致使你的内心烙上了「永遠的印」。

我上面所舉出的景觀，在任何人的眼裡都會變成永遠的景象。同時，人們也會萌出一種奇想，那就是：打從上古自己就生存於這個世界，而且，未來也將在永遠的海裡面。所謂的永遠之樣相，換言之，乃是說世界沒有所謂的時間

存在，時間都死絕了，當人們感覺到時間停止下來時，眼裡所看到者就是永遠的「樣相」。

我曾經跟靈體討論有關時間的問題。我大約如下的證明。

人世有所謂時間的存在。人世的太陽跟靈界的太陽迥然不同，因為它有回轉的現象。由於太陽回轉的結果，人們能夠體會到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逢到春季，所有的生命會萌出芽來，到了夏天生命轉為旺盛，秋天一到，生命的果實累累，冬季裡生命就進入睡眠之境。如此春來冬往，時光以同樣的順序流逝，絕對不會逆轉。

同時，太陽出於東方的天空，沒入西方的天空，如此算為一日，配合太陽的移動，一天又可分早、中午、黃昏以及夜晚，這也正是所謂的時間，為人世最重要的衡量尺度之一——。

剛開始時，靈體一面聽我的話，一面顯示出「同意」的表情，然而很快的就變了臉色，彷彿是要說「這才怪呢！」，「唉……竟然有那種奇妙的世界……」或者「真的有那種世界嗎？」似的……甚至好像頭就要痛起來似的，用

手抱起了頭部。

某一個靈體如此的說：

「你所說的怪事，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你是不是神經有問題？人世的太陽也太別緻了，太陽怎麼會動呢？你說的話，我完全不會理解。不過，你所說的人世有春、夏、秋、冬的變化，生命應著它們的狀態變化，這一點我倒是能夠理解。依我看來，你有一半的正常，卻也有一半的狂亂。聽到你的話以後，我感覺到眼前一片黑暗。」

上面我說過，人世也有一些事物，使人感覺到它們具有永遠的樣相。對於這件事，人們能夠很容易的承認。相對的，靈界的事物全部具有永遠的樣相，也就是說，它們永遠具有相同的樣相、永遠不起變化。

以人世來說，具有永遠樣相者，只有阿爾卑斯山脈、大海洋、大沙漠等特殊的东西罷了。然而在靈界，全部的事物具有永遠的樣相。微如一支草花、一片小石，從上古到永遠的未來，以不動不變的方式存在著，儼然的留下了永久的姿態。

理由是靈界沒有所謂的時間，它是超越所謂衡量尺度的世界。因為如此，靈體們沒有所謂時間的觀念跟他們沒有空間的觀念完全一樣。聽到了我的話以後，該靈體說：

「從來就不曾聽到那種事。我感覺到眼前一片黑暗。」他所以會如此說，乃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像到「時間」到底是什麼東西之故。

他們只能夠以狀態變化的觀念，去體會人類用時間觀念思考的方式。這可由剛才靈體的話中：

「有所謂春、夏、秋、冬的東西，依著這四種東西，生命的樣子有變化……這個……我可以理解。」窺出一般。

在所謂狀態變化的大海中，應著潮水的滿退，上下地搖晃著生活的靈體，這種潮水的滿與退是他們活著的記號，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時間」的觀念了。

同時，靈體之沒有時間的觀念，除了靈體有永遠的生命之外，還有以下的理由。

那就是靈界的太陽完全不會移動，永遠而寧靜地，存在於天空的一角之故。

另外一種原因是：不管距離有多遠，只要他們有前往的意志，就可以瞬間的抵達那兒。說到此地，大家當會明白，他們不僅不會產生空間的觀念，也沒有產生時間觀念的餘地。

在這裡，我要說一個故事，因為它跟靈體們的時間觀念有關連。

假設這裡有兩個靈體。以人世的看法來說，一個是外貌只有二十多歲的青年，另一個則是看來有六十多歲的老年人。你以為那一個靈體比較年輕？那一個靈體比較年老呢？如果依照人世的看法，勿庸置疑的，當然是青年人比較年輕，老年人年紀要大得多。事實上，該青年早老人幾千年前死亡而進入靈界（靈體是不會老的），如果你認為既然如此，該青年的年紀比較大，那麼，你是錯誤了。靈界根本就沒有時間，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年齡了。他們只是停留於人類死亡時的長相罷了。

靈界也沒有空間的觀念

數以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靈體結成一團，前前後後的飛到某方向。如果

靈體也有如人類一般肉體的話，這種行進的腳步聲一定會變成異樣的音響，使靈界裡的靈體顫抖了起來。同時，這種驚天動地的腳步聲，必定使靈界的地面震動了起來。

無法計數的靈體，繼續的向前飛往。然而，他們飛往的方向卻有插天的高山。靈體的先鋒已經抵達高山的腹部……。

接著發生了奇妙的事情。靈體的先鋒在抵達山腹時，突然的不見踪影。那種詭譎的光景，任何人看到了都會揉揉眼睛，懷疑起自己的視覺來。不過，這才是掀開序幕呢！一羣體又一羣體抵達山腹的靈體，恰有如他們的先鋒一般，一下子化為烏有。當然啦，高山並沒有使靈體們鑽進去的洞穴，奇也就奇在這裡。

這一次靈體的羣動，乃是欲在靈界的其他地域，另尋覓團體的居處。然而遷移歸遷移，為何到了山腹，就有如被山腹吞噬一般的消失了呢？這種令人感到噁心的光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我想暫時擱下不談，再敘述一些別的事情。

某一個靈體坐在廣闊無際的河邊，一直凝視著河流的水面。河水仍然保持著上古時的樣相，緩慢而寧靜的流動。由於河面廣闊無際，他只能模糊、約略的看到對岸。這時，他突然萌出了一個念頭。

——這一條河的對岸到底有何物？他一直想著這個問題，並繼續不斷的凝視河水。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並不知道他本身正在發生一些什麼。

——咦？難道是霧散開了嗎？

他產生這種念頭。因為他正在凝視的水面，逐漸的變清晰，使他能夠看到更遠的東西，甚至能夠把遠方水面的波紋看得一清二楚，到了最後，他連對岸都能夠清楚的看到了，甚至位於對岸稍後方的城廓也出現於眼簾。

城廓前面有一道城牆，城牆前面有類似老年人的靈體。該靈體有銀白而長及地的鬍鬚。該老年人的靈體正面對著他。可是他只能看到老人臉部的輪廓、眼、鼻看不清楚不說，甚至他的表情也無從看起。

他這樣想著——那個靈體到底是何人？我真想會會他。

就在那一瞬間，他就越過了廣闊無際的河，發現自己正站立於老年人的靈

體前面。

靈界是廣大無邊的。只要想想人類誕生於這個世界好幾百萬年，肉體死亡後進入靈界的靈體有多少，就不難想像到它的廣大無際了。

在這裡，我將敘述靈體們對空間觀念的不可思議處。他們雖然以廣大無邊的世界為居處，但是完全沒有空間的觀念。對人世的人們來說，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然而仔細的想想，實在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為他們只要產生了一個念頭，就可以瞬間的到自己想到的地方。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站在河邊那個靈的例子就明白了。他之所以會出現於老人的靈體面前，乃是他在內心想會會老人的緣故。只產生了這個念頭，他就飛越了無限的距離，站立於老人跟前。

另外一個原因是：只要他們有希望通過某處，就算是堅固的岩石、山岳，甚至牆壁、樹木，以及任何的東西，皆能夠穿過。有如在「靈界的婚姻」所提出一般，男女雙方的靈可以變成一體，一個靈體可以自由自在的進入另一個靈

體裡面。

就是基於這兩個主要的原因，他們沒有空間的觀念，同時也沒有持有的必要。基於類似的理由，他們也沒有距離的觀念。如果說他感覺到有距離存在的話，那只不過是他對某一件事物的希望很少罷了。如果希望很強烈的話，他就能夠在一瞬之間飛到對象的身邊。是故，假如硬要說靈界有距離的話，那就是靈體對某對象的熱意太少，因此才有所謂的距離存在。

剛才我還沒說出結論的集團飛行的靈體，早已透過了高山的腹部，再向前方進行中。

六、靈界的言語與文字

包含有無限意義的靈界言語

「我從來沒有如此驚駭過，想不到靈界會發生這種事。」才進入靈界不久，

資歷尚淺的靈體，以非常驚訝的口腔，對我說出靈界言語的怪奇。

我就把他的話，原封不動的記錄下來，把他當成我將敘述的靈界言語的序文。

他談論其他靈界的靈體——當然是靈界經驗比他更豐富的靈體——以及他的團體跟別團體的事情。雖然說是談論，其實，他始終是一名聽衆而已。

「我所拜訪過的靈團體頗多，其中有一團叫我感到奇異，如今，我要慢慢的告訴你……」

具有前輩資格的靈體如此的說。然而，僅僅聽到這一句話，他就立刻感覺到一陣衝擊。

……那個團體，從我們團體的位置看起來，正好在南方。可是屬於該團體的靈卻比我們多幾十倍，而且又是最近十萬年以內組成的團體，從遙遠的地方瞧瞧，就可以發現他們的活動很繁富。屬於該團體的靈，多數來自人世的北歐、西伯利亞等，地球北方的地域。

雖然他不知道何以會感到衝擊的理由，但是他很快的確信有這回事。具有

前輩資格的靈體，雖然還沒有提起有關那個團體的一切，對於靈界的經驗尚淺的他來說，甚至連想像也不該有，但是他卻有「知悉一切」的感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感覺到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以致，不自覺的瞧瞧對方靈體的臉孔。

想不到對方的靈體，一點也不在乎他的心中動靜，又繼續的說下去。他談話的內容大致如下。

的確，那個團體在他「業已知道」的南方。他感到「業已知道的事情」，果然絲毫不差，完全跟他「業已知道」的一模一樣。不過，他感覺到奇異者並非這一件事。原來，該團體的靈都居住於用冰塊築成的屋子。冰塊築成的屋子，存在於該團體的每一處，像山麓、山腰、河邊、原野中都有。也有像市鎮一般，冰屋整齊地排列的地域。

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冰屋內部，以及山麓、河邊、原野，甚至市鎮都發散著灼熱之氣。然而，該團體的靈似乎一點也不在乎這種燠熱，臉上始終流露出涼爽的表情，只有前往訪問該團體的外來靈，才會感覺到燠熱難當。

同時，在這個團體住屋的周圍，無論是樹木、山岳等，皆高大參天，而且形狀怪異，叫人不敢相信它們是樹木。然而，最叫人嘖嘖稱奇的是……

前輩之靈如此說之時，他又感受到強烈的衝擊。他的眼前出現了淡薄的空氣幕之類，而且，開始映出種種的光景。

類似空氣之幕，映出了冰塊築成的家屋，以及奇形怪狀的樹木——其實，它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樹木，令人想起了另一個世界的怪奇生物——。但是映出的東西，不僅僅是這些而已。甚至出現了該團體的靈在空中自由自在飛翔的鏡頭，以及靈體們被千奇百怪的樹木所纏繞的場面。樹木也不甘寂寞有如跟靈體們嬉戲似的，伸出奇形異狀的枝椏，有若手臂般的揮動著……。靈體們大肆的活動，不是飛往遙遠的那一邊，就是反過來，從幕中飛躍出來，彷彿要跟他撞個滿懷似的。總之，自由自在的在廣闊的天空飛來飛去。

最叫他感到百思莫解者，乃是這些靈體雖然在空中飛翔，可是那一個空間，有如被關閉於映出他們的薄幕裡，看來彷彿是完全沒有縱深的一席透明幕。

他的呼吸幾乎要停止，胸部起伏得厲害，在頭暈目眩之下，凝視著這個光

景。使他大感驚駭者，並非只有這種異樣的光景。最重要的理由是：前輩的靈體還未開口說話以前，他就曉得對方要說什麼話。而且，如今變成了映入眼簾的形式出現，這實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聽這個靈體款款談話時，我禁不住內心的微笑。也許，他進入靈界不久，資歷尚淺，以致連連的驚訝，大感驚愕不已。其實在靈界來說，這是極為普通的一件事。

我不止說過一遍了，靈體只要彼此的凝視，就能夠互相的交遞念頭。從這一件事不難獲知，如果靈體使用言語的話，那就能更容易的交遞念頭了。

靈界的言語跟人世的言語不同，有好幾個巨大的特徵，其中的最大特徵是：人世的人類必須用數千言才能夠表達的事情，靈體只要說幾十言就夠了，換句話說，他們只利用少許的言語，就能夠包含很多的意思。

就算使用相同的言語說話，只要憑著一種音節的區分，靈體就能夠塞入多重而衆多的意義，亦可以憑音節的區分，表示出自己內心的念頭。因此，在表面的意義之外，尚可塞入幾百倍，幾千倍的意義。

現在跟我交談的靈體，只不過是還不太懂這件事罷了。前輩靈體心中的念頭，即將被說出之時，念頭就會在音節的區分中出現，在開始之際，他憑內在的視覺獲知，其餘的場合則憑外在的視覺看出來。以靈界的言語來說，除了言語本身以外，言語本身也會變成淡薄的流動氣體，使對方能夠看到。有時，在這種能夠看見的言語之中，談話的內容會變成映像，一場接一場的映了出來。

除外，靈界的言語還有如下的特徵。

第一，不管離開多遠，都可以自由自在的交談，反過來說，如果不關心的話，即使附在耳邊說也聽不見。

還有，靈界的言語也跟人世的言語一般，透過空氣（靈界的空氣），再傳入對方的耳朵裡面。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因為靈體也跟人世的人類一樣，同樣有耳朵、嘴巴以及舌頭之故。

能在言語中看到的畫卷

年輕的靈體針對靈界的金色淵，對年老的靈體展開說明。

「那個金色的淵離此太遠了，以致，前往那兒觀看的靈體，至今還沒一個回來呢！有人說，他們在歸途中迷路，也有人振振有詞的說，那個淵有通往其他世界之路……」

這個金色之淵為靈界聞名的淵，事實上它是半虛半實的東西。據說，那個淵（位於海岸岩壁圍繞的地方）始終盪漾著金光閃閃的波浪，說多迷人就有多迷人。然而，它卻暗藏著漩渦，只要一度被纏繞上，就無法逃脫。而且，淵的一帶有怪異的旋風，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把靈體捲入漩渦裡面。

年輕的靈體繼續的說下去——。

「自始至終，只有一個靈體從金色之淵回來。該靈體屬於離此地數千公里的團體。我們曾經訪問過他，聽他談及金色之淵之瑣事……」

年老的靈體——雖然我如此稱呼他，但是他在靈界的經驗比年輕靈體少得多。他幾天前才進入靈界，比起數百年前就進入靈界的年輕靈體，實在是年輕多了——很熱心的聽著他破天荒第一次聽到的話。才過了沒多久，年老的靈體一面聽著話，一面感覺到自己的注意力，逐漸的被話題以外的東西所吸引

……同時，他也逐漸的明白話題以外的東西是什麼。

那種東西似乎是跟談話的內容沒關連，他感覺到年輕的靈體在談話時，語調不斷的重複微妙的變化，以及抑揚的變化。注意到了這個特點以後，他把前輩靈體（以靈界來說，年輕的靈體早在幾百年前就來到靈界，是故，他是年老靈體的前輩）說話的內容當成次要，而專門去留心他的語調以及韻律。

年輕靈體在談話時，語調及韻律忽高忽低，忽強忽弱，甚至在高低、強弱的幅度之間，亦有種種不同的變化，而且應著變化，似乎也有不同的色調產生。

就在這時，年老的靈體又察覺到一件事。那就是：除了言語「聲調」中呈現的協調極小的變化之外，連言語本身的配列音節的連串法中，亦好像包含了些什么。在音節之中，有頻繁的出現「ㄨ、ㄝ」的時候，以及聽起來好似發出「一，ㄚ」之音的兩種場合。年老的靈完全被言語的協調，配列、音節的串連法等分了心，再也不去注意年輕靈體談話的內容了。

的確，這裡面一定隱藏著某種的意義！

年老靈體的這種感覺逐漸的增強。然而，在以下發生的事態，使他驚駭萬

分，立刻把這種瞑想拋到九霄外。

隨著一陣驚天動地的聲響，他所站立的地面上裂開成兩片。這種裂痕在一瞬之間就擴大到靈界的邊緣。裂痕裡面出現了黑暗而見不到底的深淵。

他驚駭得肝膽俱裂。然而他的驚駭並非到此為止。裂縫中出現了一卷畫，待這一卷畫被置於他腳下時，它立刻無聲無響的攤開來——。

這時，他感覺到納罕萬分。那就是：青年的靈體好似一點也沒察覺到這種大的變異，仍舊繼續在談話。

那一卷畫到底有什麼內容呢？不外是青年之靈體在人世的畢生記錄，到目前為止的靈界生活之記錄，以及他將在靈界生活的永遠生涯之記錄。

比起靈體的感覺來，人類的感覺何止遲鈍數千倍！因此，就算人類聽到靈體的說話，亦很了解裡面所包含的意思，如果是靈體彼此間的話，對方言談中包含的意思、感情，以及知性等，皆能夠很清楚的察覺到，就好像用眼睛看到一般。意思、感情在言談協調的微細變化中，知性則在言語與音節的無意識配列中表現出來。這些彷彿是離開一萬公尺的距離聽到針落地的聲音似的，極為

細微，但是靈體卻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同時，靈體也能夠照著自己內心的狀態，在自己幾乎無意識之下，發出聲音把言語說出來。逢到這種時候，絕對不會有如人類一般，感覺到疑惑，或者在判斷方面感覺到困難。由此不難知道，他們的言語就彷彿純白的雪一般，不摻有任何的雜質，百分之百的表示出他的本心。同時，他也能夠表現出本心裡面任何微細以及微妙的東西。諸如這般，加上靈體敏銳（是人世的人類所想像不到的）的感受性，聽話的人能知道談話者的一切。

即使は靈體，意思、感情以及知性，亦是決定內心本性的一切，想起心的本性為決定人以及靈體的一生，如此就不難推察畫卷出現於老人靈前的理由。

老人的靈體一面聽青年靈體的談話，一面也可以藉言語協調的變化、色調、音節以及言語的配列，察覺到青年靈體的整個心態，接著，眼前出現了顯示青年靈體生涯的畫卷，以此做為象徵之物。

叫人感到驚異的靈界文字

就有如人世所想像的，靈界既然有言語，當然也就有文字了。只是不管在字形，以及使用方法等，皆跟人世的文字有相當大的差異。

最顯著的差異，在於靈界的文字比人世的文字多曲線，看了文章，整體給人的印象就是曲曲折折，另外一個特點是：數目字被當成含有種種意義的象徵物使用，就有如靈界的言語一般，比起人世的文字來，靈界的文字是奇妙多了，因為在少數的文字中就可以塞入非常多的意義。

靈界的文字複雜，微妙又精妙，跟人世的文字大異其趣，如今在撰寫這一本書的我，實在不能正確的全部想出來，如果把文字的含義以及使用法，做為例子，改寫成人世文字的話，可變成以下的樣子。

狀況良好時，欲跟靈體交

遞念頭。你想參加嗎？……

最初寫著數目字，再書寫文字，這已經成了靈界的常法。數目字所包含的意義非常的廣泛，憑著無數複雜的組合，例如：12、25……¹⁰⁴等等，即可明瞭此篇文章出自誰的手，文章全體的旨意，何時寫的，以及為何而寫等等。

不過，以人世的我們來說，總會以為只憑一個11的數目字，還能夠包括多少的意義？但是靈界卻能，待我說明了此文章的意義之後，再針對這一個問題展開說明。

乍看之下，該篇文章似乎只提示「狀況良好時，欲跟靈體交遞念頭。你想參加嗎？……」。事實上，如果把該篇文章改寫成人世文字的話，很可能包含厚達一本書的意義，只要閱讀這篇文章的靈體，就能夠了解它的含義。

理由就有如數目字含有衆多的意義一般，文字線條不同的彎曲度，文字被書寫的位置，前一字與後一字的間隔，字體的大小，傾斜度，即使是一個字，只要外觀及形狀稍微的變化，就分別含有不同的意義，藉此把意思傳遞給對方。

在這個例子中，亦包括：那一個團體的靈書寫給那一個團體的靈之文章，又如欲實施交遞念頭的對方是那一個靈體？在何時實施？對方的靈體具有何種性格？以及為何要如此做等等，當面必要的事悉數包括於裡面。不僅如此而已，像寫信者的團體包含有多少的靈體？在何地？處於何種狀態？其團體的全部靈體的性格如何？數目多達幾十萬的每一個靈體，都被記載下性格。

以人世來說，這種事簡直是無法辦到，然而在靈界，只憑字體的曲折度，以及文字的配置等等……就把全部的意義包括進去了。當然啦，只要閱讀這一篇文章，閱讀的靈體眼前不僅會浮現書寫的面孔，就連對方寫出來的每一件事，都能夠以象徵的方式，在他的視界出現。

我剛才說過，靈界的文字多曲線。說真的，我最初在靈界看到這種文字時，感覺到它們很類似埃及的神聖文字，或者希臘式的文字。我甚至有了孩童們胡亂塗鴉，惡作劇式亂畫一通的印象。

甚且，文字與文字之間連接著，以不規則的間隔離開，彎曲度大得離譖，反過來亦有彎曲度極小者。又如……同樣的文字，有的在左側膨脹開來，有的向右側凸出。而且，單單是曲線的彎曲度就不一致。原來，這裡又包含著衆多的意義。在剛開始時，我根本不知道它們有什麼含義，以為是書寫的人沒寫整齊呢！

何以靈界的文字，予人一種埃及神聖文字，以及希臘文字一般的感覺呢？那是因為在遙遠的上古時代，人類還沒有文字時，向靈界借用文字。或許因為

如此之故，才留下了神聖文字似的古代文字。

靈界的文字恰有如其言語一般，包含有衆多的意義，那種包含法跟言語的場合相似。

同時，比起表面含有的意義來，其深層裡，還隱之的表示出書寫者的感情、意志以及知性等。關於這一點，可以說跟言語完全一致。

換句話說，它不僅憑曲線、字形、配置等，表現文字表面含義以外的東西，同時，文章裡含有的協調（靈界的文字，有時會像音樂的韻律一般，可由耳朵聽見。換句話說，文字是可以聽見的），以及文字的選法之中，亦可以表現出它的含義。

我曾經看過剛進入靈界不久的靈體，由其他的靈體向他說明靈界文字的情形。

「請你閱讀這一篇文章」

說罷，該靈體交給新靈體小紙片。新靈體臉紅的對前者說，他不僅不懂靈界的文字，甚至在人世時也是文盲呢！當然就無法閱讀紙片上的文字了。可是

凝視了紙片一陣子之後，他興奮的睜大眼睛說：

「啊！我可以閱讀那一篇文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麼一來，古老的靈體把靈紙片拿起來，再度把它放下，接著用自己的手在紙片上畫一下，就把紙片交給新靈體。

……你甚至會寫靈界的文字呢……

新靈體看到紙片上寫著上面的字。接著他也照樣畫葫蘆，用手在紙片上畫一下。如此一來，他的手竟然在紙片上自由自在的移動了起來。這正顯示著他也會寫字了。

靈界的文字，用不著學習，只要經其他靈體指點一下，即可自由自在的閱讀以及書寫。書寫時，靈體們的手能夠在紙片的上空，自由自在而無意識的移動。如此一來，他們心中所有的一切，除開思想，連感情的細微處亦能夠隨著字體及曲線的變化，原原本本的被表現出來。

最後，我要說一些涉及言語的瑣事。就有如人世一般，靈界有言語也有文字。除此以外，還有數以幾百萬計的言語及文字，那是無法用人世的言語及文

字表示出來的。因為，靈界除了有人世所沒有的事物之外，靈體複雜，微細的感覺以及內心動向，亦是人世的人所無法想像者，理由是人世沒有與此對應的言語及文字。

無論就文字或者言語方面來說，人世永遠比不上靈界可說是一個未發達的世界。

七、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的人物

在靈界碰到的歷史上人物與異邦人

我在靈界時，屢次碰到歷史上的人物，在人世時不認識的異國人，以及亞洲人等。而且還自由自在的跟他們交談呢！在人世時，由於言語不同無法交談的人，到了靈界就可以除去隔閡，自由自在的交談了。

諸如這種場合，有些靈體交談幾個小時，甚至長達數日者。如今，我要敍

述一些印象比較深刻者。

我曾經跟一個靈體談到：現代教會工作者對靈魂的認識不足。

他感慨萬分的說：「唉……真是叫人感嘆……誠如閣下所說，近代的教會工作者跟古代同類的人是不能相提並論了。他們不夠開悟，心境也不夠脫俗。宗教原本起源於亞洲，後來才傳到各國。在亞洲方面，開悟的人還很多。」

那時，我跟他談一些有關靈的事。他聽了頗有感觸的說：

「閣下的一言一語都含有靈的意義，為何當今的教會工作者之流，不解那種意義呢？我真不明白。」

說著，他垂下了頭，長呼短嘆。接著又說：

「依我看，靈界應該告訴人世的人有關靈之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救世之道了。」

我跟他在交談過程中，屢次有其他靈體介入，擾亂了我倆的交談，但是他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繼續的說：

「世人在渡有限的肉體生涯時，往往失去了靈性。而且，又從學者、教師、

教會工作者等感染到錯誤的想法，以致一發不可收拾了。如不掃除人世的錯誤想法，那就很難使他們接近真理。目前的學者、教會工作者都是有眼而無所見，跟不學無術者又有什麼分別呢？」

譯者註：

在生前，史威登堡曾經公開的說，他可以跟任何的歷史上人物，在靈界自由自在的交談。

一旦別人有所求，他就在眾人面前實地的舉行，因此成了當時歐美有名的靈媒。

他說了一句話，我就點頭稱是。叫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的言語協調中，不知那兒含有悅耳的拉丁語的語尾。在這以後的交談中，他洩露出了有關羅馬及凱撒之事，亦說及他是被刺客暗殺斃命。根據他的長相、言語、交談的內容以及態度等，我認為他是西塞洛（羅馬的辯論家、政治家、哲學家）。

除了西塞洛以外，我也曾經跟其他的古代人談過話。那時，他們都處於我正面較遠的位置，但是只要彼此的面面相顧，就可以互相交遞內心的思想。憑著我跟他們相顧時，他們頭上現出美麗的象徵物，我就知道他們的想法是很出衆的。這些象徵乃是他們欲傳達給我的內心思想，變成映於視覺的形態，呈現

於外面者。

我也曾經碰到心中無塵垢的異邦人（譯者註，在中世紀時代，歐洲人把世界人種分為二，一是基督教徒，一是教徒以外的異邦人），他的性質雖不能說為理性，同時也非基督教徒，不過，當我對他敘述歐洲神話中的悲慘故事時，他卻是連連的悲嘆，顯示出痛苦不堪的樣子，甚至有點茫然若失。他雖然是無知，但卻也有一種不染塵垢的東西。

某一天的早晨，我聽到遙遠處傳來合唱的聲音。同時，我的心眼也看到了合唱聲中夾帶著牡羊、黍糕，以及黑檀的匕首。

接著，泛遊於天空的樓閣之物也出現於我心裡。根據這種象徵，我知道合唱者是中國人。

旋即他們就接近了我，果然是一團的中國人。他們看到了眼前的我之時，對我產生了些微的嫌惡感，我立刻就察覺到了。我也明白他們之所以會如此，乃是在人世時，聽到基督教徒過的生涯比他們不和善之故。

他們也跟我談及中國的事情，以及亞洲各國的瑣事，可是，我並不想一一

的把它們舉出來。

除了上述以外，我在靈界碰到的人還很多。其中有些在歷史上留下了聲名，又從書本上窺知他們的性格，因此，一接觸就知道他們是何人了。也有數以千計的靈體，在人世時曾經跟我交往，或者認識他們。他們之中，有不少到靈界以後長相改變了。相反的，有一些靈體的長相跟在人世時沒什麼兩樣。凡是長相改變者，在人世時都是考慮到人世的禮儀、習慣，不然就是基於計略、打算等等，而偽裝他們人格本性者。

跟上古的靈體交談

我在靈界時，曾經訪問過靈體號稱為「星雲團體」者，藉此會見了上古人的靈體。

以靈界來說，這個團體離開所有的團體很遙遠。它最明顯的特徵是：在遙遠的上古時代，人類到底是否已經演變成真正的人類時，他們已經成為靈體居住在那兒了。它所以被稱之為「星雲團體」的理由，乃是它離開其他的靈團體

太遙遠，甚至憑靈體的靈視力也不能看清楚。遙望這個團體時，它彷彿是一堆星雲似的，浮泛於天空。

這個團體的中心靈，乃是所有上古靈體中最古老之靈體。由於他是整個靈界的長老，對靈界的一切都瞭若指掌，尤其是靈界以往所發生過的事情，無一不深刻於他的記憶裡面。況且，這個靈體的靈能力之優秀，無人（靈體）能望其項背，如果他有意的話，可以同時跟整個靈界的所有靈體交遞念頭。

我前往拜訪時，他由一羣星雲團體的靈圍繞著，正在談天說笑。看到我時，他叫其他靈體讓出一個座位，叫我坐在他身旁。圍繞他的靈體為了表示歡迎起見，大家都把臉孔朝向我，每一張臉孔都表現出了不沾塵垢的純樸。

他的臉孔跟傳說中的靈能力相較，似乎平凡無奇，無論是理性或者知性的敏銳度，皆絲毫沒有外露，看起來跟其他的靈體一樣，顯得絲毫無塵垢而純樸。彷彿是整個臉孔就代表童心似的，予人種和平、安祥的印象。

「我知道你是現代的靈體。因此，我要對你說，自古以來在靈界的所見所聞……」

他竟然知道我心中的念頭，搶先把它說出來了。他諄諄的告訴我，他在好幾百萬年前就進入靈界了，所見所聞足可做我的參考，並且說了幾件頗饒趣味的事情。如今，我就把其中的一、二說了出來。

在很久以前——他說已經記不得是幾十萬年以前了——他曾經見過幾個靈體像影子一般，在靈界搖來晃去。由於那些靈體的模樣跟一般靈體有顯著的不同，加上同類型的靈體可真不少，以致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目不轉睛的盯著那些靈體。於是立刻就恍然大悟，那些靈體是一時脫離了肉體，離開人世，然而卻不曾經過精靈界——或者穿過精靈界而不入——一直向靈界而來。同時他也知道，這些靈體將在最近發生的大洪水裡死亡。

他的眼光真不含糊。不久以後，果然有好幾百萬的人類靈體一路來到靈界。而且這些靈體裡面還有不少留存有人世時的記憶，於是他就詢問這些靈體。

原來，由於埃及尼羅河的氾濫，這些人的田地、房屋就被流失了，到頭來人也死亡。接著他又說：

「最初在靈界出現的靈體們，乃是靈的眼光特別進步者。他們早就預感到

自己將在洪水裡死亡，因此，靈體在事先就脫離了肉體，來到了靈界。」

他在繼續說了一段話之後，特別強調說，在過去人世與靈界的關係，有所謂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而今日則是所謂的鐵時代。

「類似前述幾個靈的例子，最近完全沒有了，這是因為處於鐵時代之故。在以往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諸如上述的例子時常有之……」

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這一類詞兒我首次聽到，以致完全弄不懂它們的含義。關於這些新穎的詞兒，他耐心的給我說明——。

過去，尤其是在上古時代，也就是人類具有純真的心境時，他們很純真的接受宇宙的一切而生活著。就是因為如此，上古人類的內心比最近的人更能接近靈體以及靈界。簡單的說，上古的人們一直過著靈性的生活。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的內心逐漸的被物質、人間瑣事，以及外在的知識、學問等吸引。依照該靈的說法，逐漸的被「低程度」的東西所奪，以致，逐漸的遠離靈界的一切。

越是接近上古，人世與靈界的關係越是親密，隨著物質生活的發達與時代

的遷移，兩者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到了目前，好像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單獨性存在。人世的人甚至對靈體及靈界的存在抱著不信的態度。因此，我就把上古稱為黃金時代，接下來為白銀時代，再下來是青銅時代、鐵時代。

每當我跟新進入靈界的靈體交談，總會感覺到時代越晚，靈體的開悟程度越差，為了使他們在靈性方面開悟，總是要多耗費一些時間。由此就不難獲得證明。

我感覺到他談的話，跟剛才西塞洛說的話有共通之點。最後他又說：「上述的幾個靈體，在人世時，就已經在靈方面有相當的開悟了。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夠預知自己的死亡，並且在死亡之前，靈就會脫離肉體而進入靈界。」

八、地下的靈界，地獄界

宗教所說的地獄界是假造的世界

衆多的靈體圍繞著一個靈體，形成一個圓圈的坐著。我對此感到好奇，也走過去瞧瞧。原來，被圍繞在中間的靈體正對著大眾說話。瞧衆靈體熱心地傾聽的樣子，他談的話一定很有趣，而且，我也感覺到他們頗為興奮。

他的談話內容如下。

——那時，我彷彿是聽到了別人（靈體）的說話聲音，以致從睡眠中醒過來，微微睜開眼睛，若無其事的瞧瞧四周。四周比平常顯得黑暗很多，我以為自己還沒睡醒，以致不怎麼在意。然而經過了一段時間，我揉揉眼睛再看看四周，那兒依然很暗。那時，我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了，因此感覺到很納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想不到只在一瞬之間，我看到了以前所未曾見到的光景，以致驚駭異常，差點就使心跳停止下來。

雖然說在黑暗之中，但是卻有了微弱的光線，我往微弱的光線裡一瞧，很多的靈體圍成一個圓圈，恰有如現在大家圍繞著我一般，而當中站著一個身體龐大的靈體，正在大聲的咆哮一些什麼。

如果光是如此的話，我也不致於驚駭得心臟差一點就停止跳動。

我感到驚駭的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我被關閉於地下的巨大洞穴裡面。而在一剎那之間，卻個個變成猙獰的面目，叫人聯想到地獄凶惡的鬼，使人看了心驚膽戰。在這以前，我以為地獄的凶惡鬼卒，只不過存在於故事裡面罷了，想不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他們的長相方面，有些眼睛凹成大窟窿，恰有如頭蓋骨一般，臉頰的肉全部喪失了。有些則露出了白白的牙床，面孔上面露著叫人感到噁心的笑意，有些人的臉孔半部消失了，只剩下一半的臉孔。也有人的長相帶上了野獸味，甚至有些一看就讓人想到鬼魂，總之，看了叫人心驚膽戰，亦叫人感到怪奇。

在這裡面，最叫人感到魂飛魄散的是：站在中間大聲嚷叫的巨靈。他的身軀不僅有其他靈體的兩倍，而且，兩個銅鑼般的巨大眼睛，幾乎佔了臉孔的一半，不停的發出炯炯的光輝，幾乎裂到耳朵的大嘴巴，有如蛇一般吐著紅信，不停的刮刮大叫。

那時，我的恐懼實在很難用言語形容於萬一，我把全身的力氣灌注在腹部，咬緊牙關，勉強的鎮定自己，望了望四周。這裡仍然是地下的洞穴。跟一般洞穴不同的是：不知它到底通到何處？根本就看不到洞底。我突然有了一種自信，認為它有無限的深度。此時，我發現洞穴深處有暗紅的微光。

站立於圓圈中的靈體原來是在演說呢！他的談話內容大致如下。

如今，你們大家都變成地獄界的靈體了。你們有幸在地獄界永遠的生活。你們必須時常誘惑地上的靈體，把他們帶進暗黑之路。你們就是憑此祝福自己的永生。為了表示歡迎你們，我要跟你們每一個人打打招呼。

接著，他跟面目猙獰古怪的靈體們，一個接一個地，打起了奇妙無比的招呼。待他跟圍繞圓圈的衆靈打完招呼之後，他指著我大叫起來。

「喏……你們瞧瞧他，他也是一個靈體呢！啧啧……他的長相說多醜就有多醜！他只配當你們的奴僕罷了，你們可以任意的酷使他。」

接著，他面向著我喊叫起來。

「喂！你來參加這個圈子呀！我們可要仔細的檢查你……」

這時，我的恐怖與屈辱達到了頂點。正在這個節骨眼裡……

突然天動地旋，彷彿要把整個靈界震毀似的。接著有如山崩地裂，岩石從天滾下來一般，響起了轟然巨響。我定睛一看，山岳實際的從頂邊崩塌下來，巨岩咔啦啦的從山腰滾下。我恐怖萬分的大叫起來。

「我的命休矣！我要被塌下來的山壓扁了！」

當我再度醒過來時，發現自己重新回到了靈界，跟各位如此這般的說話。那一場山崩，原來是我團體的主靈為了拯救我，藉此來擊退結於山陰的凶靈。我真是在千鈞一髮時得救呢！

說到此地，他彷彿再回到現場似的，恐怖之餘又顫抖了起來。他好似心有餘悸的說：「以上我說給你們聽的是：我親眼見過的地獄界的樣子。說實在的，地獄界是太恐怖了，真叫人感覺到不愉快。你們千萬別自作孽，陷入地獄界。」

這個靈體所講的話，對我來說，乃是我首次聽到的有關地獄界的經驗談。這以後，隨著我在靈界積的經驗越多，對地獄界的事情也就知道得越詳細。以下的幾項，我將敘述有關地獄界的種種。

事先我要特別的聲明，以下我要說的地獄界，只不過是靈界裡的一個世界（雖然是醜惡的世界）罷了，跟宗教人士所說的，叫人感覺到恐怖，目的為導人向善的假造地獄完全不同，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在精靈界的篇幅裡，我說過人類死亡後，靈體最初將進入精靈界，在此地滯留一段期間之後，有些將進入靈界，另外有些將進入地獄界。那麼，靈界與地獄界以及精靈界到底處於什麼關係呢？

上述的三個世界（靈界、地獄界、精靈界）合起來就是所謂靈的世界。在靈的世界中，精靈界乃是「中間地帶」的特別世界，靈界與地獄界，則是性質不同的靈體們所居住的兩個世界。

如果把靈界、地獄界、精靈界跟人世的關係畫成圖的話，就會變成次頁的圖。由那一張圖，你可以看出精靈界有路可以通到靈界以及地獄界，而靈界與地獄界之間，通常並沒有通路，兩個世界很清楚的被劃開。地獄界是在靈界的地面之下。

這一張圖就是簡單的三個世界之圖。在下面一項，我將詳細的敘述地獄的

一切。

靈體憑自己的意思到地獄界

無論是歐美或者是東方，幾乎所有世界的宗教都教訓信徒說——渡過不道德生涯者，死後會被打入地獄，在那兒接受永久的刑罰。關於這種，教訓式的地獄，我大可不必再浪費唇舌說明。依我看，這是宗教方面有此必要，因此才假造出來的，可說是毫無根據的假造之話。

我所要說的地獄，乃是跟宗教所說者毫無關連的地獄。那個地獄並非現世惡業的報應之地，更不是永久受到惡魔王與凶鬼折磨的地獄。我所要說的地獄，乃是剛才稍為提起的靈界裡的一個世界，乃是現實存在的地獄。

人類死亡後，變成精靈者之中，到底那一種人會到地獄呢？一言以蔽之，在靈性方面不開悟，沒看到靈界存在的靈體將到地獄。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們並非有如宗教所說一般，由於在人世惡業造得太多，以致被打入地獄接受刑罰。

他們不過是由於欲念太重，以致自己墮落地獄而已。只是一些在靈性方面無法開悟的精靈之中，的確也包含了在人世惡貫滿盈的靈體，由此看來，表面上似乎跟宗教的說法不謀而合，不過在實際的理由方面，跟宗教是完全不同的。

大凡進入地獄的精靈，在人世時期，總是用心於追求物質享受、色欲、名譽欲、支配欲等，表面上的東西，而極端厭惡，例如靈性的修為。諸如這一類人，對靈性的事物方面一點也不開悟，縱使進入精靈界也是多數不開悟。

就是因為如此，他們變成了精靈以後，仍然不能吸收靈界的太陽光，更無法把靈流吸入自己體內。是故，不管滯留於精靈界多久，還是無法感受到靈界太陽的光與熱所給予的幸福，或者感受到靈的理性之光輝，反過來被地獄界的火所引誘，以致對地獄界的凶靈們感覺到親熱。

結果呢？他們就照著自己的希望，聽從凶靈的命令，進入地獄界。這跟人世的人們「同類相聚」的道理相同。

地獄界的凶靈無法從靈界的光以及靈流獲得靈的喜悅及幸福，只一味喜歡滿足自己的欲望。這些欲望包括：支配其他的凶靈，對其他靈體造惡業，或者

一心想獲得其他靈體的讚賞。以人世來說，這些都屬於外表的，物質界的低級欲望。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喜歡滿足這方面的欲望。而且，他們把這些欲望當成「光輝」，伴著它永遠活下去。

靈界的靈體都知道，不管是他們的生命之源以及幸福之源，全部來自靈界的太陽。他們也明白自己並非真正自己的主宰，只有太陽才是主宰，必須依照太陽在靈界維持的秩序生活，如此才是靈體正確的生活方式。

相對的，地獄界靈體的生命之源，乃是他們本身的欲望，此種欲望也是他們的「光」。就因為如此，他們認為自己就是本身的主宰，根本就不承認有其他任何主宰的存在。地獄界是爭鬥的場所，也是充滿了痛苦與污穢的地方，原因無他，因為他們個個都認為自己是本身最高無上的主宰之故。

宗教都不約而說，地獄界的懲罰之職都由神來擔任，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地獄界的懲罰，乃是居住於該處的凶靈自己招來者。

他們老是想支配其他的靈體，虐待其他的靈體，甚至折磨其他的靈體，把自己的喜悅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正因為如此，他們的世界並沒有秩序，只

有醜惡的我執之對立罷了。更糟的是：他們多端的作惡，由於免掉了人世法律、世間批評，衆人圍攻的束縛，以致，把惡性赤裸裸的表露出來。

有喪失一半臉孔的凶靈，也有骸骨一般，只有眼窩開黑洞的凶靈……諸如這般怪奇的靈體面孔，正表示，變成了靈體以後，他把本來的憎惡面目完全顯露出來了。當他們還在人世生活時，外在的容貌絕非這樣。

凶靈們所以拒絕靈界的太陽，一來是害怕在陽光下暴露怪奇的面貌，二來是靈界的太陽光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過於耀眼了。

地獄界的樣相

說實在的，我也曾經跟隨墮落的精靈到地獄一次。在這一項，我將敘述在地獄界的所見所聞。

我沿著黑洞似的通道進入地獄。我也不知道該通道有多長，總而言之，不久通道就斜斜地拐彎，那兒有往地下走的階梯。至今我仍然記得很清楚，該階梯只有從上面往下算的二、三十階看得清楚，其餘的，似乎無限的向下蔓延，

不免叫人萌出恐怖的感覺。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一階一階的往下降。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微弱的光線照耀著我的周圍。可是我始終弄不清楚那些光線從何處來的。

下了一段階梯以後，階梯又分開成好幾段。我實在不知道何去何從，胡亂的選擇了一個階梯走下。走下一大段階梯時，我發現自己跟階梯被黑霧包圍了。可是，待我的眼睛習慣於黑霧之後，我發現了遠方有帶紅色的光源，同時在黑霧下面出現了類似地面的東西。

我沿著階梯走到了地面。如此一來，我看到了稍為廣闊的跳舞場。我懷著一顆不安的心從跳舞場走下，看了看四周圍。我只憑著上述的微弱光線，瞧瞧身旁的東西。

那個微弱的光線，原來是一盞燈也似的東西，它恰有如靈界的太陽似的，在無限遙遠的地方。只是光度與顏色不同罷了。在這盞微弱的燈照耀之下，我以為跳舞場的地方，根本就看錯了，原來是連綿無際的世界之一部分。在那兒恰有如靈界一般，很多的靈體在一起過著永遠的生活。

只是這些靈體的面孔、形態、外表等，就有如我剛才說過一般，極盡了醜惡的能事，簡直叫人不敢相信他們也是靈體。

有些靈體的面孔又黑又難看，也有面孔上長滿了爛瘡之類，甚至有些露出了叫人膽戰的牙齒……等等。這個世界也跟靈界相似，也有靈體們居住的房屋、市鎮、鄉村，以及樹木等等……舉凡靈界所有者無一不備，可是這些東西也醜怪得叫人不忍卒睹，而且，整個世界迷漫著刺鼻的惡臭。

我憑著剛才所說的那一盞微弱的燈，舉步來到這個充滿了邪惡氣氛的世界。

反正到了這個世界之後，不管走到那裡，都會叫人感到渾身不自在。當我拐入街角時，突然有一個凶靈奔了出來。他一直不知在咆哮一些什麼。在我驚魂未定時，另外一個凶靈飛竄出來，有如在咒罵剛才凶靈似的大聲嚷叫。接著，市鎮的每一個角落紛紛的奔出醜怪無比的凶靈，數目多達幾百幾千。他們的每一個人把原本已經夠醜惡的面孔繃得更難看，不知嚙哩咕嚕嚷些什麼？好像是在彼此謾罵。

我一點也弄不清楚他們在嚷叫什麼，只察覺到他們的語氣裡充滿了忿恨、

憎恨、虛偽以及報仇的念頭。那種謾罵的語調叫人不敢領教，甚至予人一種恐懼感，使我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

接著在我眼前發生的事件，更叫我無法忍受。所有出現在街頭的凶靈們，開始對最初奔出來的凶靈拳腿交加。有的用拳頭揍他，有的對他丟石頭，更有用腳踢他，把手伸入他的眼睛裡，或者嘴裡，胡亂的揮舞著。那一個變成衆靈之「的」之凶靈，痛苦的慘叫了起來，他瀕死的表情，彷彿一隻箭似的射入我的心，叫我痛苦萬分。但是那一大羣凶靈並不放過他，虐待的舉止變本加劇。

由於眼前的景象太悽慘，我用手掩起了眼睛，快速的離開那裡，又朝向微弱的燈光處舉步。想不到我才走了幾步，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件。我只好勉強自己鎮定下來，用眼看清這個世界。令我感到驚駭不已的是：在這個廣大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也就是上千上萬的地方，同樣在發生這種事件。到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那是地獄的刑罰。

走了不久以後，我又來到了階梯的地方。因為實在不忍看這個醜惡的世界，我想早一刻離開，於是三步併成兩步的走下階梯。

萬萬料不到我在那兒看到的光景，比剛才的世界更醜惡，更叫人不忍卒睹，我驚駭得差點就氣絕。

這裡的凶靈面孔、外貌、形態更窮盡了醜惡之能事，跟剛才的世界比起來，簡直是大巫見小巫。而且這裡所有的東西，有如為了配合凶靈的長相似的，比剛才的世界更怪醜，刺鼻的惡臭，遍地的污穢，簡直叫人不能忍受。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如何從這個世界回來。不過，我要再敘述一些在那兒的所見所聞，並且簡單的說明地獄世界的形形色色。

地獄世界也跟靈界相同，總共分成三個世界。這三個世界從上面看下去，好似在無底沼的黑霧裡面，越往下越是凶惡的靈所居住的慄人世界。最下面的世界，就有如宗教假造的地獄一般，充滿了恐怖懾人的氣氛。

雖然同樣是地獄，但是三者完全不一樣。三個世界有著千差萬別的不同，共通的地方是每一個世界都充滿了醜惡，那些凶靈居住的世界，永久充滿了憎惡、輕蔑、仇恨，可說是永無安寧的日子。

我見過的地獄也是形形色色的。某地獄只有污穢與糞土，也有僅存淫房的

地獄，甚至有一個予人火災痕跡的地獄。在一座陰森茂密的森林地獄，凶靈們有如一羣猛獸般，在森林裡作威作福。

又如：地獄的凶靈們有共同的特徵，不管他們渾身充滿了凶惡感，酷好凶惡的行動，然而，總給人一種行屍走肉，缺乏生之氣息的「死」的印象。也許，這是因為他們不跟靈界的太陽（乃是靈界真正的生命之根源）聯繫在一起的緣故。

我還要特別聲明的是：我在地獄界看到的微弱燈光，事實上就是人世的太陽。這是表示：始終無法消除物質界欲望以及私欲的凶靈們，死後經歷了幾萬年，仍然無法捨棄依靠人世（物質界）太陽光活下去的態度。

關於人世的太陽在靈界不能發揮威力一事，只要想想靈界的太陽在人世根本就發不出光輝，就不難理解。換句話說，靈界的太陽極少在人世出現，除非幽靈出現於這個人世，或者人們接到了死亡的預告，它才會出現那麼一瞬間，否則的話，是永久不會在人世出現的。在人世具有光與力者乃是自然界（人世）的太陽。以靈界來說，這種關係剛好相反。

靈界與地獄界的關係

在開始敘述正文以前，我想改變一下方式，談談有關力學的事情。

假設有A及B的兩股力，其大小相同，力量的方向卻是剛剛相反。這時，兩股力量各自存在著，如果在中央處把兩股力量連結在一起的話，結果就會變成零，也就是等於沒有任何力量發生作用。這就是所謂力的平衡了。

如果在這時，在中間放入C的力量。如此一來，不管C的力量如何的微小，C力量的大小與方向，將是決定ABC全體的力量以及大小的因素。換句話說，不管A、B的力量比C大多少，具有「決定權」者為小小的C，C也就可以自由的發揮它的權力。

說到此地，再讓我們回到正文吧！

從地獄界看靈界的話，靈界的太陽跟地獄界之間，時常有一塊黑雲在飄浮。這一塊黑雲擋住靈界的太陽光與靈流抵達地獄界。地獄的凶靈們念頭集結在一塊之後，就會變成這一種黑雲。因此，這種黑雲跟地獄的靈團體數目成正比，

團體多黑雲就形成大塊，團體少黑雲就形成小塊，反正，剛好能遮蔽團體上面就是了。

反過來說，靈界的太陽光與靈流，時常在驅趕這種黑雲，使太陽光與靈流能夠達到地獄界。在這種地方，時時展開著這種爭鬥。偶爾靈界的太陽獲勝的場合，太陽光與靈流就會達到地獄界，使凶靈們痛苦得死去活來。凶靈們為了要脫出這種浩劫，不斷的在增強黑雲的力量，或者集體遷移到別處。

靈界的地面，尤其是有山岳以及巨大岩石之處，草原窪地的陰暗部分，往往有裂縫，而裂縫又有奇怪的洞口。這種洞口，有的類似泥田，有的像死水，也有的有漩渦，看起來沒有兩個相似的地方。然而，從這種地方時常有奇臭無比的怪煙火噴出來。這正表明了下面的地獄凶靈，想盡辦法要侵蝕靈界。對於此種陰謀，靈界的靈體使出山岳崩塌，使巨岩滾落下來，以此種手段對抗。

恰有如靈界有上、中、下三個世界一般，地獄界也有三個凶惡度不同的世界。這乃是用來保持靈界與地獄界力的平衡。

靈界與地獄界在如此這般的平衡狀況下共存著。一旦這種平衡崩潰，靈界

消失的話，地獄界也不可能單獨生存下去。這也正是平衡的道理。

又如：只要這兩個不同世界的力量保持平衡，即可保證人死後初進入精靈界的精靈自由。精靈的自由就跟人世人類的自由一樣，也可以說，人類的自由也透過這種形狀被保證著。人類相當於我剛才說的小力量「C」。人類可以憑他心選擇A、B的任何方向。

靈界的靈體充滿了生機，對理性打開了心扉，相反的，地獄界的凶靈們卻背負著死的陰影，這也是兩個世界保持平衡的象徵。

最後在此地，我仍然要強調一點。那就是：以靈界來說，給靈體真正的生命，理性與幸福的根源，唯獨有靈界的太陽而已。同時，真正的權威以及力量的源泉亦是這個太陽。地獄之火（自然界的太陽）在靈界並沒有這種力量。

靈界的靈體跟地獄界凶靈的不同，在於靈體、凶靈各接受兩個不同的太陽，以致有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九、三個世界由何等人前往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靈界有所謂上、中、下的世界，以及被稱為「地下之靈界」的地獄界。在敘述靈界事物的尾聲，我想說一些人們最關心的一件事。

人們最關心的事莫過於：人類生前的世界跟死後到達的靈界，其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假如是有關係的話，又是什麼關係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答覆如下：——最重要者，並非兩者之間是否有關係。而是在人世的生涯，將直接決定死後要永遠生活的世界。

我這麼一說，人們一定會認為：我搬出來的是宗教的教義，我還是不能例外的搬出了宗教假造的世界。其實，我所說的表面上有一些相似，結果方面，有一些亦跟宗教所說者重疊，不過根本上是跟宗教所說者完全不一樣。

關於這件事，我在剛才講的地獄界已經稍為提起過，相信大家都會理解的。更明白一點的說，宗教所說者，乃是賞罰原則，只要過著符合於宗教教義的生

涯，死後即可進入幸福的世界，以此做為酬報。反過來說，過著不符合於宗教教義的錯誤生涯的話，死後將被打入地獄，以此做為懲罰。

然而，在靈界的靈體所以能進入幸福的世界，或者剛剛相反，進入地獄界，並非是人世生涯的酬報或懲罰，而是憑他在人世生活時，靈的內心最傾向於那一個世界，死後，他的靈體將憑著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世界。

為了使大家很簡單的明白，我要如下的說明。

靈界的上世界充滿了光輝，比中世界還明亮。可是欲居於明亮世界話，眼睛必須能耐強光，不適合於強光的話一切都免談了。如果他的眼睛不耐強光的話，他自己就會選擇稍為暗一些的世界。同理，居住於上世界的靈體，為了接受靈流起見，靈的心窗必須盡量的打開才行。

假如一個靈體只能打開適合於中、下世界靈流之心窗的話，一旦進入上世界，他就無法忍耐那兒強大的靈流，以及耀眼的明亮，當然就會感到痛苦了，而且，更不可能顧全到靈體的永生。

總而言之，靈體的靈心窗開啟度，乃是決定他死後居住的世界，而心靈之

窗的開啟度，在人世過生活時就已經被決定了。

那麼，那一種方式的生涯能夠使心靈之窗開啟呢？而不能使心靈開啟的生涯又是那一種呢？說到此地，大家可能會碰到疑問。那就是：舉凡靈體心靈之窗，開啟靈眼的人類生涯等等，只要是涉及靈的東西，都會叫人感到艱深，或者境界太高，使得一般人連想也不敢去想。

不過，我本身認為：這種想法乃是業已喪失了「純真之心」者錯誤的感覺罷了。因為，人類本來就不單屬於有肉體的物質界，而是屬於靈界與物質界的雙方，因此去思考有關靈的事情，一點也不會感到困難。

簡單的說，所謂開啟心靈之窗的生涯，也就是遵守靈界的秩序，過著服從它的生涯。只要一個人有純真之心，不僅能夠感覺到靈界秩序的存在，以及它的形態，甚至可以憑具體的智慧獲知靈界的一切，這並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人類居住的自然界與靈界之間，有所謂的相應之理，多數的事物間都有所謂的相應。

人世（自然界）所有者，靈界有跟它相應的對應之物。例如靈體就是跟世

人極相似的存在，也就是世人的對應物。關於這一件事，從我敘述的種種就不難明白。

你不妨把心靈還回純真，看看四周的自然界。如此你就會發現鳥、獸、蟲類等的動物界，以及樹木等的植物界，舉凡有生命的東西，都遵守自然界的秩序生活著。

對這種不可思議的秩序坦誠的感嘆，以及試著以坦誠之心在這個秩序中生活的人，可能在內心裡，多少地感到靈界的秩序之事了。雖然靈界的秩序跟自然界有些不同，然而，有所謂秩序的不可思議之處，以及超越人們思慮的所謂統一之世界，的確是不變的事實。

就算這種秩序是模稜地存在的東西，只要在自己的內心裡感覺到它的存在，並遵從這個秩序生活的人，就可以說是打開心靈之窗的人。他一旦死亡進入靈界，就可以立即理解靈界秩序的真正意義，試圖遵從它的指示，過起靈體永遠的生活。——諸如這一類人就可以進入上世界。

如果心靈之窗打開得沒有徹底的話，將依其程度，被分配到中世界以及下

世界。至於心靈之窗完全沒有打開者，由於無法忍耐靈界的光，只好到地獄界。

宗教所說的教義，只要它的教義正確的話，遵從它的教義，通常對打開心靈有幫助。不過，並非單單靠它，就能夠打開心靈之窗，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我已經重複了好幾次的「單純的心，純潔的心」。

同時，像表面性的知識等，不一定能夠打開心靈之窗，多數的場合，反而會使人閉緊心靈之窗。我在靈界時，碰到了很多人世為學者、智者而倍受尊敬的人，他們在靈的理性生活方面，遠不及在人世比他們居於劣勢的人。因為，他們並不把知識及學問當成打開心靈之窗的手段，反而，因這些學識而喪失了他們「純真之心」之故。

第三章 靈界與人世的關係

一、再度投胎的士兵

那個精靈的模樣稍異於其他的精靈。他離開附近十多個精靈一段距離，不僅不想跟他們交談，甚至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只是愕然的站在那兒。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也沒啥稀奇，因為死後不久的精靈有一些不習慣於精靈界，自然就有這副德行。事實上，他正是死亡才數天，剛剛來到精靈界的精靈。

他看起來與衆不同，給人一種怪異的印象，實在有另外的理由。

有如上述一般，他離開其他的精靈一段距離，不僅不跟他們交談，甚至臉

孔上刻滿了困惑的表情。他好像弄不清楚自己身處何方？自己本身到底是何物？是生是死？任何精靈一看，就知道他正處於困惑之中。他滿臉坐立不安的表情，頻頻地用手撫摸著自己的頸部，再進入深沉的思想之中。

為了對這個新靈體表示關心，附近十多個精靈之中，有一個跟他打招呼。「喂！你為什麼不跟其他的精靈交談呢？你又在想些什麼？」然而，他仍然沒有理會，愕然站立的樣子仍舊不變。看來像前輩似的精靈又對他說：

「喂！你為什麼不理會其他的精靈呢？你到底是……」

他還是沒有理會。但是這一次他發覺有人叫他，於是，自言自語的說了一些話。

「我實在弄不清楚，我到底是活著呢？還是已經死亡了？唉……我實在弄不清……」他重複的對自己說這些話，接著他又說了一些自己的身世。

他在人世時，原來是亞洲某一國的兵士。而且，他又是衆兵士中的神箭手，為了謀殺敵國赫赫有名的武將，他跟數名弓箭手潛入敵國的城堡。他們為了謀殺武將，在武將第宅的外面等候。他們藏身於第宅背後的山影裡，而且夜色已

深，不覺寬心了不少。想不到過度的寬心卻要了他們的命。一羣敵兵冷不防的從背後襲擊他們，一下子就把他們殺光。這個精靈本身還留有被砍頭的記憶。

說罷這些話，他又和剛才一樣，充滿了疑問的重複著那一句話。

「我的確有被殺害的記憶。可是，我現在卻沒有一點死亡的感覺，彷彿還生活在人世似的。最有力的證據是，我現在能夠對你們說話。唉……我到底是死亡了呢？或者我的死亡是在夢境？」

他還是一成不變，以困惑的表情如此說著，又用手撫摸著自己的頸子。

但是，這個奇妙的精靈，並不是因為他的樣子以及說話的方式使附近的十個精靈感到怪異，而把他長久的記憶下來。事實上在這件事以後，這十個精靈始終不再碰到兵士的精靈。精靈界及靈界廣大無邊，即使永久的不碰面也不算稀奇。然而有如我上面說過一般，不管是在精靈界或者是靈界，靈體只要在內心想到其他的靈體，後者就會立刻在眼前現形。這十個精靈在這一件事以後，不止一次的想到了給他們深刻印象的兵士，但是他始終不曾在他們眼前現形。以靈界的常識來判斷，這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的「異常」。

幾年以後，我仍然在人世時，在偶然的機會裡，獲得了這件不可思議事件的答案。航行於亞洲各國的商船船員，帶回了一件怪奇的事，不久即被廣泛的傳開來，話題的主角是亞洲某國的幼兒。

這個幼兒雖然只有三歲，但是卻能夠很詳細的說出亞洲另外一國的市鎮情形，他說自己是三年前居住於那兒的人來投胎的。此人係一名兵士，乃是該國的神箭手，某一天潛進敵國城堡欲暗殺該國武將時，卻被敵國的兵士砍頭而死亡了。他甚至道出了自己前世的名字，而且還說自己頸部的傷痕乃是前世被砍頭的痕跡（這一名幼兒在生下來時，頸部就有一道傷痕似的東西，他的父母感覺到莫名其妙）。

在開始的時候，大家對這個幼兒所說的話，只是半信半疑，待該國的商人聽到此種怪事，而前來訪問幼兒時，卻證明了幼兒所說的話句句屬實，到了這個地步，大家的驚駭才達到了頂點。更叫人感到怪奇的是；該幼兒竟然使用前世國家的語言跟商人交談，使他的父母驚駭得魂飛魄散！

由於我親眼看到了那一個精靈，對這一件事感覺到異常的興奮。果然他只

在精靈界呆了數日，就到人世來投胎了。難怪他始終不跟其他十個精靈再度碰面。

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件事仍然留給我幾個無法理解的問題，雖然士兵的投胎是事實，可是該幼兒為何很清楚的記憶前世之事呢？因為依照一般的情形，一個人死亡變成精靈之後，只能對自己在人世刻骨銘心的事留下記憶罷了。關於這一點，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或許因為有了某種的原因，才有這種極罕見的例外吧！

譯者註：

美國心靈調查協會，針對最近有關投胎的兩百件報告，舉行了極嚴密的「證據調查」，並且積極的展開檢討。他們的結論之一是「前世的死亡有如暴力死一般，屬於突然死亡的話，很可能會鮮明的留下前世的記憶」而把它當成一個「投胎的法則」。跟本章的內容相比較，實在是頗饒趣味。

二、還魂的女兒

從死亡經過數小時之後，翠兒達發覺在牀上躺著的自己遺體裡面，自己逐漸的甦醒了過來……。

然而，逐漸的甦醒者並非在人世的翠兒達，而是在肉體裡面的翠兒達靈體逐漸的甦醒過來，試著要展開靈體的生涯。

旋即，她的靈體就看到了從未想像過的世界，接著有兩個引導之靈來到了她遺體的頸部附近，靜靜地坐下來。

翠兒達的靈從遺體中站立起來，朝引導靈的方向坐著。眼看著死者之靈跟引導之靈就要交談了。

一個引導靈凝視著翠兒達的眼睛說：

「現在，妳已經是精靈了，跟人世完全脫離了。請妳回答我的問話。」

翠兒達的靈體對初次碰面的靈體言談感覺到莫名其妙，她懷疑起了自己的

耳朵，然後思考了起來。

——我剛剛分明已經死了，為什麼會聽到這些話呢？真是莫名其妙——。然而，引導靈的話卻非常有威勢，不容翠兒達反問的餘地。翠兒達的靈體雖然滿腹狐疑，可是仍然頻頻的點頭。

引導靈再說：「你在人世的肉體內有幾年了？」

「前後有二十多年。」翠兒達的靈體回答。

「妳的肉體為何死亡？其原因是什麼？」

引導靈繼續的問。

然而對於這個質問，翠兒達卻無法回答。也許，她在人世的肉體突然的死亡，使她無從想起吧？她搜盡枯腸想找尋答案，但是仍然一無所得。她對引導靈說：「現在我就是在苦思這個問題，因為，我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

聽到了這一句話之後，兩個引導靈面面相視。不過，翠兒達的靈體卻沒有察覺到引導之靈浮現了奇妙的表情，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翠兒達的靈體一心想找尋引導靈所問的話，因此回顧了自己的遺體。然而翠兒達既然變成

了靈體，無論如何也看不到人世的自己肉體了。

翠兒達的靈體不知耗費了多少的時間，一直在尋找答案。突然之間，翠兒達的靈體感覺到恐怖萬分，在完全鎮定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由於陷入了恐怖的深淵，翠兒達的靈體差一點驚叫了起來。她的靈體因恐怖而顫抖著，一面痛苦萬分的掙扎，一面囁嚅著：

「不妙了……翠兒達的肉體進入了我的身體裡面！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身體內翠兒達的肉體……那副肉體……」

翠兒達的靈體說到此地，就噤若寒蟬，連一句話也不說了。

兩個引導靈聽了翠兒達的話之後，睜大了眼睛，比翠兒達更為驚駭。因為他倆也看到了翠兒達的肉體進入了她的靈體裡面。

兩個引導靈抑制興奮，慌慌張張的對翠兒達下命令：

「妳就趕快回到人世的肉體吧！妳得繼續接受肉體的支配。目前，可不是帶妳到精靈界的時候。」

對翠兒達的靈體來說，這種聲音，彷彿是數以千計的雷同時鳴響似的

……。

我在本書一開始就說到，人類的肉體一旦死亡，肉體中的精靈就會甦醒過來，在經過跟引導靈的交談之後，就會被引到精靈界。可是在交談中，雖然極少發生，但是引導靈有時不會把亡者之靈接引到精靈界，反而會下令它繼續留在肉體裡面，接受肉體的支配。這是基於某種的理由，引導之靈判斷把死者之靈引導至靈界，實在太早的緣故。逢到此時，多數的場合將有如翠兒達的靈體一般。引起死者之肉體進入靈體的現象，而死者之靈對進入的肉體，亦可由體內的靈眼看到。

死者還魂的現象時常發生。該現象的發生，多數有如我所介紹的例子，當翠兒達還魂以後，一定會使人們又驚又喜。這一點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三、神祕失踪與其祕密

有一種所謂「神祕失踪」的現象，使人們感覺到莫名其妙。生活很正常，

在人世也跟一般人交往的人，在某一天，恰有如氣體蒸發掉似的，在人們跟前消失，而變成了永久性的行方不明。基於這個人平常的行動、性格以及環境判斷，人們也無法找出其原因，因此才被稱之為神祕失踪。

在這種現象裡面，例如在荒山、野外迷路，以致無法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沒有人發現之處死亡等等，用人世的常識也可以理解的例子也頗多。除此之外，跟靈界有關連而引起，頗符合神祕失踪的例子也不少。以下，我就要舉出兩種典型說明。

第一是活著被精靈所引導，在沒有意識到自己人世的肉體下，被引導至人們不注意的地方，在那兒死去。表面上看來，跟我上面所舉的迷路的例子很相似。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它只是表面看來跟迷路的情形相似罷了，事實上，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在這種例子之下，一個人是處於我所謂的「死亡狀態」之下，一面在這個人世的路上走著，一面跟精靈交談。可是他的眼睛卻是看不到這個世界，當然也看不見自己正在走的道路。他一面跟精靈交談，一面以自己精靈的眼睛看著

精靈界的景色，走著路。雖然他是以人世的肉體走著人世的地面，然而，他的心卻是在不同的世界走著。這時，他在人世的肉體可說已經死了，只有腳步機械似的走著人世間的地面。

處於這種狀態下的人，就彷彿夢遊病人一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人世的何處。由於他的肉體的感覺已經「死去」，因此，不管步行於何種道路，連續走了幾天，都完全沒有所謂「疲勞」的肉體感覺。

在這種狀態之下，他的肉體將走到人們絕對不能發現的山野或者海洋之中，就如此迎接死亡——這就是第一種神祕失踪的現象。

事實上，我就看見過如此被精靈引導走的人。那時，我也看到了他肉體裡的精靈。他跟精靈一起走在人世的道路上面，旋即就來到了很大的斷崖邊緣。然而到了那兒，他的肉體也不改變方向，更不想停止下來，不休止的往前走。他精靈的眼睛一定看著斷崖天空中的不同景象。走到了斷崖，他的肉體掉下斷崖死亡。可是，他的精靈卻視若無睹，一直朝空中的道路走去。

接著，我要說的第二種現象就更特別了。那就是一具肉體裡面竟然有兩個

靈體存在。這種事也是在「死亡的狀態」下舉行的。進入死亡狀態而肉體裡的靈體甦醒時，由於靈的感應，使其他的靈體接近這個肉體。這個從外面侵入的靈體往往會賴著不走，甚至把舊靈體趕出肉體。在這個新與舊交替的時候，交替的方式很多種，而並非一成不變。不過，新人侵的靈體老想支配這具肉體。如此一來，這個人就會完全的改變，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似的，再也不能適應以前的種種生活方式，甚至對以前的種種事，以及自己居住的地方都感到陌生。這以後，如果新的靈體跟肉體的步調能夠一致的話，這個人雖然有著相同的肉體，但是人格方面卻是完全變了樣，而且會離開舊時的生活環境，到另外一個地方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這是第二種的所謂神祕失踪。

人世間所謂的神祕失踪，除了單純迷路而行方不明者以外，尚有我上面舉出的兩種，總之，發生的方法形形色色，到底失踪的人應歸於那種類型？這是很難於下決定的。

譯者附記：

雖然不是屬於神祕失踪的類型，然而卻有複數的靈體「共有」一副肉體的例子。關於莎莉碧姬的遭遇，相信有不少人知悉，由於頗饒趣味，特地舉出來，以饗讀者。只是世界各地的研究家，雖然承認有「靈體交換」的事實，然而，也只不過承認這個事實罷了，並沒有如本項敘述一般，站立於靈界的立場，詳細地說明到「在死亡狀態下的靈體交換」的人。由此可見，他們的想像力遠不及史威登堡。

一八九八年，美國境內有一個叫克莉絲丁碧姬的女孩。她本來的個性是嫋靜而內向，想不到有一天，她突然表現出了爽朗而活潑的「性格」。而且，這個新的「性格」很了解克莉絲丁，她堅持自己雖然跟克莉絲丁擁有共同的肉體，可是她具有跟克莉絲丁完全迥異的性格，名字叫莎莉，跟克莉絲丁是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個人。儘管克莉絲丁完全不認識莎莉，然而，這「兩個姑娘」的性格，就有如莎莉所堅持一般，很明顯的是不同的「兩個人」。

當莎莉在支配肉體時，這付肉體就以莎莉的性格行動；一旦克莉絲丁取代莎莉時，她卻是完全不知道莎莉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專門照顧克莉絲丁的醫生——布林斯博士，針對「一個人擁有兩種性格」

的怪事，舉出了好多的實例，介紹給當時的醫學界。如此一來，不僅在美國的心理、心靈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騷動，甚至帶給世界各國衆多的話題。

然而叫人料想不到，這件「一個人擁有兩個靈魂的姑娘」，旋即又變成了「一個人擁有三個靈魂的姑娘」，使整個世界為之譁然。原來，在克莉絲丁跟莎莉之間，又插入了一名不肯吐露姓名，性格也完全迥異的姑娘靈魂。就如此這般，連同這一個新介入者，一副肉體由三個靈魂所共有。我們假定第三名的姑娘為T，以便舉出這「三位姑娘」的行動例子。

克莉絲丁想到紐約就職，於是搭乘火車向紐約出發。想不到在旅途之中，莎莉取代了克莉絲丁。莎莉對紐約表示深惡痛絕，在中途就下了火車，在該市鎮的餐館當起了一名女侍。這一天以後，莎莉就一直滯留於餐館。

想不到有一天很突然的，T代替了莎莉。T對女侍的工作感到興趣缺缺，搭火車到波斯頓找一分領薪水的工作。只在那麼短短的幾天裡，莎莉又來替代T，在波斯頓租了一間公寓。就在這間公寓生活了幾天以後，原本睡著的克莉絲丁靈魂醒了過來，她對自己何以在波斯頓百思莫解，更驚駭自己何以睡在陌

生的房間裡。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捏造的故事，或者是幻想小說的一個片斷，然而這完全是事實。為了解釋這件事，心理學者與心靈研究家之間掀起了一陣議論。最後，他們都主張莎莉跟T與克莉絲丁沒有任何的關係，乃是個別地存在的兩個靈體。

四、死亡的通知由精靈界發出

在精靈界，時常有一見就跟一般精靈迥異的精靈出現。這些精靈都不約地把臉孔朝向地面，默然無助的徘徊於精靈界，就連自己身處何方都不清楚，看起來，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其他精靈的存在，甚至對精靈界渾然不知。恰有如一個人在無心事之下，到處徘徊散步一般。

諸如這般的精靈，碰到其他精靈向他們打招呼時，就會消失於無形。這種情形有點像在人世現形的鬼魂，不同的地方是：並不一定是特定的人才看得見，

而是精靈界的任何精靈都看得見。

像這類的精靈，事實上並非真的精靈，如果一定要給他們名稱的話，姑且就叫他們為假的精靈吧！

在精靈界，如果同時出現了兩個以上這種的精靈，而他們的長相又相似的話，那麼，一定是親子或兄弟之間的關係。其中的一個不是死後不久，就是正在死亡邊緣者，另外一個則是接受了死亡通知者。

徘徊於死亡邊緣者，在來往於人世跟精靈界幾次後，就會逐漸的進入死亡之境。在這種場合之下，他會以精靈的形態突然在精靈界現形。就在這時，他憑著靈的感應，使接受死亡通告的人，經驗那麼一瞬間的死亡，把對方帶到精靈界，在那兒把死亡的「通知」交給他。所謂「死亡的通知」大家都很熟悉。因為接受通告的人，亦會經歷一瞬間的死亡。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這一本書的開頭就說過了。

如果要更詳細說的話，那是兩者都一瞬間地進入精靈界，就在那兒接受死亡的通告。

如此做了以後，兩個靈體中的一個，不久以後，就會以真正的精靈形態到達精靈界。然而，另外的一個卻從精靈界消失，再也不會來了。因為他已經回到了人世。

五、你也會預知未來嗎？

我將有如這本書最後所敍述一般，將於一七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放棄這個人世，遷居到靈界。關於我能夠在預先很多年預知自己的死亡日子，有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是也有不少人根本就不相信我說的話。

我要在此地強調，每一個人皆能夠預知本身一生的命運。我要舉出二十歲時就能預言本身生涯的男子，針對此展開說明。

這個男子是法國的農夫。他在二十歲時，就如此的說出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據他說，兩年後的七月二十日，某一位朋友將從西方出現，這位朋友將跟他廝守到他五十二歲的六月。接著，陸續將有三位小朋友出現，其中的一

位將在他三十五歲半時，叫他淌眼淚。而且，他在二十九歲的秋天，將目睹到他的房子沉在水裡。他在三十二歲的春天，將看到南十字星發出光芒。

他就依照自己的預言一般，在二十二歲的七月娶了西方農村的姑娘為妻，一直到他五十二歲，她去世時他倆一直居住在一起。他們生了三個孩子（三個小朋友），其中的一個在他三十五歲時病死，叫他流了很多眼淚。他居住的農村，在他二十九歲時發生了大水災，他的房屋雖然不曾像預言一般沉在水底，但是農作物卻全部浸了水，蒙受了極大的損害。他在發生洪水後的三年，繼承了沒有後代的親戚的地皮，而這塊地皮位於朝南的斜面山坡上。

我認為他可能跟我一樣，具有某種程度的「死之技術」。憑著「死的技術」，他也可以隨意的進入靈界。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靈界的靈體彼此之間，在交遞念頭時，該靈體在人世的所做所為，以及他將在靈界永遠生活的「一切」，將以描繪甚為細緻的書卷形態，展現於對方靈體的面前。靈體是無法看到自己的畫卷，可是，他可以要求對方把畫卷的內容告訴他，或者憑對方靈體眼睛看到的形態象徵，簡單的

獲知。

如果一個人能夠具有某種程度的「死的技術」，那麼，他就可以進入靈界，跟其他的靈體自由的交遞念頭，如此一來，想獲知自己在人世的命運是易如反掌之事。我認為這位法國農夫就是以這種方式預知了自己的未來，並且把它當成預言告訴其他的人。

六、你也會跟靈體交談嗎？

「上古的人心地純真，心靈永遠向著靈界打開，因此，上古的人們時常跟靈體交談。」

我在靈界時，曾經跟上古就居住在那兒的靈體交談過，當他們告訴我這一件事實時，我瞠目結舌的愣了很久。

換句話說，該上古的靈體是在表示，上古時，心地純真，心靈永遠向靈界打開的人，可以用肉體之身跟靈體直接交談。

該靈體把我帶到寂靜的海岸。這個海岸在幾百萬年來，始終沒有任何的變化，海浪去了又回來，回來了又遠去。我認為海岸跟浪濤無休止地蔓延的光景，也正是靈界上古的光景。

抵達了海岸，該靈體就對我說：

「在人世，根本就沒有上古的人存在。因此，我要沿用象徵的方式，讓你瞧瞧我跟上古的靈體交談的情形。」

說罷，他就驅使象徵的手段，在我的眼前，再現跟上古人的靈體交談的樣子，讓我瞧瞧。是故，以下我將敘述的上古之人與該靈體交談的模樣，並非我直接看到了實際的場面，而是說出他沿用象徵的方式讓我看到者。

他沿用象徵的方式，使三個上古的人在我眼前出現。看到他們身上的衣服，純真表情的臉孔，我立刻知道他們就是上古「純真的人」。

旋即來了一個靈體，毫無聲響的在上古人前面站立。上古的人似乎還沒有看到那個靈體，可是他一定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於是表情稍微改變了。靈體是無法看到上古人的肉體的。但是靈體跟上古的人面對面的站立。如此一來，

上古人的肉體內的靈體卻隱約的出現了。

這時，在外面的靈體頭上出現了一個象徵。那就是水色澄清的夜之淵，以及水裡的月影，接著連續的出現了使人想起文字的鑰匙型的東西，以及絲線等。當這種象徵出現於外面靈體的頭上時，該靈體把肉體中的靈之念頭（也就是其人內心裡的思想）接受到自己的念頭裡面，表示他已經理解了。夜淵的月影表示純真之心，一連串的鑰匙及絲線則表示人類的言語。

該靈體很成功的跟具有肉體的人類靈體完成交涉。可是，單憑這一點，仍無法直接跟人們交談。因為，外面的靈體跟人們的自然念頭（人們平常的思想），在這個階段裡，還沒有被聯絡上的緣故。

可是，不久以後，外面靈體的念頭逐漸的進入肉體中靈體的念頭裡面，因為是在薄煙流動之下進行，連我也可以察覺到。旋即，又從人類中的靈體念頭流入自然的念頭裡面。進行到這種地步，靈體與人之間就可以直接的交談，因為靈體與人的直接和合業已完成之故。

接著，這個上古人一定能從自己肉體裡面聽到靈體的聲音。而且那種言語

是上古人平常所使用者。上古人說：

「進人靈界，我想拜訪一位知友。請你幫我的忙。」

對於這句話，靈體當然是回答了他，可是外部的我們是無從知道的。

「我已經了解約瑟夫的情形了。可是朱迪絲又如何呢？」

我們只能夠聽到上古人的聲音。這個人從深沉的瞑想中，靜靜的說下去。靈體以內部的聲音回答上古人，外面的人由於聽不到之故，總以為處在瞑想狀態的人，靜靜地在對自己發問。其實，只要用心的去看，就可以發覺他發問之後，靈體在回答的那一段時間內，他的舌頭總會顫抖一會兒，恰有如在發出人們聽不到的聲音似的。

靈體跟人的直接交談，就有如我上述一般的進行，可是照剛才靈體的說法，可能做到這種地步者，只限於「心地純真的人」。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肯把心靈之窗向靈體及靈界開放，自然就可以接受外部靈體的念頭。

針對這一點，靈界把上古時代稱之為黃金時代，再下來稱為白銀時代，接著是青銅時代，現今為鐵時代。這正表示：隨著時代的遷移，人們一心一意的

在追求科學，人世的名譽，以及外在的東西，使靈性遲鈍的結果，心靈之窗也逐漸的關閉了起來。因此，剛才靈體所說的話「到了現在，已經找不到心地純真，能夠和靈體交談的人了。」可說是千真萬確的事。

那麼，我就針對跟靈體交談一事，再詳細一些的說明。從上面我敘述過的一小段話，靈體似乎使用人間的言語，跟上古的人交談了起來。其實，這是錯誤的看法。因為靈體根本就說不出人間的語言。這一場靈體跟人的交談，乃是靈體的念頭流入上古人的靈的念頭之中，再通過此人的裡面之心，然後才流入人的自然觀念裡面。如此一來，上古人總以為該靈體使用同樣的言語跟自己交談呢！

從以上的話，我們所了解的最重要之事如下。

心地純真的上古人，所以能夠直接跟靈體和合，正表示人類最原始的面目是靈體。

可惜，人類逐漸的迷失了真道，離開真道越來越遠。

現在的人只有極少數能夠直接的跟靈體交流，不過，那只限於跟精靈（還

未成為真正的靈體）交談而已。可是跟精靈交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有時甚至會把交談者的肉體毀滅掉，並奪走他的生命。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節敘述。

七、你也會跟精靈交談嗎？

對人來說，何以跟精靈交談是非常危險呢？理由是精靈未曾經過精靈界的選擇，因此，裡面難免包括一些凶靈。而且，精靈還留存有人世的相當之記憶，為此，時常會害到跟他交談的人。

關於這件事，我要說出自己的經驗，以及我見過的幾個例子。

那時，我使自己的靈體脫離了肉體，但是脫離的程度很輕微，恰有如前述一般，我的靈體還處於能夠見到肉體的上空。我看見自己的肉體橫臥在床上，彷彿是死亡了似的。這時，我的靈體突然感覺到恐懼異常，在我回顧自己肉體時，發現一個精靈坐在我的肉體旁邊，一直在凝視我的臉孔。他如此做的目的，無非是想跟我肉體裡的靈體交遞念頭。只要憑這種做法，把他自己放進我靈體

內部的話，他就能夠把我的靈體趕出，侵佔我的肉體。

我靈體看到的他面孔甚為醜陋。因為有一半的面孔焦黑，另一半的肉脫落殆盡，活像一具骷髏，原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凶靈。所有的凶靈時常有這種意圖。所幸，這時我的靈體並不在肉體裡面，他根本就無法交遞念頭，於是很快的就消失於無形。

假如，那時我的靈體不曾脫離關係，而跟他交遞念頭的話……想到此地，我就會感覺到背脊發冷。

那麼，精靈直接跟人交談以及交流，又是如何的舉行呢？為了要說明這一點，我要介紹一則別人說的話。

「我一直深沉的想著靈體的事，以及靈體跟人的關係。其間，我也弄不清楚過了多久，驟然間我被一種奇妙的感覺所捕捉。那就是：我在想像的事物，彷彿變成了物體的形態，出現於我的肉體裡面，使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諸如這般的經驗，我從來就不曾有過，也不曾聽到他人提起。我以為自己發瘋而陷入恐怖的深淵裡面。我心驚膽戰之餘，試圖從冥想的狀況恢復到常態，可是真

邪門呢！我偏偏辦不到。接著，在下來的一瞬間發生了更奇妙的事情。

我竟然聽到有人在我體內跟我說話。我差點魂飛魄散，恐怖之情已達到頂點……。待我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靜靜的躺在床上。我在快要昏厥以前，立刻想起了體內發生的不可思議之事。只要想想它們，我就會頭暈目眩，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一種經驗。」

這個人本身雖然是具有肉體的人，但是他差一點就跟精靈交談。精靈跟人直接交談的前兆就是：如此這般，似乎能夠在自己的肉體中看到自己正在想的事情。那是因為精靈的念頭流入了該人的靈體念頭（人類心底深處的思想）裡面，再逐漸的浸透入自然的念頭（人類一般的想法）中所使然。

精靈的念頭流入人類靈體的念頭裡面，再混入自然念頭的過程，跟前面所說的，靈體跟人的直接交談沒有什麼兩樣。至於來到人們身邊者並非靈體而是精靈，也證明了現代的人（而且只有特別例外的幾個人），在靈體的開眼程度方面，根本就不能跟上古黃金時代的人相提並論，而只能夠開眼到精靈界而已。精靈跟人之間的直接交談，以進行方式來說，有時跟前面所說的——跟靈

體直接交談的方式不同。跟靈體交談共通的一點是：精靈也由人類靈體的念頭進入自然的念頭，知道人間事以及人間的語言，而且利用人間的語言交談。跟靈體最大的不同點是：跟精靈交談，有時會產生致人於死地的危險，以及精靈想支配人體的危險等等。

以下，我要依照順序，敘述下去。

(1) 跟凶靈交談的危險——精靈並不曉得自己以外還有其他的世界，他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全部。因此，縱然把念頭送進人類的肉體，他也完全不知有這回事。假如他能夠看到那一個人的話，他也會以為是自己呢！

但是，精靈一旦開始跟人交談。他就會知道除了自己本身以外，還有跟他交談的對手，也就是會感覺到有人的存在。如果此精靈屬於善靈的話，那就不會有任何的危險。假如對方是兇靈的話，那就不堪設想了。因為凶靈對世人或者自己以外的他者，通常抱持著惡意，而這種惡意絕非人世間的任何惡意可比。關於這一件事，正有如我在精靈界的篇幅裡說過一般，由於凶靈所抱持的惡意，完全不受到人間的法律、道德，別人的批評等等的拘束，甚至會赤裸而原原本本

本的表現了出來，說可怕，就有多可怕！

凶靈跟人交談的結果，只要獲知有人類的存在，他就會向人類露出猙獰的面目，甚至毀掉該人的肉體。

(2) 人類思想偏差所引起的危險——人類即使跟凶靈交談，總以為所有的靈體都是高潔的聖靈。有時基於交談的內容，凶靈本身會以為除了自己以外，並沒有所謂的人類以及世界。即使是碰到這種場合，人類總以為既然是靈體，當然也就是所謂的聖靈。如此一來，人類就會服從肉體內靈體的聲音，並且表露出狂熱的態度。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人類所想像的聖靈。於是犯下了天大的錯誤，有時甚至會幹出殺人、偷盜等等的壞事，而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結果只有自取滅亡。

那麼，我要舉出實例，說出跟精靈交談有什麼危險。大約在五十年以前，荷蘭某地屢次發生戰爭，以致死傷累累，莫不叫人見景傷心。就在此地有一座鄉村，村裡有一名叫蘇畢列的農夫。有一天，他在田地裡幹活的時候，突然接到了精靈的來訪。也就是說，他突然的陷入不可思議的精神狀態，在不知不覺

之間，跟精靈交談了起來。

蘇畢列大聲的嚷著說：

「你到底是誰？你為什麼躲在我的肚子裡發出聲音？你到底是惡魔？還是惡靈？為什麼擅自的進入我的肚子裡？你到底是什麼意思？最好你立刻滾蛋！」

精靈如此的回答：

「你不要大聲嚷叫！我就是你的主人呀！你只不過是我使喚的僕人罷了。我現在要徵用你的肉體，你非聽從我的命令不可！你得聽我擺佈！」

蘇畢列聽了如此異常的回答，驚駭得魂飛魄散，連回嘴的勇氣也沒有了。該村的另外一些農夫們，聽到了蘇畢列竭聲怪叫，有如著了魔似的，不約回過頭看了他一下。接下來的瞬間，他手裡拿著鋤頭，一雙失神的眼睛盯著天空看，直挺挺的愕在麥田裡。

村人們把他帶回家裡，待他的精神狀態恢復過來以後，他完全的變了一個人，時常對別人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幾天以後，蘇畢列對全村放了一把火，燃燒出來的一場火災，產生了很多

的死傷者，就連蘇畢列本身也莫名其妙的死亡了。

雖然這一件事被當成蘇畢列瘋狂後的行為，不過，我認為，這乃是跟精靈交談的危險之一例子。

跟精靈交談的場合，如果精靈那一方面包含自然的念頭，理解人間的念頭之後，再以人間的言語舉行的話，那就跟我剛才說過的「跟靈體交談」的情形相似。反過來說，也有精靈方面只理解人間的言語，卻是不懂人間的念頭，以精靈本身的念頭為主舉行交談者。逢到這種場合，免不了會引起奇妙的混亂。

因為交談中，精靈本身的念頭，將被對方那個人誤以為是他本身的念頭。在這種場合之下，這個人會拋棄他自己本身，變成交談對手精靈操縱的傀儡。這個人把精靈的想法當成自己的想法，最後將變成精靈的一部活機械。

蘇畢列的例子大約是如此。在蘇畢列身上培植精靈念頭的那個精靈，很可能在過去被村中的人所虐待，不然就是在五十年前的那一場戰爭被殺害者的精靈。蘇畢列把這個精靈的記憶當成了自己的記憶，變成了那個精靈，展開了一場血腥的復仇。

又如：一個還不到十歲的孩子，對於他未曾去過的地方瞭若指掌，甚至說出前世他住在那兒，名字叫某某。逢到這種場合，如果把孩子帶到他說過的地方，就算那兒是異國，而且在他根本不曾學習之下，竟然能夠操著外國語跟外國人交談。

像這種例子，總是被認為是再度投胎。其實，除了再度投胎以外，跟精靈交談，以致精靈的記憶長久留置於人的肉體裡，也會發生這種情形。

八、人世也是靈界的一部分

在前面我曾經說過，靈界是廣大無邊的大世界，甚至比全部的宇宙還要寬廣。我也說過，靈界的結婚是男女的靈體變成一體的形態舉行。我如此的說明，也正好為說明靈界與人世的空間關係，做好準備。那麼，靈界與人世的空間關係又如何呢？——以下，我就要說明這個問題。

不過，為了容易說明，我先說幾個有關幽靈的趣事。

(其一) 這是發生於德國某城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為農夫的多爾跟家族們圍著餐桌吃晚飯，氣氛十分熱鬧。和往常一樣，多爾本人拿起了叉子，準備把食物放入口中時，突然的在中途停止下來。他在後來說，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要那樣做呢！他把叉子放在餐桌上以後，立刻走到房門的方向。在那兒，他看到了在奧地利的友人背對著門站立著。他對這位不速之客感到有點古怪，但是他很快的堆滿了一臉的笑容，準備招呼他進來。就在這個時候，那位友人消失於無形。他後來說「這位友人消失時，好像被門縫吸進去似的。」他立刻檢查了房門，然而房門卻是下了鎖。他說，幽靈可能是從門縫出入的。

(其二) 這是發生於我故鄉斯德哥爾摩的事情。某教會的牧師在夜晚讀書時，突然感覺到房裡的氣氛不比尋常，於是不自覺的回頭瞧瞧。如此一來，他看到了一名熟悉的教會信徒，然而他的樣子卻不同於往常。牧師在無意識中向他招手，意思是叫信徒走近一些。想不到信徒卻消失於無形。牧師說「那個幽靈很快的縮小，然後消失於地面。」

(其三) 我在這幾十年之間，屢次的到英國倫敦做客。倫敦以幽靈多而聞

名於世界。在倫敦市郊外就有一棟鬼屋，很多人不時在那兒見過幽靈。我對人們描寫的幽靈之出現以及消失的方式甚感興趣，於是針對這個問題訪問了很多的「見鬼者」。有人的說法就像第一話一般，幽靈是從門縫出入。也有人說，根本就弄不清楚幽靈從何處現形，也弄不清如何的消失於無形。反正，他們感覺到時，幽靈赫然的現形，而在他們不知不覺之間，瞬間的消形匿跡。

這些一一一三的話題，我將留在後面說明。我要先說所謂的靈界在那裡？以及它的空間跟人世的空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靈界比全宇宙更為廣大無邊，靈界跟人世的關係恰有如一枚錢幣的表面與背面一般，很密切的貼合在一起，根本就無法把它們切開。在這裡，我要對人世與靈界的關係打一個比喻。那就是：人世有如浮現於靈世廣大無邊空中的一個橡皮球一般，等於這個橡皮球的人世周圍，全部由靈界包圍著。

我這麼一說之後，人們一定會認為，人世與靈界乃是橡皮球外側之皮，具有明顯的境界。因此，我非說得更詳細更清楚不可。我的說明如下：

就連橡皮球裡面的全部，皆有靈界滲透進去。其實，橡皮球裡面也屬於靈界呢！橡皮球裡面以外的所有空間都是靈界，只有橡皮球裡面，很例外地，靈界與人世共存於一個相同的空間。

我這麼一說，人們也許更不會相信了。最大的理由是；假如已經有了一個桌子，在同一個地方絕對不可能再放另外的一個桌子，至少在人世是絕對辦不到的。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在相同的空間不能同時放兩個物體，也只不過是針對人世說罷了。因為人世就是自然界、物質界，也是物質的世界之故。

然而即使在自然界（人世），把原來放置在一處的桌子移去，仍然可以再放一個桌子進去。關於這一件事即使我不說，大家也很明白。但是把原先的桌子搬走，再搬進一個桌子的做法，仍舊會叫人想到兩個桌子被放置於個別的空間。這種想法固然沒有錯，不過，你也可以如此的想——那是在不同的時間，把兩個東西放入相同的空間罷了——。

既然是在不同的時間，把兩個東西放入相同的空間，那麼人們一定會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為空間與時間是不同性質的東西，這是人們在不知不覺間在內

心同意的說法。

那麼，我要把話題向前推進一步，雖說是相同的空間，如果性質完全不同
的兩個空間之間又如何呢？看來，時間與空間是會把其性質完全改變似的。

到此，我要說得使大家更容易明白。例如：你的神經組織在體內佔有它的
空間，如果欲在那兒再放入一個組織（其他的神經組織也行）的話，除非把先
前的組織移去，否則是辦不到的。可是，傳過那個神經組織，使你身體活動的，
神經的命令及信號，仍然存在於相同的空間。如果你反駁說「命令及信號並不
佔空間」的話，我的答覆是「它們也一樣佔空間，只是空間的性質不同罷了。」

對於靈界的空間與人世間的關係，你可以認為跟我上述的關係大致相同。
在靈界結婚的靈體，兩個靈體合而為一，被當成一個靈體看待，這也是因為靈
界的空間跟人世的空間有著不同的性質之故。

又如：靈界跟人世（物質界）不僅是處於一枚錢幣的關係，像自然界的存
在領域裡，皆像這個人世一般，也佔著完全相同的空間，這亦是靈界空間的性
質所使然。人們之所以很難以理解這一件事，乃是當他們在想靈界的事情時，

慣於使用人世自然界，物質界的習慣去思考的緣故。

那麼，我就來說明上述幽靈出現與消失的祕密吧！

第一話題的農夫說幽靈從門縫出入。倫敦鬼屋的話題，亦有人提出了相同的說法。

又如：第二個話題的牧師說幽靈從地面上消失，倫敦鬼屋的話題中，也有人說幽靈從牆壁中出現，又消失於牆壁裡。最後也是在倫敦鬼屋話題中，更有人說，不曉得幽靈如何的出現？又如何的消失？

我個人認為這些說法都是真實。因為靈體能夠透過牆壁出現，亦能夠透過牆壁消失，甚至有如牧師所說一般，消失於地面之下。既然是空間的性質不同，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甚至沒有再說明的必要了。

換句話說，不管是牆壁裡面，地面上，所有的地方都有靈界存在的緣故。又如：農夫所說的，透過門縫出入也沒有懷疑的理由，因為這種情形有存在的可能。不過我個人認為，這位農夫認為既然房門下了鎖，除了從門縫出入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手段，換句話說，他被人世的常識所困住了，以致根據這種常

識解釋，因為靈界的靈體是看不到人世的門的。實在沒有專程鑽門縫的理由，他可以穿過房門出去。

最後，我要再說明一些事情。

在第一個話題裡，農夫想跟知友打招呼時，靈體何以突然消失了呢？又如：第二個話題裡的牧師招手時，靈體何以立刻消失呢？關於這一件事，在這本書開頭時我就說過了。那是因為農夫及牧師想打招呼，以及招手的瞬間，他們又回到了人世的肉體裡面，也就是說，從靈界回到了人世，當然就看不到他們的靈體了。

農夫、牧師以及英倫鬼屋的探訪者等等，說幽靈從門縫，牆壁中，以及地面上消失，事實上是他們弄錯了，那時，幽靈只不過是從他們的視界消失而已，不一定已經離開了現場。

九、幽靈為何會出現於「現場」呢？

人世有不少所謂的鬼屋。那些壓根兒就否定有鬼魂的人，不是說那是幻想，就是說該屋的建造，或者庭院的樹木配置有問題。對於大白天就有鬼魂出沒的鬼屋，則搬出似是而非的理由，說什麼該屋太陽光線的採光不合適，對於夜晚鬼影幢幢的屋子，則勉強說是月亮或者星星的光輝所使然，總之，他們搬出來的，都是不成理由的理由。由於這些都缺乏證據，我不想進一步的議論。

我只是要針對：為何有鬼魂出沒？為何所謂的鬼屋頻繁的有鬼魂出沒？等等的問題，提出有根據的說明。

我要先舉出一個實例，然後才展開說明。

在英國有一棟遠近馳名的鬼屋，對於該屋出現的鬼魂大家都稱他為「陽台的幽靈」。

這一棟鬼屋位置於愛登巴勒（英國中部的市鎮）的鎮郊，為一棟兩層樓的建築物。該棟建築物相當的大，廣大的庭園有參天的古木，就連大白天也靜謐無聲，可說是處於幽靜得出奇的環境。

最初的鬼魂於一七二〇年出現，目擊者為住在該屋已長達數十年的僕人。

某一天的黃昏，他在整棟建築物繞了一圈，把所有的門戶都關閉了起來，當他走到樓上的陽台時，看到有一個人影在那兒，當他準備說話招呼之時，那個「人」回過頭來，他一看差點魂飛魄散，屁滾尿流！原來她是這家的愛倫小姐，可是早在十年前就亡故了。那個幽靈不理會瞠目結舌的僕人，好像也不察覺到周圍的東西，走了五、六步之後，就消失於無形。

從這一天以後，愛倫小姐的幽魂就時常在這棟屋子出現，而且一定在陽台現形，因此也就被稱之為「阳台的幽靈」。這以後，這棟房子就變成了空屋，再也沒有人敢進去住。

到了一七四〇年左右，一位叫漢特的人，他既不是愛倫的家族，跟她也絲毫沒關係，更不知道此屋「不乾淨」，匆匆改建了以後，就搬進去居住。改建後的屋子，比原來的屋子小，而且位處於庭園的深處。

舉家搬進去居住以後，漢特的家族就看到了愛倫的幽魂。而且，愛倫的幽魂出現於屋子改造前樓上的陽台位置，恰有如往日僕人看到一般，從陽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似的，在半空中走了一段距離之後，就立刻消失於無形。同時，

愛倫的幽魂不察到周圍狀況的特點，也跟往日相似。

我必須附帶的說明，愛倫做了一件紳士父親不能原諒的事，以致在陽台上自殺。

關於這一件事，只要站在靈體的立場，或者靈界方面來說，就不會感覺到困難，同時也不會使人感到不可思議。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靈體可以憑自己的念頭，自由自在的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就因為如此，靈體沒有所謂空間或者距離的觀念。關於上面所提的，愛倫的幽靈出現於同一的場所，這一點倒是請大家注意。

關於這一點，我要更詳細的說明。憑愛倫的幽魂使人立刻能夠認出是她（這正表示變成靈體的愛倫，她的面孔、長相沒有多大的變化），以及她的幽魂屢次的現形，就可以斷定愛倫的靈體還未到靈界，而仍然停留於人世跟靈界之間的精靈界。

同時，她跟那些到精靈界，死後還不久的靈體們一樣，愛倫靈體的内心還留存不少在人世的記憶。有如我時常提起一般，殘留於靈體記憶中者，就算是

靈體在有肉體時的記憶，也僅是靈體表面（其心真正的內部），以及靈體平面的記憶而已，例如：所謂的表面性知識是會完全消滅的。諸如這一類的知識等，只不過是人們憑肉體的感覺，例如眼、耳、鼻等學到罷了，充其量只能停留於肉體上的記憶，而無法達到靈體。

但是，也有特別的例外。一般來說，人間的記憶不能到達靈體的平面，僅有例外的極少數能夠達到靈體的表面，以致，死後仍舊留存相當多。例如，像愛倫一般的自殺，或者被謀殺而死的人，最後死的地方、場面等，所謂物質界的記憶，往往會達到靈體的平面。

愛倫的精靈就因為如此，念頭裡還混雜有相當多物質界的東西，以致，偶爾此種念頭會在精靈的念頭引起。逢到這時，由於此種念頭的作用，她會在不自覺之下在靈界移動，最後出現於她念念不忘的場所——陽台（我已經說過，這個人世只不過是靈界的一部分）。

愛倫的靈體在死後經過了相當的時間，仍沒有到靈界，仍然停留於精靈界的最大原因是，她的靈體（精靈）之念頭，仍然不能完全的脫離物質的梏桎之

故。

我還要附帶說明的是，不僅是愛倫的場合，幽靈出現之後，能夠在毫不察覺到周圍的狀況下行動，那是有一個理由的。恰有如上面我說過一般，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物質界的桎梏，但是幽靈心意是靈體，而靈體是看不到物質界的东西，它們也不知道有物質界的存在。

十、我本身的交靈術

在這一章裡，我要公開世人最關心的交靈術的祕密，以及敘述交靈術（別人要求我如此做）之一、二。

首先，我要說出所謂交靈術的祕密。

所謂交靈術也者，顧名思義，乃是跟死者之靈接觸，藉以打聽出只有死者知道的事實，以便告訴他在人世的親戚朋友。施此術者稱之為靈媒（只是此種人極少），而所謂的靈媒必須擁有「死的技術」。

一言以蔽之，所謂的交靈術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靈體附在靈媒身上，另外一種是靈媒的靈體跟死者之靈接觸，再把他所知道的事，轉告死者在人世的親戚朋友。

前面的場合，欲施展交靈術的靈媒，必須進入死的狀態，使本身的靈魂脫離肉體，再把對方靈體引入自己的肉體裡面，死者之靈就暫借靈媒的肉體，借著靈媒的嘴說話，或者借靈媒的手寫字（譯者註1乃是所謂的自動書記現象），藉此跟人世的親人溝通。

使用這種方法時，靈媒的臉孔會變了樣，聲音以及說話的方式，都會帶上死者生前的特徵。這是人們所說的「靈的附身」，往往會予人強烈的印象，有時甚至帶著恐怖感。採取此種方法，將使交靈現象在眼睛一帶現出，給人一種能夠親眼看到靈體及靈界的感覺，因此會留下很強烈的印象。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對靈媒本身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方法。關於這種危險，我已經在一「跟精靈交談」的篇幅裡說過了。

如果在交靈術舉行完畢後，附在靈媒身上的靈體賴著不走的話，靈媒與靈

體之間將引起猛烈的爭鬥。如果交靈術對象的靈體替代靈媒的靈體，佔據靈媒肉體的話，靈媒也就等於死亡，他的肉體將持著別人的性格活下去。縱然不到這種地步，兩個靈體在死鬥的結果，靈媒將引起精神錯亂，以致變成癡呆狀態下的廢人。

我舉行的交靈術並非沿用此種方式，而是採取第二種的方式。此種方式跟前者唯一相同的地方，仍然是必須使自己陷入死亡狀態。這以此種方法使靈體脫離自己的肉體，再跟對方的靈體接觸，然後由靈媒本身（包括靈體與肉體）把結果告訴人世的親人。這一點就跟前面那種方式不同。因為，並沒有把肉體借給對方的靈體，自然就不會發生。

以下，我就要介紹我本身實施的交靈術，而比較為世人所熟知者。

其一是我應祖國瑞典女王的要求，當著女王以及衆多忠臣面前所舉行者。在這以前，女王也曾經聽到有關我的一切，不過，在我應召實施交靈術以前，她似乎對我有多多少少的懷疑，後來我才知道女王一面想試試我的交靈術是否靈驗，一面想透過我的嘴，把已故的臣僚遺德說出來給衆臣們聽聽。

在舉行交靈術以前，女王問我是否知道十年前故世的某將軍？說實在的，我連那一位將軍的大名也未曾聽過呢！於是對女王說「不知道」。女王在說一聲「那更好」以後，只告訴我那位將軍的名字，然後如此命令。

「那一位將軍過世以後，我接到了他寫給我的一封遺書。可是到目前為止，我並沒有公開的發表，也沒有跟任何人提起該遺書之事。因為該將軍在遺書中要求勿把它公開，而且關係者仍然在人世之故。如今，關係者一個也不存在了，公開發表也無可厚非。因此，我要你去會會死者之靈，打聽出遺書的內容，請你在各位忠臣面前公開發表。」

我向本身的肉體施了死的技術，使肉體陷入死的狀態。如此一做，我的靈體就甦醒了。我的靈體為了在靈界尋找僅知名字的將軍，只好先呼叫女王肉體裡的靈體，做為最起碼的憑藉。女王一定是不知道這件事，假如女王精通交靈術，並且有一般人以上的敏感的話，在那麼一瞬之間，她一定有某種的感觸。

我無法從女王的靈體獲得有力的憑藉。只知道該將軍為有德的人，以及勇敢的武官罷了。並且大略地看到了他生前的面貌。

我的靈體只憑這一點資料，搜索似的進入靈界。我認為只憑這麼一滴點的資料，欲在廣大無邊的靈界找出該將軍的靈體，簡直是等於不可能的事。我模糊的意識感覺到我的靈體困惑無依的心態。但是過了不久，我感覺到自己的靈體迅速的往靈界的某方向移動。接著，我發覺靈界某團體的一個靈體正在凝視我的面孔。

我的靈體向他發問：

「在人世時，你是瑞典國的將軍嗎？」

他的表情有了些微的反應；

「在人世的事情我無法想出很多。我只記得時常到有紅光（戰場的意思）的地方。」

這以後，他一點一點的恢復了記憶，回答我所有的問題。

接著，我從無意識的死亡狀態恢復到平常狀態，一一的回答女王的問題。遺書的內容跟這位將軍到某戰場有關連。由於我的回答到細微處完全的正確，女王表示出了驚駭萬分的樣子。她有如在看一個異人似的，又驚又不可思議的

表情凝視我的面孔，隔了一會兒，女王才感嘆的說：

「唉……這件事實只有死者和我知道呀……」

另外一個例子是荷蘭外交官的未亡人央求我的。想不到荷蘭人也知道我會驅使「怪術」。這一件事在交靈術方面並沒有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因此，我只想簡單扼要的說明一下。

那是一七六年的事情。她是駐於瑞典首府的荷蘭大使未亡人。在她丈夫故世以後，打造金飾的工人要她付生前大使所打造的金飾費用。她記得丈夫已經付給他了，但是由於找不到收據而感到異常的苦惱。她要求我做的是：詢問她靈界的丈夫是否給了錢，以及收據放在何處？

我立刻就跟她在靈界的丈夫接觸，得知金飾的工錢已經在七個月前付清，收據則放在衣櫥的抽屜裡面，我就原原本本的把這些話告訴她，可是她卻說，衣櫥的抽屜已經翻過好多次了，根本就看不到收據。我依照她丈夫的話告訴她，衣櫥的抽屜下面有祕密的地方，裡面放置有重要的信件等等，收據也在裡面。她再度檢查了衣櫥，果然發現了祕密的地方，終於找到了七個月前付清的

收據。

一一、在哥丁堡獲知斯德哥爾摩的火災

那一天，我從英國來到哥丁堡（瑞典西部的都市）。我是來參加在該市舉行的一項會談，那一晚，我就在友人的家過夜，翌日準備跟他一起參加會談。

當我跟友人一塊吃晚餐時，我感覺到即將進入平時自己憑意識舉行的「死之狀態」，而這一次是自然引起的，我的驚訝非同小可。

看了我那副德行，友人感覺到苗頭不對，他以訝然的表情問我：「你到底怎麼啦？是不是突然感到不舒服？」

我也記不得如何的回答。我想那絕對不是能夠回答的狀態。後來，友人告訴我說，我喊叫了幾聲：

「……啊……不好……發生火災了……我看到了火……」

說罷這幾句話，又繼續的說：

「……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

說完這些話，我幾乎已昏死了過去，根本弄不清楚身處何方。

我在混濁的意識中，彷彿透過了一席布幕，看到了那一邊有紅色的東西，我也弄不清自己在何處？彷彿是搭乘魔術般的交通工具，在空中飛翔，接著，好似又搭乘一艘小船，在大海的波浪中盪來盪去。我真想弄清楚自己身處何方？正在幹什麼？以及我的周圍到底有什麼東西？可是我仍然渾渾噩噩，好像正在做著惡夢似的。

儘管如此，我的意識還是繼續的進入混濁不清的深淵，我的內心充滿了恐怖感。很想發出聲音求救，但是我竟然發不出一個聲音，好像喉嚨在幾萬年前就乾涸了。記得好像有人告訴我說，不必白費心機，你再怎麼掙扎也發不出聲音來了。我在這種恐慌的意識之中，終於悟到只好投身於絕望裡面了。

可是，自暴自棄的把自己投於絕望之後，情形竟然倒反了過來，我感覺到自己變成出奇的平靜。接著，我故鄉的斯德哥爾摩映入了眼簾。我發現整個城市被火紅色所包圍……原來是發生了火災！火災從市區西部發生，由於正好刮

強風，火勢正快速的蔓延到市區東部。我也看到了市民們在驚慌、哀叫。我很擔心自己的房子也被祝融光顧，然而，我硬是一籌莫展，只有乾瞪眼的分！

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心裡又慌張又焦急，火勢卻不斷的在蔓延。哀鴻遍野，街道上是一大羣慌慌張張的人，他們的表情充滿了驚慌與痛苦。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看了這場火災多久。所幸，火勢在離我屋子三間店面的地方被控制住了。

我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友人家的床上。我的身體竟然冷得像死屍一般，委實嚇了我一大跳。我一睜開眼睛就看到了友人焦急的面孔。

我回到了自我以後，一五一十的把剛才看見的火災對友人講。如果在普通的情形下，友人一定會說——你又做了奇怪的夢而付之一笑，然而，那時友人的面孔卻浮現了發生恐怖事情的表情，看了他的表情，倒是我大為吃驚，背脊都感覺到一陣陰涼。

於是我就對他說：「你不必耽心。火在離我屋子三間店舖處熄滅了……」說罷，我故意裝成輕鬆的笑一笑，想藉此緩和他緊張的情緒。可是我如此說的理

由，諒必友人是不知道吧！

哥丁堡市長派人到斯德哥爾摩調查火災之事，而他們把報告帶回來時，已經事隔一個月了。根據這個報告，火災是我跟友人用餐時，我感覺到有類似火災的東西時所引起，果然有如我看到一般，從城市西區燒起，以跟我看到的同一方式蔓延。火勢來到我屋子三間店舖前，就被控制而熄滅了，免去了我沒有屋子住的痛苦，連火熄滅的時間，亦跟我看到的時間一樣。

當時，我實在弄不清楚為何會引起「死的狀態」，為何能夠那麼詳細的看到了斯德哥爾摩的火災？時至今日，我也不能完全的明白。如果以現在我對靈界的知識來判斷的話，那是我的靈體脫離了在哥丁堡的肉體，到斯德哥爾摩去看火災發生的情形。

不過，在我自己的經驗範圍內，在離開肉體那麼遠的狀態之下，以靈體的眼睛去看自然界發生的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許，那時我的靈體進入了斯德哥爾摩的某人肉體裡面，借用他的眼睛去看火災吧！關於這一件事，至今我還弄不清楚呢！

譯者註：

誇大一點的說，這一件事幾乎為全部的歐洲人所知曉。德國的哲學家康德（跟史威登堡同時代的人）也舉出了史威登堡令人不可思議的能力。康德甚至撰寫了一本有關史威登堡的書。（請參照本書後記）

一二、靈界與人世不過是一個世界的兩部分而已

所有關於靈體以及靈界的事情，我把自己在靈界，死後世界所看見者，差不多都寫在這本書裡面了。在最後，我要敘述靈界與人世，也就是跟自然界的關係，以及靈體跟人類的關係。

對我本身來說，這一整本手記乃是我留給這個世界的遺書，不過，我將敘述的靈體，靈界跟人類以及人世的關係，可說是我遺書裡最重要的部分。同時，我將要敘述的事情，乃是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說過者。

一三、靈界與人世的關係

靈世與人世（也就是自然界）之間有所謂的相應之理，靈界擁有人世所有的東西，只是不具有物質的形骸罷了，甚至還有人世所沒有者存在，關於這一點，大家是可以想像到的。在前面，我也說過靈界與人世在空間以及位置方面的關係，關於靈界及人世的關係，我要把更具本質性者說出來。

在前面我也說過，靈界跟人世雖是不同的世界，然而，卻有如一個錢幣的表面與背面一般很難於分開來。可是現在，我要把這一句話訂正，說得更正確一點。

靈界與人世並非個別的世界，而是一個的世界。靈界與人世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的世界裡，兩個不同的部分。

靈界與人世並非個別的世界。而是一個巨大世界的不同部分——這兩個不同部分之間，在很多方面，予人一種完全不同世界的感覺。然而，畢竟還是一

個世界的兩個部分。最好的證據是：靈界與人世之間的關係沒有被人察覺到，然而卻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如果把這種關係看成錢幣表裡關係的話，可以變成下面那樣。

靈界跟人世並非有如錢幣的表裡一般難以切離，而牢牢的結合在一起，而原本就是一枚錢幣的表裡。

那麼，我就更詳細的說明吧！

有如我在上面說過，靈界太陽所發散出的靈流，乃是靈界一切的生命之源。這種靈流是直接由太陽發散（直接靈流）到靈界的上、中、下三世界，然而，亦有由太陽經↓上世界↓中世界↓下世界的方式，發散到各世界者（間接靈流）。一共分成兩種形式。當我在說明這種靈流時，說過靈流只能達到靈界的下世界。如今我要訂正我的說法，說靈流可以達到人世。

每一個人都知道，人類的生命並非獨自離開宇宙的空間而存在。人類的生命是跟生命的源始相連接的，如此才能夠繼續的維持生命。那麼，生命的源始是什麼呢？那就是靈界的太陽。自然界的太陽能夠把熱與光給予自然界，孕育

自然界的生靈，助長生命的活動。然而，它並不能成為生命的源始。因為，自然界的太陽，只不過是靈界太陽在人世的相應物罷了，換句話說，只不過是人世的代理人，代用品而已。人世的太陽之源原即是靈界的太陽。

說到此地，人們一定會產生很大的疑問。那麼，人類又如何從靈界的太陽接受靈流呢？

關於這個疑問，我的回答如下。人類的生命根源就是靈體，居住於人類肉體裡面的靈把靈流吸收到自己裡面，使人類得以繼續的維持生命。

也許，你認為我的答案不能叫人十分同意。而且，很可能再產生別的疑問。只要你能夠讀到這一節的最後文字，你的疑問自然就能夠冰釋。在這裡，我還不想答覆這個疑問，我只要說出一句話，就要向前說下去。我要說的話是這樣的。

有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靈界的空間與人世的空間一般，靈體居住於人類肉體裡的祕密，乃是處於性質不同的空間，以致有了極密切的關係。

在此地，我們以稍不同的觀點看看。譬如：你要對某人祝賀一番。如果你

光是在心裡如此想的話，這種意思並不算被完結，或者被完成。欲它被完成的話，你必須把它弄成言語或者是書信的形態。靈界跟人世的關係也相同。非物質界的靈界，如欲把其意圖或者意思在物質界完成的話，必須給靈體所謂人的物質的形骸。人世為靈界的終極點，必須使靈界生命根源的靈流，注入人類肉體裡面的靈體，如此才能算在物質界完成了意圖。

因此，靈界太陽所發出的靈流，必須注入其終極點的人類肉體裡面，如此才算到了最後一關。

基於以上的說明，我已經明顯的表示出了靈界與人世為同一個世界的不同部分。對於這一件事，從靈界或者靈體方面來看，可說是很簡單的事，把這兩個部分區分開來者，就是人類肉體的死亡。這個由人類肉體所造成的境界，對人類來說（至少對不曉得有靈體及靈界存在的人來說）乃是很重大的事情。理由是人類不知道有靈界的 existence，人類為什麼會製造成如此呢？關於這一點，我要留到後面才說。我僅要在此地說的是，把靈界與人世劃開的肉體之死的境界線，不管是對人世，或者是對靈界來說，都會引起種種的事件，人類能夠朦朧

的感覺到有靈界的存在，乃是在這道境界線所引起的事件——死的通知，靈的通知，幽靈等等——提示他的。

當一件事分成兩部分時，這兩部分不是處於互相對抗的關係，就是處於相輔相成的關係。靈界與人世的關係就是如此，靈界與人世正是處於相輔相成，也就是協力關係。

我在說及靈界的結婚時，曾經提及，靈界的結婚非以繁殖子孫為目的，乃是基於男女兩靈體的結合，以便繁殖彼此間的幸福，靈的理性，以及靈的智慧。相對的，人世的結婚卻是以繁殖子孫為目的。光是結婚一事，就有天壤之差別。這件事也表示靈界跟人世處於協力關係。

換句話說，以靈界的眼光看人世的話，就知道人世不斷的在繁殖將來的靈體，這是靈界永遠辦不到的事情。又如：對於居住於肉體裡的靈體來說，靈界太陽的靈流間接地供給人類，使人類能夠繼續的維持生命。

一四、人與靈體的關係

就好像人世是靈界的終極點一般，人也是靈體的終極點。就好像我剛才已經說過，在人類生命的持續與靈體的增殖雙方面，人與靈體永遠處於「協力關係」。是故，我要把自己在這本書裡說的話來一個總結論。

人類由屬於物質界的肉體以及屬於靈界的靈體所組成。屬於物質界的肉體，以肉體本身為始，包括眼、耳、鼻等的肉體感覺。然而，在最深沉的地方支配這些作用，以及給肉體生命者，卻是屬於靈界，也就是接受靈界太陽靈流的靈體。在一般情形之下，人類絕不可能發覺靈體的作用。不過，人們時常引以為話題的，連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不可思議的靈感，以及「靈的知覺」等東西，就有點接近靈體的作用了。

肉體的人跟靈體，那一個是本質的東西？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把本書閱讀到此地的人，就不難明白，不必我

再度的說明了。給肉體生命，支配它的主人本來就是靈體。在這裡，我要稍微改變角度，並引用一些例子，以便使大家更容易了解。

就以你見到幽靈來說吧！或者接到了親人死亡的通知，做了珍奇的夢，或者是在大白天看到了幻影。在這個瞬間，你正處於我說過的境界線（靈界與人世的境界線）上面。或許你認為幽靈在這個人世現形。又如：對於死亡的通知，你也認為利用眼、耳等肉體感覺接受到呢！

關於這一點，正好跟我說過一般，完全是你弄錯了。當你看到幽靈，或者接到死亡通知的瞬間，你的肉體死了，成了一瞬間的幽靈，因此，你的靈體之眼見到了幽靈，或者接到了死亡的通知。也就是說，在那一瞬間，你進入了靈界。

現在反過來，從靈體方面來看這條境界線。如果靈體從靈界進人物質界，也就是人世時，是否也會在境界線上，一時的死去呢？如果靈體也要經過一瞬間死亡的話，它就得變成物質界的東西，事實上，並沒有這種事。對靈體來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境界線，就算附在物質界的人類肉體，對靈體來說，那兒仍然

屬於靈界呢！所謂的境界線也者，只有從人類肉體死亡的側面，或者從肉體生活的世界看的場合才存在，以靈體以及靈界的立場來看，根本就沒有它的存在。

由此看來，大家都會明白靈體才是本質性的存在，肉體只是非常例外的東西罷了，包括人世與靈界的一個巨大世界中，人世是一種的例外，也可以說是靈界的一個變種。

為何人類不知有關靈體之事？

關於這件事，我也曾經在這本書裡面提起過，由於人類處於物質界裡面，想法又偏向物質界之故，因此才不曉得有關靈體之事。的確，這種說法並沒有錯誤，在這裡，我要更進一步，從兩個立場說明。

不管在多遠的地方，鳥兒都會毫無錯誤的回到自己的巢。只要適當的季節來臨，花兒都綻放，接著結果。又如：蜂類能夠製造精巧的巢，過著有統制的集體生活——。只要仔細的想想，這實在是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相信誰都會想到，那是自然界的智慧在背後發生作用。

人類之所以不知有關靈界及靈體之事，乃是自然界的智慧在肉體生活方面

發生作用。如果人類確信有靈體的存在，以及它所具有的永恆性，那麼，大多數人就會放棄肉體，自然的生命，自己毀掉生命，進入永恆的靈界。自然界憑著它不可思議的智慧，為了顧全人類自然的生命之故，除非到死亡的瞬間，絕對不讓人類看到有靈體的存在，以及靈界永久性的存在。

人類之不知有靈體尚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正有如靈體不知有人類存一般，兩者處於表裡的關係。

人類是由肉體及靈體的兩個要素所組成，如果人類知道自己的肉體內有靈體存在，並且受著靈體的支配的話，情形會變成如何呢？崇尚自由的人類，一定會對抗支配自己的靈體，於是，兩者之間會引起爭鬥。

同時，居住於人類肉體裡的靈體是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它們看不到自然界的人類肉體，以致認為人類本身也是它自己。這跟人類不知有靈體的存在，自己完全屬於自己的想法一致。靈體沒有察覺到自己居住於人的肉體裡，以為全部屬於它自己，一面它也給人類肉體生命，在無意識中支配其思想。這裡集合了靈界跟人世兩者合而為一的大世界的智慧，很有效率的在發生作用。靈體裡

面有所謂的凶靈，這種靈界的暴徒，老是伺機想破壞跟自己有關係者的生命以及思考。如果居住於人類肉體裡的靈體是凶靈的話，只要它知道該肉體並非他自己，而是屬於人類所有的話，它就會千方百計的破壞該肉體。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雖然是凶靈，只要它認為肉體也是它本人，它就會很珍視肉體，而充分發揮出給這肉體生命的功能。

一五、我本身的死亡預告

在這一本書的最後，我要提出我寫給名叫約翰·威士勒的牧師的一封信。我為何要特別的提出這一封信呢？因為裡面包含了我最後交靈術的結果。嚴格地說來，這裡所說的結果，必須在我死後才能證明它是否正確。我自己確信，在我死後就能證明那一封信的真實。

我給約翰威士勒寫了如下的書信。在這以前我是不認識他的，不過，我憑靈體的知覺，知道有寫信給他的必要。

「我知道閣下希望在靈界會見我。我已經預先知道，我將於一七七二年（來年）的三月二十九日拋棄這個人世，變成靈體進入靈界。因此，把這一件事一併奉告。」

接著，他給我一封充滿了驚訝的信。

「我老早就聞到您的大名，也知道您是馳名的靈媒。我當著朋友的面打開了你的來信。可是，您為何知道我希望在靈界會見您呢？我們素昧平生，您何以知道？我跟朋友都十分的納罕，也非常的驚訝。」

說實在的，我曾經跟他的靈體接觸，憑我自己的靈知覺知道了他的希望。這種跟生者之靈的接觸，對我來說，仍然是很少的例子。我跟生者靈體之交靈術，由威士勒的回信獲得了正確的證明。

我要留於這個人世的東西，除了完成人世任務的這付肉體之外，還有這一本書。是故，寫完了這一本書以後，我在人世已經沒有任何的掛念了。

我在寫給威士勒信中所表示的「死日預言」，待我死了以後，就可以證明其正確了。

後記

「史威登堡的靈書」為世界最大的奇書之一。時至如今，在歐美等地仍然倍受重視。為了使年輕人容易接受，使用淺近的白話譯述，關於這一點，已經在序言說過。在譯完本書之後，介紹著作者史威登堡的生平是有其必要的。

史威登堡的為人與業績。在西歐的歷史上，史威登堡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人物。在歐洲的百科辭典裡，他簡單地被分類，介紹成科學家、數學家、哲學者、神祕思想家等等。實際上，他是很難使人看到真面目的巨大人物。至今，對史威登堡仍然關心的歐美人，仍舊把他當成巨大而不可思議的人物。

一六八八年，史威登堡生於斯德哥爾摩很虔誠的基督教家庭。自幼就帶著神祕的傾向，在十歲以前，最喜歡跟教會的牧師們談論有關神的種種，同時，

他的言行也頗多駭人之處，衆人都議論紛紛，說神、天人等借著這個少年的口，說出了一些天機。不過，當他從烏布拉沙大學畢業之後，長期擔任瑞典礦山局的技師，一七一九年又被晉級為貴族，在這以後的幾十年間，他以貴族院議員的身分，在政壇活躍，又以實務家的姿態嶄露頭角，另一方面，也以科學者、數學者、發明家的姿態，留下了頗為輝煌的業績。

關於他在學問方面的業績如何浩大，遙遙地超過了他的時代之水準，由下面的一件事就可以窺見一般。一七七二年，他在滯留中的英倫死亡，在他死後一百四十年，也就是在一九〇八年，瑞典學士院向國王呈情，派遣一艘軍艦開往英倫（史氏葬於英倫郊外），專程運回此巨人的遺骸。因為瑞典人了解他學問方面的成就，遠遠地超過了他所處的時代，到了二十世紀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之故。

又如：一九一〇年在英倫召開的國際史威登堡會議，有世界中的學者、宗教家等四百人出席，這些人分成二十部門，以二十世紀的學問水準檢討他的業績。這些裡面，即使用現代的水準衡量，亦有不少具有價值。另一方面，他也

以發明家的姿態，發明了製鹽機，自動鋼琴，潛水艇，以致到飛機。

他的博廣多識，很可能超過了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他所以不及達文西馳名，乃是後者留下了醒目的繪畫，而他卻留下了程度過高的書籍之故。

但是，他給予同時代人的影響卻很大，可說影響遍及全歐洲。最著名者為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純粹性批評」以及歌德著作的「浮士德」。有人說，假如沒有史威登堡的靈書，就不可能有「浮士德」這一本書。因為「浮士德」的男主角——浮士德，其生涯跟史威登堡極為相似。

神祕家，靈媒的史威登堡。史威登堡不僅被號稱巨大人物，亦被冠以「不可思議之人」的頭銜。他後半生的生活，以及後半生撰寫的「靈界著述」，皆是他獲得這個封號的理由。他總共活了八十四歲，在他後半生約三十年間，他拋棄了所有的學問，過著他所謂上天啟示的「靈的生涯」。同時，他又擅長於跟靈的世界接觸，因此又以靈媒的姿態，在歐洲引起了極大的話題。

關於史威登堡所謂的交靈能力，千里眼能力等，常人所無法理解的能力，嚴謹而頭腦清晰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特地為他寫了 (*Träne eines Geister Seher*-

ers），並加以保證。看到此地，我們實在沒有懷疑的餘地了。對於史威登堡不可思議的能力，康德說「真叫人想像不到人類史上有這種人物。我相信將來也不可能有。對於他不可思議的能力，只有叫人驚訝以及感嘆。」

史威登堡的靈界著述。史威登堡的「靈界著述」的多數，如今，仍然由大英博物館謹慎的保存著。他公開說過，他的「靈界著述」有其他著作不能比擬的特色，那就是「書中的全部，皆是他親自進入靈界的所見所聞，或者跟靈體接觸後獲得的知識」。因為以常人不相信的事情為根據寫成的，是故，被冠以奇書之名。如果單是叫人難相信的奇書，絕對不能叫人關心到現代。其祕密在於——雖然以常人無法相信的事為出發點，為基礎，為根據所寫成的書，然而，其內容卻使讀者產生「很確實」的印象。

關於史威登堡的「靈界著述」，過去有英國詩人布朗寧以及日本的鈴木大拙等人寫了好意的批評，布朗寧說「闡明靈界的著作，除了史威登堡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言下頗有其他類似的著作不可信賴之意。

又如：最近的現役小說家「玄妙」一書的作者可林威爾遜（一九三一

——），更給予史威登堡極高的評價，並承認史威登堡的偉大。在外國，即使在史威登堡死後兩百多年的今天，英國仍然有史威登堡協會，這也表示他的著述以及個人所得的高評價，並非憑空而來。

《附錄》

史威登堡的啟示

摘自史威登堡「天堂與地獄」

死亡後的三個階段

在一七四三年的一段期間裡，史威登堡所經驗過的一些夢境和異像帶給他很深遠的影響。一位五十五歲的單身科學家，又是歐洲最顯赫的思想家，他開始把他全部的創作精力投入於探討靈魂的本質。在這個過程中，他曾經與上帝面對面的見過。之後，他從基督的影像所得到的殊勝加持，戲劇性的改變了他的一生。史威登堡與基督會面之後，他的內心世界有了很特異的轉換，使他得到一些奇特和超人的靈異功能。

在史威登堡的異像中，他目擊到死亡和死亡後的生命。他說當人肉體死後，

馬上接著的是一段心靈自醒的時段。在這個時段，世間所帶的面具全被溶解了，呈現在眼前的只有真實的自己。在此時，每個人用自己所相應的習氣，去塑造他自己的永生。有些人在恐懼和貪心的驅使下，變得不可理喻。他們所陷入的狀態就是史威登堡所稱的「地獄」。地獄是一個精神的領域，是與我們在世間任由貪欲的驅使而帶來的痛苦所相應的。在那裡並沒有懲罰人的惡魔、獄卒之類，因為在地獄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是用他們自己的惡念去傷害他人的。

死亡之後，也有些人會到史威登堡所稱的「天堂」去。那是一個快樂、覺醒及充滿對創造有更廣大認知的一個領域。史威登堡所經驗的「天堂」是與行為相符合的，並非宗教。因此，天堂的這個社團是綜合許多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所組成的。史威登堡常常稱這個為「神的教堂」。史威登堡說，到這個「神的教堂」來的人都是一些往昔用各人不同方式的愛心而活著的人。這個「神的教堂」是宇宙性的。

以下是從他一部有名的著作「天堂與地獄」裡所摘錄下很有趣的一小段文：

一個人真正的欲望至死方顯現

人於死後仍擁有一個「主導欲」(ruling desire)，這個欲望永不改變。每個人都有相當多的欲望，但這些欲望都終歸於這個「主導欲」，而且合而為一。換言之，這個「最高的欲望」由所有的欲望所組成。

所有與這個「主導欲」相符的意圖之本質，皆稱之為「欲望」，因為它們都是人所追求的。某些欲望屬於精神層面，某些欲望屬於物質層面，某些欲望彼此息息相關，某些欲望彼此只是略微相近，某些欲望彼此相距遙遠，這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從屬關係。

綜合所有的欲望，構成一個整體。事實上，它們形成於一個內心。但是這個人完全不能察知此事。然而，人可在他生中對此事有某種程度的認識，因為基於此理，思想與感情得以延伸。假若「主導欲」是由神聖的欲望所組成，思想與感情的延伸達到天界(heaven)；反之，假若「主導欲」是由邪惡的欲望所組成，則思想與感情的延伸及於地獄。

一、在死後人只是他們的欲望或意圖。

二、人將如他們的意圖或「主導欲」所希望的，直到永恆。（過了一生而且輾轉相續下去）

三、具有神聖的或精神層面欲望的人，進入天界；具有世俗的或物質層面欲望的人，進入地獄。

四、如果一個人的信仰不是源自神聖的欲望，這個信仰不能持久。

五、經過行動的欲望，得以持久。因為這才是一個生命的表現。

「在死後，一個人只是他的欲望或意圖。」

這是我一次又一次觀察我的經驗而得到的。整個天界也因欲望中不同的善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每一個升到天界的靈魂，成為天使，依他們各別的欲望，而進入不同的團體，一旦他們進入所屬的團體，就如同回到自己的家，回到他們出生的地方。一個天使體認到此點，並且與他們自己相同的天使，結為至友。當他們離開這裡前往他方時，會產生某種程度持續的抗拒力。這是受到他們渴望回到「主導欲」與他們相同的人身邊的影響，此乃天界親密友誼形成之

理。同理也適用於地獄。地獄中的成員也基於與神聖相反的欲望，而形成友誼。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事實證明「人死後，人就是他們的願望」。這個事實就是在人死後，所有與他們的「主導欲」不同的本質，都被去除了。假若一個人是好人，所有與他的「主導欲」不一致或不能苟同的事物都將清除乾淨。依此，人就安置在他們的欲望當中了。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惡人身上（不同的是：正確的事情從惡人身上除去，錯誤的事情從好人身上除去。），直到每一個個體變成他們自己的欲望方止。上述情形發生於一個靈體進入第三狀態時，這個第三個狀態將在後面說明。當這個發生後，人將恆常面向精神層面的欲望，無論他轉向何處，這個欲望都始終在他的眼前。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這個世界的人——他們也被自己的欲望引導，同時也因自己的欲望被他人引導。當他們變成靈魂時，這個現象將更真實，因為到那個時候，他們無法表達任何其他的欲望，或是偽造一個不屬於他們的欲望。

在另一世中，一個人所有的交往也證明一個事實：人的靈魂就是他的「主導欲」。事實上，當一個人的言語及行動與另一個人的欲望一致時，後者看起

來是完整的，而且有一個喜悅生動的臉。但當一個人的言語及行動與另一個人的欲望相違時，後者的臉開始變化，變得模糊，最後消失不見。事實上，整個人消失的無影無踪，好像從來就不曾出現。我常為此驚訝不已，因為在我們的世界，沒有像這樣的事情發生過。但有人告訴過我，類似的事情確實發生在人的靈魂上，當他不贊同另一人的時候，他會從後者的視線中消失。

有時，我一直被允許看到單純的好人是如何的想要教導惡人真理及美德，而後者是如何的逃離這些教導；當他們接觸到同類時，熱情、歡喜的攫取那些錯謬卻與他們相應的東西。我也一直被允許看到好的靈魂互相談論真理，而在場的好人也熱切的聆聽，而現場的惡人卻完全不注意，就像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在靈魂的世界，道路是可見的。有些路可到天界，有些路可到地獄，某條路到某個團體，某條路到另一個團體。好的靈魂只沿通往天界的路旅行，只朝著與他們自己的特殊欲望相應的團體而去的路旅行，他們看不見其他的路。惡的靈魂只會順著通往地獄的路走，只朝著與他們欲望有關的惡的團體而去，他們看不見通往其他方向的路，即使看見了，他們也不願意去。

既然欲望如上述的界定了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一旦死後，進入靈魂的世界，馬上會被檢查他的特質，並且與他們欲望相同的人聯絡。具有神聖欲望的人與在天界的人聯絡；具有物質欲望的人與在地獄的人聯絡。

同此，在第一、第二狀態完成後，這兩個類別即被分開。不再看見對方或不再認識對方。所有的個體都變成他們自己的欲望，不僅心智上、精神上如此，形諸於外如面部、身體及言語也是如此；因為所有的人都變成他們自己欲望的影像，連外在的事也是。

具有物質欲望的人，完全不能生活在天界的氣氛中，因為天界的氣氛，是神聖的欲望。但是他們可以生活在地獄的氣氛中，這個地獄的氣氛即是對不支持他們的人所生的殘酷的欲望。由這些欲望而生的快樂，就是侮辱他人、敵對、仇恨及報復。當他們溶入這些時，他們即是溶入他們自己的生命，這個生命完全不知基於善行而對他人行善的意義，而不能行善，只是為了惡而努力。

具有物質欲望的人也不能在天界呼吸。如果一個惡的靈魂到了天堂，他的每一口呼吸都像在掙扎。但是具有神聖的欲望的人，都能在天界自由呼吸，自

在的生活，並更深入天界。

死後的第一個階段

人死之後，在他還未抵達天堂或地獄之前，須要經過三個狀態。第一個狀態是對外在的感覺（外感）；第二是對內心的感覺（內感）；第三是一個準備的狀態，人們在靈界要經過這三個狀態。

在第一種狀態來說，人臨終的一剎那是比較對外在方面的。每個精靈都有對外或對內的感覺。一個精靈的外感是當他還在人體時他怎樣去調整他自己（臉上的表情、言語、態度）跟世間和別人互動的關係。一個精靈的內感是對他的意樂和觀念，很少表現在臉上、言語、或態度上。人們從嬰兒時期就已經很習慣表現於外面，他們的友善、親和、和誠懇，而隱藏他們真正的意樂及想法。因此很習慣的，無論他們的內心是如何，他們在表面上卻帶著一個道德和文明的生活的面具。

由於這個慣性，人們對他們内心深處不但是極端的無知，而且也根本不去

注意它。人死後的第一個狀態就好像他們在世上的狀態一樣，因為在這一刻，他們還注重著外感事宜，他們的臉、言語和靈都還是一樣的，也還是同樣的活在道德和文明的生活中。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並不覺得他們已經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除非他們去觀察周圍所發生的事或者甦醒後，聽天使指點，告訴他們，他們已經是精靈了。

因此這個生命就相續到下一個階段，而死亡也只不過是一個交叉點。

在另一個生命裡，當有人想起另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的臉，或是跟他有關的事宜，就會出現在想的人的腦海裡。在這裡，那個人會出現在眼前，好像他是被叫來，或是被招來的一樣。

這樣的事發生在精靈界，因為那邊是用念頭來溝通的，因為在那邊，距離的定義跟世間是不同的。這就是為什麼當人一抵達另一個生命的時候，他的親朋好友馬上就會認出他來，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會互相交談，並且會用他們在世間所熟悉的友誼方式來相交。他們的朋友會教他們什麼是永生的狀態，然後會帶他們去不同的地方，見不同的同伴。有些被帶到城市、花園、公園；大部

分的人會被帶到很棒的地方，因為他們這時還是愛好外在的感覺事物。然後，他們的思慮會逐漸的被引導進入他們活著的情境、死後靈魂的狀態、天堂、和地獄，一直到他們排斥往昔自己對事情的無知，同時也排斥教會的無知。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很想知道他們會不會去天堂。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他們會的，因為他們在世間過的是道德、文明的生活。他們從未想過其實壞人和好人所過的日子，外表看起來是一樣的：一樣的做善事，一樣的對別人好，一樣的去教堂、聽傳道、和祈禱。他們全然不知道成功並不在外表的行為和禮拜，卻是在於由內心的因素而呈現出的外在行為。

一千個人當中也許有一個人知道什麼是內心的因素，或是知道天堂和教堂其實是在一個人的心中的。

然後呢，所有從世間來的精靈，不是被帶入某個天堂的團體，就是某個地獄的團體；但這都是依照他們內心的因素而定的。不過當這些精靈偏重於外感的時候，他們是看不到內心的，因為外表把內心隱藏起來，尤其那些心中存有惡念的人，後來當他們進入第二個狀態時，這些內心的因素會逐漸明顯起來，

因為到這個時候，他們的內心會逐漸打開，外表會逐漸的消滅。

死後的第二個階段

人死後的第二個階段是「內心感受的境界」。因為此時人們已被引入更深一層內心感受——意念、意向、思想——這類的層次。而那些屬於第一階段所涉及的外在感受，則進入了睡眠狀態。

於是，人們在這一階段時，是相當融入於個人所屬的現實生命之中。當發自內心深處真摯的情感，可以任運自然的表露出來時，這才是一個真實生命的呈現。唯有此，才能算是一個實實在在有生命體的人。

在這一層次的人他們所想的全是源自於他們內心的意向，也就是說，他們的想法完全來自於真實的情感和願望。此時，他們的想法與內心的意向是一體的。事實上，他們幾乎是沒有所謂的想法，而純屬於意向，就連講話也完全是內心意向的表達。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話中含有畏懼感，這是因為他們唯恐話太直接了當，以致於將他們內心意向所想的事，毫無遮掩赤裸裸的現出來。

這種畏懼感已成了他們意識中的一部分，這也是來自於他們生活環境中自然形成的壓力。

事實上，每一個人死後，絕對會被導引入這個狀態，因為這是一個真實心靈的境地。人們在早一階段時，對內在心靈的感受，是以客人的方式來處理，這並不是一種適當的狀態。

一旦人們會去關切更深一層內心感受時，那麼他們才能處於較恰當的情況。很明顯，過去他們在世間時，是怎麼樣的人，這裡則更顯出其原有的本質。在這層次的人，他們的行為是完全相應與其內心所屬的意向。

如果他們過去在世上內心存善念並作善事，那麼此時，他們會比過去來的更俱理性和智慧。因為此時他們已可擺脫身體的繫縛，以及一些與身體相連的惡行中一起超脫出來。

另一類，如果他們在世時，內心所想及外在的作為是邪惡的，那麼他們的惡行會比過去他們在世上的所作所為來的更無情與張狂。同樣的，這全是因为他們內心和外在行為之間的運作，已不再是經過控制和壓抑。而是一種自然的

流露。當人們活在世上時，表面上他們是合理的，那是因為，他們利用世間上的一些外在事物來捏造出一個表面上有理性的人。所以，一旦外在的一切被拿走時，他們內心中原有的忿怒就表露無遺了。

對於那些人，他們的善行完全是發自內心良知策動的人（這些人不但親身體驗過非凡的境界，同時也摯愛這真誠純潔的感受。更特別的是，他們已將此實際的經驗，運用在他們的生活中），對這些人而言，當他們被導入深層的心靈世界時，就好比人在迷糊的睡夢中被喚醒，又好比是在黑暗中被導向光明一般。

他們的想法是來自於天堂中光明的導引，所以他們較具深層的智慧。他們的行為是純善的，故而他們的關愛之情來的更真切。天堂裡聖潔莊嚴的內涵流入了他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這些屬於深一層的加持和心靈的喜悅，是他們在過去的生命中，所無法能感受到的。這個時候，他們不但能與天使溝通，同時也開始認可了上帝，並且以整個生命來信仰上帝，就誠如我們所說的，由於他們的生命是整個投注在內在心靈的感受中，所以他們對上帝的信受與禮敬，就

來的更率性與真誠。然而對上帝，他們必需要從外在表面膚淺的信仰完全的跳脫出來，才可進入內心真誠的信仰。這個時候，才能算是真正信奉上帝的開始。

沒有人會掉進地獄的，除非是他們作了與內心惡念相應的惡行。因為在這一層次的人，他們的心和行為是一致而非分離的。他們絕不是內心想的是一回事，而行之於外的又是一回事。那些表露惡行的人，是來自內心惡念的驅使，而去造作了的錯誤的罪行。無論是他們心裡想的，或是口裡說的，絕對是相呼應於其內心的喜好與慾求。這一層次的人，是完完全全的融入於內在心靈的感受中，所以行之於外的是內心中直接真實的呈現。

在這一層次的「團體」裡，心和靈是結合一體的，所有的靈魂將會再投入與他們過去在世間時心靈的所屬的團體之中。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其所特屬的天堂或地獄的團體。惡人將墮入地獄，善人將投生天堂。有一個靈將一步步的導引著進入天堂或地獄之門。

當他們的內心是邪惡的，那麼他們將會被惡念所驅使，而去尋求相類似伙伴的團體。一旦他們完全進入了這個團體，那麼他們會被他們同類的惡友，在

相互殘害的惡行中，被推進了地獄的境地。

死後的第二階段是善、惡靈境的分界點。在第一階段中，所有死後的人是聚集一堂的。這個理由是此地的人就如同在世間上所有的人，所關切是外在的感受。所以惡人與好人共處，而好人與惡人同在。當他們被導引入第二階段後就不同了。在此他們完全融於其內心的感受更直接的趨向其本有的習性和意向。

好人與壞人的分離有很多種方式。廣泛的來說，其方法是，先引導那些邪惡的人，去接觸那些在第一階段中具備善行、善念的人。他們是以一種外表良善的方式被引入好人的團體中。正常狀況下，他們會被廣泛的介紹或引進各種不同的好人團體中。當好人與壞人兩相交會時，好的會自然的轉向而離開壞的。而壞的也很自然的離開好的，而趨向與他們心行相近的人羣中，由此地獄的團體就成了他們的終極目標。

死亡後的第三個階段

當一個人死後他的魂識所經歷的第三個階段是「被教導」。這個階段只有

升天或成天使的人才有的。對去地獄的人是沒有這個階段的，這是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教導。由於如此，他們的第二階段就是第三階段，其結果是他們完全回到自我本位，追求個人慾望，由此而感到，跟他們一樣，追求慾望的一類地獄衆生。

當這個階段完成時，這些地獄衆生的思想與做事的動機皆是從慾望而來。由於慾望是與地獄相應的，他們的動機無一不是奸惡的，他們的思想則無非虛偽的。而對自己則因為私慾而愈形喜愛自己。結果，他們抗拒所有善良與真實的一面，即使過去，他們也用來追求欲望。

反之，善人則由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做升天的準備。由於沒有一個人自己能做升天前的準備，他必須經由教導。對善與真有深切了解後才行。這是因為人們不可能了解心靈層面的真與善，或偽與惡。除非他們經過教導。在人世間，人們對於道德或世間層面的真與善，換言之，公平與誠實是可能了解的。這是因為有法律教導大家什麼是錯的，另外再加上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上必須遵從道德方面的要求，這些都教導了什麼是公平與誠實。然而心靈的真與善則必

須從天堂教導始得，非從世間。

除非人們了解並認定上述的實情，他們不可能想到心靈層面的事情。由於不能想到這些事情，他們不可能產生想要去做的動機。這就正如一個人，不知道某件事情，他就不會去想到它。如果他連想都沒有，他決不會產生對此事想做的動機。

當一個人對心靈方面的事情產生了希求的動機，那麼上天的加持就會進來，也就是說上帝的生命會經由天堂流入這個人的生命中。這是因上帝的本懷流入動機，再流到思想，而同時流入生命裡，而這兩項動機與思想，是人們無限生命的泉源。我們可以從以上的討論而了解在世間不可能學習到心靈的真與善。而必須經由上天的教導，而且也看到無人能無師自通的準備進入天堂，而必須經由教導才行。

上帝會把尚未教導過，且已完成第二階段的善靈帶到這些地方。這並非指每一個善人，有些人在世間已被上帝教導過了，他們可經由另外一條路帶入天堂，更有一些人死後直接帶到這裡。

一旦善靈被教導後（這只須短暫的時間去同時學習幾樣心靈課程），他們身著天使的服裝，大部分是白色的，就如同一般布料做成的，穿上後，他們就被帶領到一條通往天堂的道路。向天使保護者報到，然後他們會被其他天使迎接而帶往各個不同團體，從此進入各種型式的快樂。

上天堂之路並不難

有些人認為過個能上天堂之路的生活（心靈性的生活）很困難，因為他們聽說一個人必須放棄現世，放棄與身及肉體有關的慾望，而過著像有靈氣人一樣的日子。他們認為這不異於排斥世間的一切，特別是財富與名譽；成天虔誠地祈禱神明、救世、嚴謹的生活，在祈禱及讀聖經卷中過活。他們認為這就是放棄現世，以靠心靈而非肉體生活。

但是，在與天使們多次的接觸經驗及討論中，使我知道實情與這是完全相反。事實上，這類放棄現世而去過所謂心靈生活的人是給他們自己一個可悲的生活，根本得不到天堂的喜悅。也給他們周圍的人帶來痛苦。相反地，如果人

們想接受天堂式的生活，他們必須住在現世，參與世間的一切。然後經過一個守道德的世間生活，他們才能進入心靈生活，這是能進心靈生活或進天堂的唯一方法。

只過心靈生活而沒有物質生活，就像住在沒有地基的房子裡，逐漸地房子會下陷，或裂開，或傾斜，最後倒塌。

我們若以理性地銳敏，來檢視人們的生活，我們可以發現三類：心靈生活、道德生活及世間生活。三類相互不同。有人過著世間生活卻缺道德或心靈。但也有人同時過著這三類生活，也只有這種人是過著上天堂的生活，其他人則不是。

第一個結論是心靈生活是不可與自然或世間分開的。他們緊緊相連就如靈魂與肉身。若他們一旦分離，就像前述一樣，像住在沒有地基的房子裡。

當人們與天堂內天使們接觸時，他們想的都是莊嚴的事，他們內在的「人」打開了，那是「心靈人」。

當人們到此階段，他們已被神所收容及引導而都不自覺。任何在他們道德及世間生活中所做誠實及公平的事，都發自此心靈之源。從心靈之源來做誠實

與公平的事，就是真誠的誠實與公平，因為那是發自內心底的。

心靈生活法、世間生活法及道德生活法全來自十誠的誠條。心靈生活法最先找到，其次是世間生活法，最後是道德生活法。

在自然生活的人們遵行這些法規。在外表上就像心靈生活裡的人一樣。他們崇拜上帝的方式也相同，上教堂、聽佈道、表情虔誠、不殺生、不淫、不偷、不做偽證、不欺騙。

但他們做這些只是為自己（不是關懷別人），為現世（不是為死後提升），為表象（不是真誠地為内心）。

對那些心中已明瞭什麼是神聖的，在生活中集中於神聖的法，遵循十誠，這些人則完全不同。當他們進入了內心，就像由暗到明，由無知到智慧，由悲哀的生活到受加持。因為他們進入了神聖，所以進入了天堂。

我們現在知道過上天堂的生活並不難。當不誠實及不公平的事擋路時，他們應知此決不可行。因為這是違反神聖法則的。當人們漸漸習慣這樣做，養成了這種個性。他們就一步步接近天堂了。到那時，他們心靈就打開了，看得見

什麼是不誠實及不公平，自然就會斷去。看不見的惡是無法斷的。

下面要介紹的將使您了解過天堂生活並不如想像地困難。誰不能過世間及道德生活？每個人生下來就開始從世間生活，不論善惡，每個人都過著，誰不想被稱為誠實與公平？

幾乎每個人在外表上都練習做誠實及公平，甚至看起來似由心而發。心靈人也需以同樣方法生活，就像平常人一樣容易。唯一不同是心靈人深信什麼是神聖，做誠實及公平的事並不僅因遵循世間法及道德法，而是因遵循神聖法。

人們能進入這狀態是因他們解脫了。一旦這開始，上帝就賜所有好事給他們，使他們不僅能看見惡，更厭惡惡，終究斷去惡。這就是上帝說的：「我的輒很容易，我的擔子很輕。」

一個進天堂的生活並不是隱世而是入世的。虔誠但無愛心（只有在世間才有愛心（關愛他人））的生活不能引你去天堂。只有有愛心的生活，事事誠實與公平，從內心源發起，才能引你去天堂。當一個人遵循神聖法，做誠實與公平的事，這心源就有，這種生活一點不難。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四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我見過的靈界

原著：易馬紐·史威登堡

譯者：鄭志宏

福智之聲出版社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12 樓

電話：(02) 25452546

傳真：(02) 25452547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恭印 2000 本（修正版第一刷）

行政院局版台業字 5601 號

免費結緣